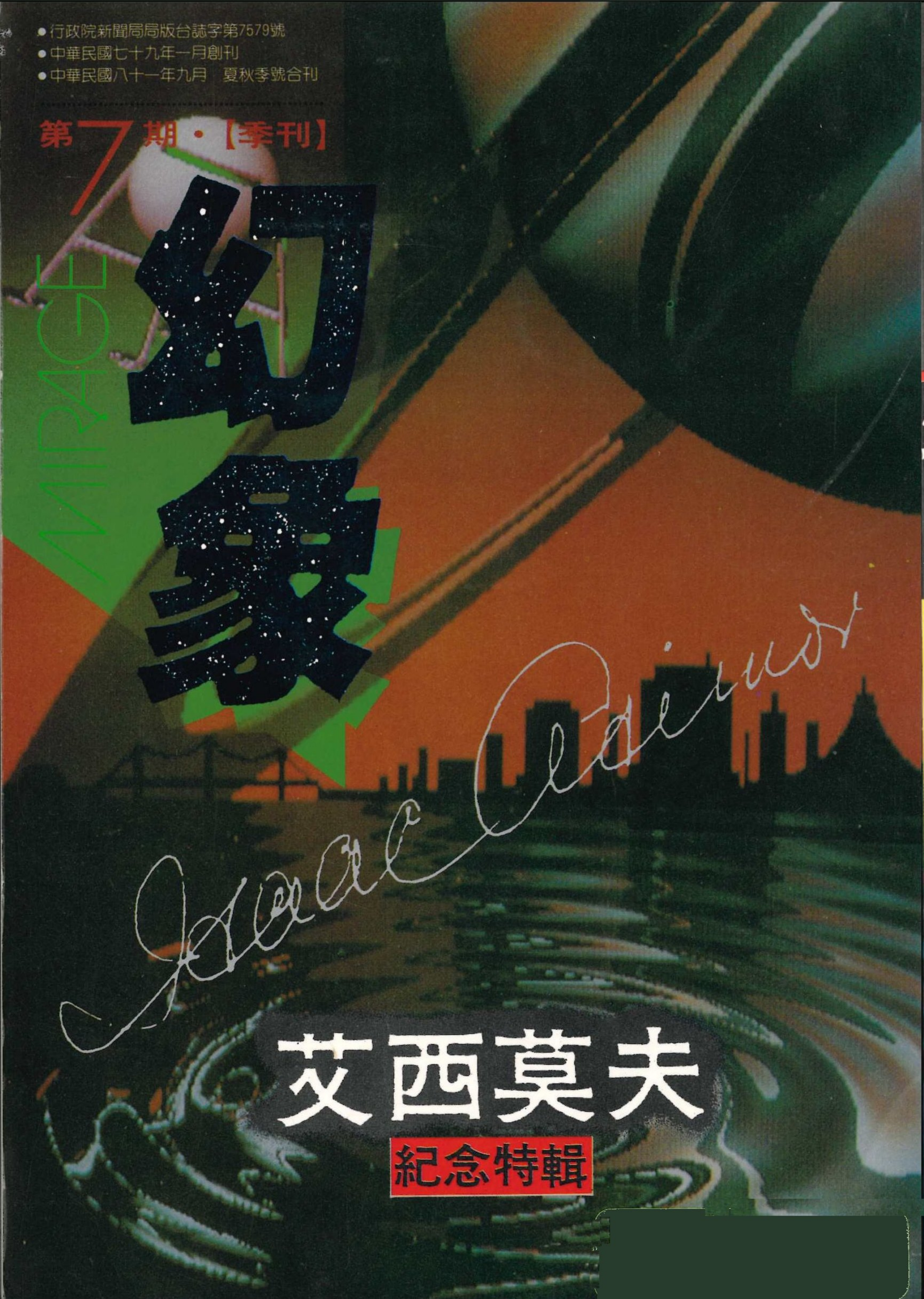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7579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 夏秋季號合刊
第7期・【季刊】
MIRAGE
幻象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
紀念特輯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7579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 夏秋季號合刊

第7期・【季刊】

MIRAGE

幻象

艾西莫夫

紀念特輯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幻象 【第七期】

發行人的話

［文］張敏敏



《幻象》創刊至今，一路走來，雖不免艱辛，但值得欣慰的是，路途上總有許多同志友朋與我們攜手前行，讓我們能鍥而不舍地一直走下去。

多年來，一些「有夢想」的人苦苦耕耘，使得科幻文學終於能夠在我們的土地上生根萌芽；《幻象》更是靠著有心人的殷勤栽培灌溉，才能發端成形，這羣朋友們都有各自的事業、工作，卻不吝貢獻寶貴的時間和心力爲提昇科幻文學效力。《幻象》出刊六期以來，尤其要感謝周浩正和呂應鐘兩位先生：周浩正先生爲《幻象》的創刊擘畫紮基，居功厥偉；呂應鐘先生帶領《幻象》走過草創階段，以迄漸漸茁壯，貢獻極鉅。

由本期（第七期）起，我們更開始採取「輪值主編」的作法，期能羣策羣力，使《幻象》展現更多樣化、更繽紛的面貌。我們萬分高興邀請到張之傑先生爲《幻象》掌舵，張之傑先生多年來致力於科幻文學及科學推廣工作，是臺灣科幻界的開路先鋒之一。

《幻象》是一本屬於大家、屬於所有懷抱夢想的人的刊物，我們誠摯期盼各位讀者今後繼續愛護《幻象》、支持《幻象》；我們更盼望各位繼續給我們指教、批評，讓我們能做得更好——請與我偕行！ ✻

編者的話

〔文〕張之傑

大約四月中旬，本刊創辦人張系國先生來電，提出輪值主編制的構想，並要我從第七期起，擔任輪值主編一年。當時我較有空暇，於是欣然應命，開始為本刊略盡棉薄。

本刊實際編務一直由發行人張敏敏小姐負責，主編僅居於助理角色。接事後，開始協助張小姐從事約稿、選稿、審稿等工作，並提出一些編輯方針上的建議，供張小姐參考。

我所提的建議主要有四點：

第一，我希望增加科普、專論、雜文和漫畫的篇幅，科幻小說最好不要超過總篇幅的二分之一。

第二，我希望文章短小精悍，雜文以三千字左右為宜，科普和專論以五千字左右為宜，小說以八千字以內為宜。

第三，我希望本刊的內容和文字盡量「正派」，換言之，本刊的文字和內容應該通俗而不粗俗，淺俗而不媚俗，本刊應建立起俗中有雅的正派風格。

第四，我希望本刊出資者能夠認識下列事實：(1)本刊不易成為賺錢的商業性刊物，因此我們沒有必要迎合流俗。(2)本刊為台灣地區僅有的科幻刊物，因此，我們今天的工作，就是明天的歷史，我們不要妄自菲薄。

上述建議已蒙張小姐採納，並以之作為本刊編輯上的重要方針。在文字、內容和結構上，本期已作了一些變動。但基於歷史因素，距離我們的期望還有一大段距離。我們深知，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可幾，希望到下一任輪值主編接事時，我們所揭櫫的目標已經可以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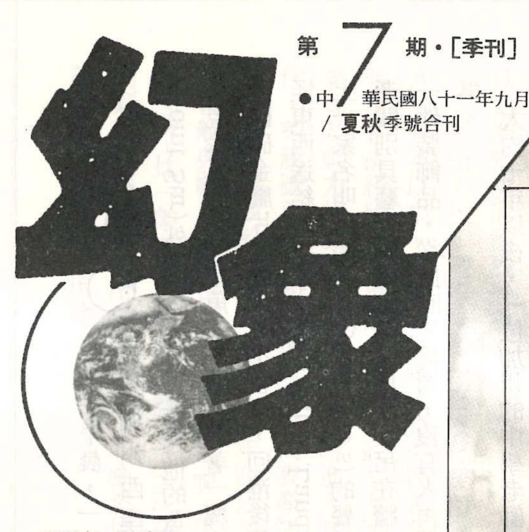
除了基於上述主觀因素所作的變動以外，本刊也深受新著作權法衝擊，不得不在內容上有所因應。原先每期都有的翻譯作品不見了：艾西莫夫專輯中的艾氏科幻、科普（翻譯）作品，也因聯絡艾氏遺孀遲遲未獲回音而臨時撤換。對喜歡看翻譯小說的讀者，這種變動可能是相當大的遺憾；但就台灣地區科幻的未來來說，這或許是建立自我風格的一大契機。當然，在爭取到翻譯權之後，翻譯小說還是會重

返本刊，不過在數量上可能會相對減少。

作為科幻界的老兵（民國六十七年寫作第一篇科幻小說），面對著芸芸新秀，難免有「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的感慨。年齒漸長，唯一可以依仗的或許就是經驗了。我願提供我的編輯經驗，為本刊盡一份心力。＊

第七期·目錄

●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台誌字第7579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創刊



第7期·[季刊]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 / 夏秋季號合刊

●創辦人：張系國
●發行人：張敏敏
●總經理：葉步榮
●輪值主編：張之傑
●策畫顧問：高信疆
●編輯委員：平路、周浩正、范盛泓、張大春、黃海、葉言都、葉李華、鄭文豪、許順鏜
●顧問編輯：王渝、王建元、王溢嘉、沈君山、李昂、呂應鐘、苦苓、林崇漢、倪匡、許倬雲、袁瓊瓊、袁旃、陳漢平、陳亨安、張之傑、葉永烈、詹宏志、賴金男（依姓名筆劃序）
●美術構成：王幼嘉工作室
●出版者：幻象雜誌社 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廈門街113巷17之1號2樓
●電話：(02)365-7577 (02)368-6790
●傳真：(02)368-3001
●郵撥：1289064-6 張敏敏帳戶

●印刷所：長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943-1159
●全省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3F
●電話：(02)642-2629

●國內訂購（含郵資）
●一年(4期)500元
●零售：每冊150元

【怪機奇談】

空中母艦

「美康」號飛船的生前死後

【文】葉言都



一九八〇年某天早晨，一位漁夫從美國加州西岸瑟爾角(Point Sur)外的太平洋中，拉起他的魚網，結果發現除了捕到的鱈魚外，網上纏著一塊約兩呎長的破碎金屬片。漁人並不在意，回港後便把這片怪東西送給附近摩斯藍丁(Moss Landing)小鎮上一家名叫珍妮・B(Jeanne B's)的餐館。餐館老闆別具藝術眼光，把這塊鋁片吊在牆上，當成一件裝飾品，從此時光流逝，沒有人再關心這件事。

大約十年以後，一位加州的中學老師瑪莉・羅斯(Marie Ross)女士踏進珍妮B餐館，當她一眼瞧見牆上的裝飾鋁片時，不禁如逢故舊，喜出望外。原來這位羅斯女士娘家姓威利(Wiley)，而她父親赫伯・威利(Herbert V. Wiley)則是美國海軍史上最光榮的飛船美康(Macon)號的末任艦長，瑪莉只有幾歲大時，常常到父親的飛船裡，在用那種鋁片做的梁架上爬來爬去的玩。

說起飛船和其中的佼佼者美康號，那當年眞是赫赫有名。二十世紀初葉，載人氣球已經廣泛運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氣球是偵察、觀測的利器。後來飛機大舉闖入空中，並裝配了機槍等武器，氣球為了自衛，也配有武裝，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西歐上空便充滿著戰鬥機和觀測氣球之間對決的慘烈景象。

大戰結束後，國際局勢一直沒有緩和多少，一九二九年以來，更隨著世界經濟不景氣而再行緊張，各國紛紛加強軍備。在空中武力方面，配備氣球及動力的巨型載人飛船，此時進入其黃金時代，美康號正是美國在這方面的代表產物。

美康號建成於一九三三年，那年四月廿五日舉行首航典禮。她長785呎，直徑133呎，重達240,000磅，比一架波音747型客機長了三倍有餘。要問到美國海軍為什麼會造出這樣的龐然巨物，那就必須先了解她的用途。

在雷達還沒有發明的年代，偵察全憑肉眼和望遠鏡等光學儀器。當然站得愈高，就看得愈遠，所以在空中偵察觀測是軍事上所必須的。要想登上天空，飛機和氣球都可以辦到，飛機的優點在於速度快，發現敵踪後也容易即時回報，還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自行攻擊。然而以飛機偵察並非沒有缺點，主要在於飛機能在空中停留，全靠引擎轉動時在翼下造成的浮力，引擎轉動就要消耗燃料，而燃料携帶必然是有限的，所以飛機停留空中的時間也受其限制，尤其在大部分的場合，尚須預留返回基地飛行時間所需的油料，眞

正能執行偵察任務的時間更短。何況飛機速度過快，一次飛臨偵察只能看一下就過去了，看第二眼還得繞個圈子再回來。

氣球則不然，它本身即具有浮力，上面加裝的引擎，主要用在空中推進上，不必消耗燃料於製造浮力，於是它的滯空時間相對拉長，對偵察、觀測大大有利；畢竟高掛天上從容看個仔細，比驚鴻一瞥有用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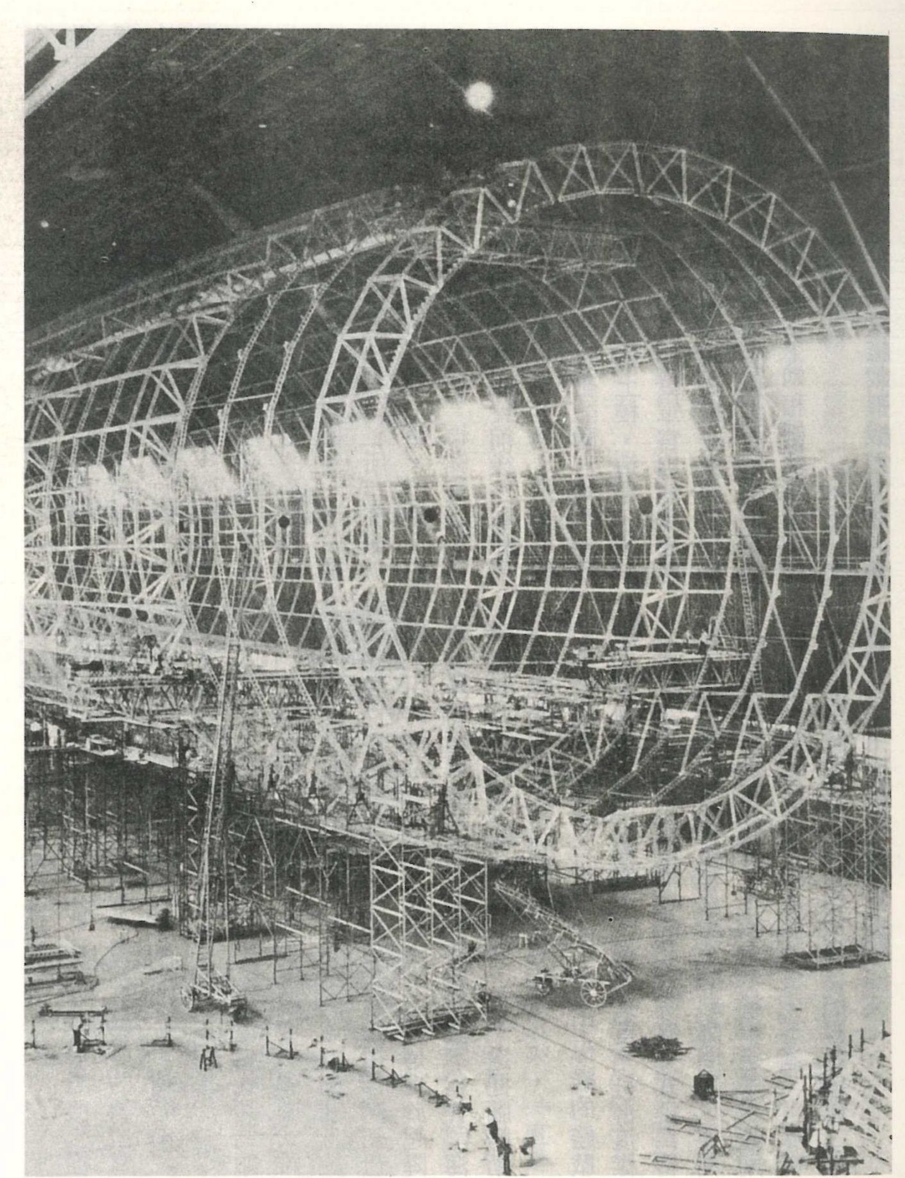
在軍事偵測的用途上，氣球的缺點則在於體積龐大，容易先被對方發現；速度緩慢，操控較困難；以及目標顯著，自衛能力較差等，似乎凡事都是有利則有弊的。然而，有沒有可能就飛機和氣球這兩種航空器具，同時取其利而免其弊呢？一九三〇年代的美國海軍曾經試著一石二鳥，雙美並臻，他們的想法是：造一艘以氣球爲浮力的大飛船作爲空中母艦，然後把偵察機與戰鬥機裝到飛船裡去帶著跑！美康號便是這種設計理念之下的產物。

這艘巨型飛船外形爲雪茄狀，它的骨架全用鋁製，從頭到尾，有十個主要的大鋁圈，以彼此平行，但皆與地面垂直的方式排列。大鋁圈的上下左右四面，由兩條更大的橢圓形圈連結在一起，就好像燈籠或竹簍的構造一樣。由此再敷設較小的鋁架、鋁圈，最後用棉布蒙上表面。蒙布上塗有膠漆六層，顏色爲銀白，爲的是能反射陽光，使陽光帶來的熱量對飛船內部的影響，減少到最低的程度。

鋁架子裡面的空間，主要用來裝飛船浮力來源的十二個大氣球。這種氣球的球體也是以棉布製成，內側有不漏氣的膠質塗裝，球裡充滿不會燃燒的氦氣。飛船內部氣球以外的空間，則作爲飛機庫和乘員寢室等之用，飛機庫有一個開口，從開口處可以伸出一架起重機，以供飛機出入。

飛船的動力來自八具汽油引擎，每具有560匹馬力，分別裝在左右兩側中間的四個鋁圈架交點上，引擎旁附有燃料箱，其中一部分可以拋棄，以使飛船獲得緊急的浮力。每具引擎推動一座四葉的螺旋槳，螺旋槳的角度可以變換，在起飛和降落時扇葉則調成與地面平行，作爲增加上升力或減緩下墜力之用，所以美康號飛船可以垂直升降，也是歷史上最大的垂直起降飛船。

美康號的方向舵和升降舵位於尾部，每種兩



◉美康號建造實況，科幻意味十足。

片，分別突出於艦體的上下左右方，舵的基礎附在其前方的翅翼上，四片翅翼則固定在兩個主要骨架鋁圈上。大型飛船操作不易，所以除升降舵外，又加裝許多水囊，以備緊急上浮時拋棄；但在正常運作時，油料的消耗將使飛船的重量減輕，逐漸上浮，所以引擎排氣管的冷卻器上都裝有水汽回收裝備，使引擎廢氣中所含的水蒸汽凝結成水，再加以回收儲存，以控制重量。至於艦隻首尾的平衡，有時還得用到人力：所有美康號的船員都必須聽令隨時集中跑到一頭，以使飛船平衡。

指揮塔位於飛船的前下方，視野前後左右和下方都非常遼闊，只是看不見頭頂上面。指揮塔後上方的艦體內是船員寢室，全船配置官兵八十三人，指揮官編階爲海軍中校或上校，這是一個非常光榮突出的職務，同階的海軍軍官出任水面艦隻或潛艇艦長的不知凡幾，能一舉登天榮膺飛船艦長的，則同時僅有二人，因爲美康號這一級的飛船，美國只造了兩艘——她和姊妹船阿克朗(Akron)號。

作爲空中母艦，當然以艦載飛機爲主要的武力，美康號的艦載機選用寇提斯(Curtiss)公司製造的F9C-2雀鷹(Sparrowhawk)式雙翼機。提起這家公司的飛機，熟悉中國空軍歷史的讀者當不陌生，抗戰初期我空中健兒高志航、賴名湯、柳哲生等所駕駛的，就是寇提斯公司的霍克（鷹）三式(Hawk III)，它系出同源，和雀鷹式甚爲類似。在寇提斯公司的鷹系列軍用機中，雀鷹式雖然和大家外形相彷，卻是一個特例，它的前身編號XF9C-1，原是寇提斯公司設計來用作航空母艦上用的輕型戰鬥機，體積極小，可是由於起降的某些問題無法圓滿克服，其原型機不爲美國海軍接受。寇提斯公司在窮則變之下，遂把腦筋動到美康號和阿克朗號上。

飛船的內部空間有限，所以空中母艦的艦載機，必須重量輕、體積小，雀鷹式首先符合這樣的要求；又因爲這種飛機的起飛降落方式極爲特殊，完全不必考慮航空母艦上的起降問題，雀鷹式原來的缺點無關緊要，於是它就中選了。原則上，飛船總共可以裝載五架飛機，不過，由於機庫內部設置上的一些問題，阿克朗號只攜帶三架雀鷹式機，而美康號通常攜帶四架。

雀鷹式機長20呎6½吋，高10呎11½吋，翼展25呎5吋，空重2,089磅，滿載2,770磅，在這樣袖珍的一架飛機上翼中央，美國海軍加裝了一座鋼架，最上面是一枚大鉤子。小雀鷹要從高踞天空中美康號的肚子裡飛出去時，先掛在機庫出口處的起重機上，將引擎發動後，起重機降下，雀鷹探出美康號體外，把掛鉤一鬆，催動油門，便立刻飛翔在空中了。對飛行員來說，這種起飛眞是愜意無比。

雀鷹要回歸母船時，就得靠眞本領了。它必須小心翼翼地從下而上，接近母船，母船機庫中的起重機放下，雀鷹的飛行員則設法操縱飛機，把機翼上架頂的鉤子掛進起重機底端的鋼環裡，這時起重機上另外垂下一個鞍狀的座子，架住機尾，於是開動起重機，雀鷹才能回到美康號的懷抱。每次回收都是一場特技表演，飛行員的操控技術和艦上人員的配合都極爲重要，當然，能夠飛美康號艦載機的飛行員，都是一等一的好手，也集榮耀於一身。

話說美國的空中母艦部隊自成軍以來，一直是美國國力的象徵、軍方的光榮。依照計畫，兩艘飛船將分駐美國東、西兩岸，各自負擔大西洋和

◉繫泊中的美康號；船身下方凸出者即其指揮塔。



◉美康號指揮塔外觀



◉美康號指揮塔內景

太平洋地區的偵測警戒。阿克朗號先建造好，被派往東岸執勤，同時動工興建美康號。誰知美康號還沒有完工啓用，阿克朗號卻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於大西洋上空巡弋時，遇上一場風暴而墜毀，僅有三名船員獲救，其餘七十三人，包括艦長法蘭克・麥克考德(Frank C. McCord)及負責飛船建造計畫的海軍少將威廉・莫非特(William A. Moffett)，全部罹難。三週以後，美康號升空首航，不論美國海軍和全體美康號的官兵，都深深抱著發揚阿克朗號遺志、創造空中母艦光榮、證明飛船有用等等的心意，兢兢業業地展開美康號的歷史。

美康號在首任艦長狄瑞索(Alger H. Dresel)的指揮下，度過最初十五個月。這段時間她表現不差，在那個經濟不景氣的時代，她一如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給了見到、聽到她的美國人很大的鼓舞。所到之處，人們爬上屋頂，翹首企望，目送她那龐然巨物的銀色身軀緩緩滑過天空，許多美國西岸的耆舊，都還記得幼年時在美康號的下方仰頸張口，渾然凝視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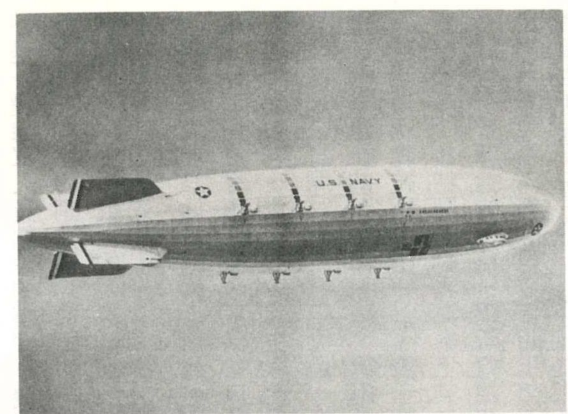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夏天，美康號首任艦長狄瑞索他調，由赫伯・威利少校接任。狄艦長是個小心謹慎的人，美康號在他手上也一直沒有事，威艦長卻有點年輕氣盛，好求表現，不按牌理出牌的味道。他原是阿克朗號上的執行官，阿克朗號墜毀時，他是僅有的三名生還者之一。接掌美康號七天以後，威艦長率艦升空，在東太平洋區巡弋，演練搜索定位的任務。這位熱情過火的艦長得知當時的羅斯福總統正乘坐美國巡洋艦休士頓號，從美國西海岸前往夏威夷，便自行決定把這次搜索的目標鎖定爲總統座艦休士頓號！他的想法是：如果單憑美康號和上面的雀鷹式飛機，就能夠在茫茫大洋上把一艘軍艦找到，那必可證明空中母艦大飛船的性能優越、他自己和手下弟兄們的戰技高超，爲大飛船爭回面子，而天下哪有比讓總統大人親眼目睹更好的方法呢？

威艦長把雀鷹式的飛行員找來，下達了他未獲核准的命令。比他更加血氣方剛的飛行員們當然接令大樂，其中有一員後來做到海軍准將的小伙子哈若・米勒(Harold B. Miller)向威艦長建議，要幹這樁大買賣，非減輕雀鷹的重量、增加其續航力不可，而他的辦法則是把雀鷹式的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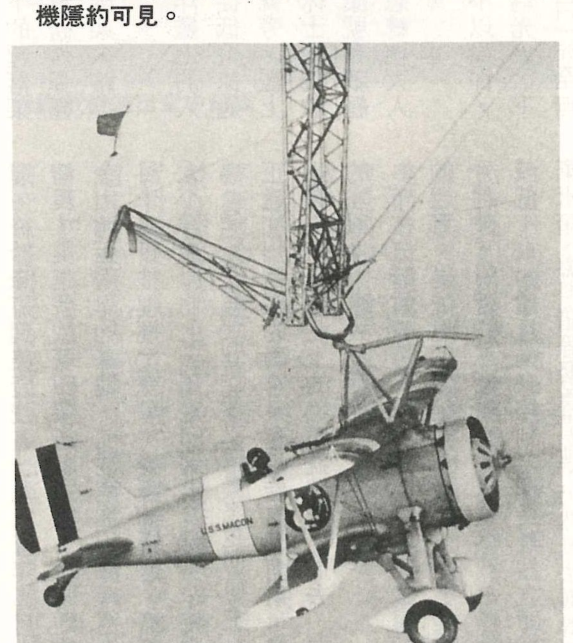
起落架拆除，以加掛機腹下的副油箱，反正這趟任務全在海上，也不可能用到陸地降落用的起落架。威艦長一聽有如此妙計，也就准如所請，於是一陣改裝完畢，雀鷹式便飛出美康號，以搜索敵踪的心情，搜索他們的總統去了。

威艦長和他麾下的飛行員的確有兩下子，他穩坐美康號，推算出休士頓號可能的位置，他麾下的小伙子則在艦長算出來的區域搜尋，結果這組人在距離美國西海岸大約1,500哩的地方，眞的找到了猶如滄海一葉的總統座艦。

當兩架飛機迅速接近的蹤影被休士頓號上的瞭望員發現時，他們簡直嚇壞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離岸1,500哩的大洋中，有什麼飛機有足夠的航程能抵達？尤其雀鷹式這時已經過改裝，



◉巨型空中母艦飛行狀況；腹下機艙門打開，艦載機隱約可見。


◉掛在飛行母艦起重機上的雀鷹。

不是一般海軍人員熟悉的模樣，機腹下的起落架不見了，加掛的副油箱外形上和一枚重磅炸彈極爲類似，休士頓號上的人甚至以爲這兩架來路不明的飛機是志在攻擊總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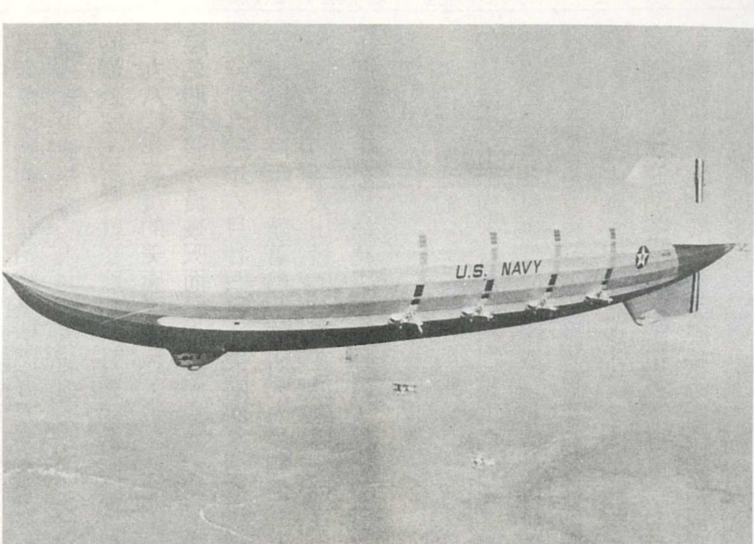
兩架雀鷹機終於飛臨休士頓號，巡洋艦上的人也才弄清楚這是兩架美國飛機。只見從低飛掠過的雀鷹上丟下一包東西，落在休士頓號旁，艦上人員撈起來打開一看，發現竟是一批休士頓號駛離美國本土後的舊金山報紙，另附美康號和威艦長向羅斯福總統致敬函一封，表示敬悉總統大人喜好讀報，故特別飛越大洋奉上云云。

威艦長這莽撞的行爲，羅斯福總統不以爲忤，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官聞訊卻大爲光火，下令軍事法庭徹查嚴辦，威利則認爲自己完全無辜。最後事情鬧到總統那裡，羅斯福想必是對威利印象不錯，決定停止究辦，威艦長等一干人員才沒有被送上軍事法庭。這次事件的一個附帶效果，是替雀鷹式的改裝做了事實的檢驗，此後在海上執行勤務時，雀鷹式機的起落架就都拆除了。

威艦長得意的日子只過了半年多，命定的噩運，終於降臨到美康號。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清晨，美康號載著四架雀鷹式機，離開她位於舊金山灣西南岸的基地，前往南加州海岸巡弋。二月十二日往程巡弋完畢，美康號折返，沿著加州太平洋海岸北上，預定回到出發點莫非特海軍機場(爲紀念殉職的莫非特海軍少將而命名)。當時正逢加州地區的雨季，有氣旋自西而東，侵襲加州海岸，正在北上的美康號被捲了進去，在氣旋的強風中，事故就發生了。

下午五時零五分，一陣強風把美康號尾部上方的翅翼，從依附的大鋁圈上掀起，金屬尖銳的部分刺破了附近的三個氣囊，氦氣外洩，浮力立刻減低，飛船並且失去控制，艦長雖然立即採取拋棄水箱、燃料箱等緊急措施，仍然無法獲得穩定，失控的飛船好像一個沒綁緊的氣球一樣在空中轉圈子，一度衝到4,850呎的高度。更糟的是美康號的設計中，當她升到2,800呎以上的時候，各氣囊會透過自動啓動的閥門，洩出一些氦氣，以避免飛船不停地上升，終至氣囊因減壓而漲裂；可是意外事故發生時，美康號高度變動劇烈，當她上衝時，各氣囊的減壓閥立即自動運作，但三個氣

囊一下子漏光，其他九個氣囊的自動洩氣減壓動作卻並未停止，雪上加霜之下，美康號急遽下跌，在五時卅九分以尾部朝下的方式，墜毀在離岸大約五哩的太平洋上，殘骸在氦氣漏掉後，隨即沈入海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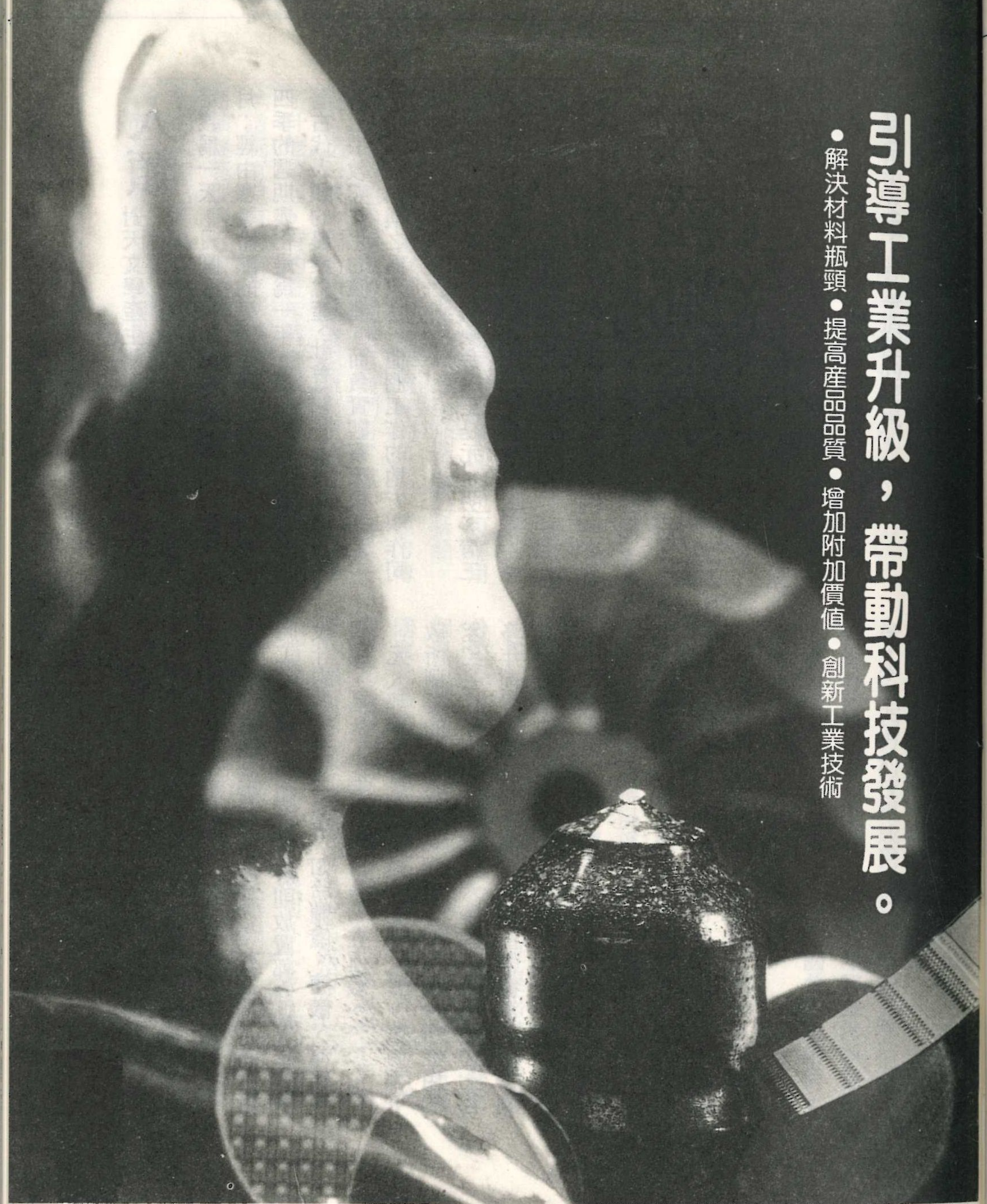


◉艦載機進出空中母艦

不幸中的大幸是，美康號八十三名船員中僅有兩人罹難，其餘的人，包括威艦長，在飛船墜落海面時緊急登上救生艇，隨後被正在附近海域進行演習的海軍巡洋艦救起。

阿克朗號和美康號的失事，代表巨型飛船在基本設計上有其缺點存在，畢竟一個比空氣輕的龐然大物如何能使它安全而靈活地浮游於空中，是難以妥善解決的問題。美康號長眠太平洋之後，美國政府認清巨型飛船的缺點，從此放棄一切巨型飛船的計畫，僅保留少數小型載人氣球，作爲海岸巡邏之用。

至於沈沒在水中的美康號，隨著時間的消逝而逐漸被大衆遺忘，只剩下與她有關的人還夢牽魂縈，戀戀不捨。那塊二呎長的殘骸碎片被確認後，威利艦長的家屬立即通知美國海軍航空博物館，館方則請當地的蒙特利灣海洋研究所(Monterey Bay Aquarium Research Institute)就近研究。這研究所也是以摩斯藍丁鎮爲基地，多年



以來美康號的殘骸始終是他們努力的方向之一，而且其中最熱心的研究員葛瑞珂(Chris Grech)的辦公室，居然就在珍妮．B餐館的隔壁，那塊一九八〇年發現的美康號殘片，幾年之間僅僅距離葛瑞珂研究員幾呎而已！

一九九〇年六月廿四日，美國海軍派遣了一艘深海探測潛艇，隨著熱心的研究人員和最初網到那塊破片的漁夫出發。潛艇在漁夫憑記憶定出的位置下水，結果只花了十五分鐘，就把美康號的殘骸找到。

美康號躺在約1,450呎深的海底，破片大致分成三處，尾部尚未找到，指揮艙則已發現，許多儀器和桌椅器具仍然完好，四架雀鷹式艦載機則找到了三架，只是飛機帆布質料的蒙皮已經腐爛，所剩的金屬骨架還可以辨認。大批靜臥海底的殘骸因爲凹凸不平，空隙很多，遂成爲魚兒的家園，當年叱咤風雲的美康號，最後的歸宿竟變成一座人工魚礁。

美康號失事之後六年多，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在戰爭爆發前後，雷達還沒有普遍應用到戰爭上，所以日本之偷襲珍珠港，仍然憑藉著傳統式的偵察搜索，而美國方面的遠程偵察工作，也還是以傳統的方式進行，於是這裡就產生一個有趣的假設性問題：

既然偷襲珍珠港的日本艦隊，是在北上佯動到千島羣島，再轉而東南由北方攻向夏威夷；那麼如果美康號健在，而且配屬美國太平洋艦隊，以夏威夷爲基地的話，她和附載的雀鷹式飛機，事變前有沒有可能發現在西北太平洋向夏威夷航行的龐大日本艦隊？如果她發現了日本人，或者日本人也發現了她時，偷襲的時機將就此錯失，日本人會怎樣善後？會不會對外宣稱這只是皇軍的一次實彈演習後就打道回府了呢？那珍珠港事變乃至太平洋戰爭就可以避免了嗎？

由於美康號已在珍珠港事變前失事，這些問題都成爲永遠無法回答的假設，同時究竟大型飛船母艦是不是目測時代遠程偵察的利器，也就永遠沒有答案了。✽

【作者簡介】葉言都，科幻作家，著有《海天龍戰》，由第一期起爲報刊撰寫【怪機奇談】系列；現任職於中國時報。

人類對天文學產生興趣，是從對時間的觀察與測定開始的。日出、日落的週期定義爲一天；月圓、月缺至月沒的週期定義爲一月；經由寒暑冷熱的變遷定義出春夏秋冬四季，四季的週期變化是爲一年。這些現象觀察都關係著古代人類的農業生產、社會體制、帝國的運作，甚至宗教與文化的演變。而負責觀察天象的人，在中國古代稱之爲天官，他們工作的地方叫作司天台。

位於北京東城的古觀象台，正是元、明、清三代司天台的遺址。它是中國古代天文學興衰的「活化石」。北京古觀象台是郭守敬在西元一二七九年（元朝至元十六年）建立的，至今已有七一二年的歷史。根據元史記載，當時司天台是個十七丈高的大建築，整棟建築分爲三層。下層是太史官署，中層陳列資料、圖書、銅壺滴漏（古代計時工具—鐘的始祖），上層則放置郭守敬、王恂所設計的各種天文儀器，如玲瓏儀、簡儀、渾儀、仰儀、星晷、正方案、日晷、立運儀。

【科學報導❶】

大陸216天文望遠鏡建造始末

【文／攝影】陳培堃

元大都天文台是當時最大的天文台。當時郭守敬所測得的一年爲365.2425天，與現今所使用的365.2422天相比，只有廿六秒的誤差。這在七百多年前以人工計算、簡易機械儀器觀測，能得到這麼精確的結果，實在叫人嘆爲觀止。這是中國在實用天文學上登峯造極的表現。

然而，衆所周知，中國自明清以降，天文學每下愈況；反觀十九世紀的西方列強，卻可以憑藉天文航海的技術，千里迢迢自大西洋經非洲好望角，橫渡印度洋，穿越麻六甲海峽、南中國海，抵達中國，逼迫中國簽署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其實這與天文學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天文學是基礎科學之母，它引領著數學、物理等各種學科的發展與驗證。舉個簡單的例子：十七世紀伽利略發明了望遠鏡，看到木星四大衛星、太陽黑子、月亮坑洞等。但是望遠鏡同時也可運用在軍事上，可以及早發現敵人，增加預警的時間。

據說清初的中國官員還鬧過這樣的笑話：西方傳教士拿望遠鏡遠眺景物給官員們看，這些官員一看大吃一驚，有的跑到望遠鏡頭前看是不是貼了什麼東西，有的直斥爲奇技淫巧，總結意見是「這玩意兒有啥用？」等到事隔百年，清朝水師將領瞇著眼睛看著那疑似敵艦的船舶時，洋人艦上的大炮已經轟過來了。

清末民初，中國人開始學習西方科技。五四以後，學習西方科技更成爲朝野的共同願望。但是，內亂外患接踵而至，歡迎科學的呼聲雖然喊得喧天價響，成效卻相當有限。直到國共內戰結束，才稍有精力較有計畫地發展科技。

五〇年代中，旅法天文學家程茂蘭先生返回中國擔任北京天文台台長，當時他提出向英國購買口徑達一八八公分反射望遠鏡的計畫。程茂蘭台長認爲如果中國獲得這具當時口徑排名第六的英製天文望遠鏡，可以使中國天文學家在最短的時間內進入高深的研究課題。但事與願違，當時正處於「大躍進」時期，中國天文界提出自製216公分口徑反光天文望遠鏡的「躍進」計畫，使得這個已經呈送國務院簽署的英製一八八公分望遠鏡購買計畫功敗垂成。然而自製一座兩公尺級的大型天文儀器，以當時中國的科技工業水準，當然不是幾句政治口號就可以交辦完成的。

當時，中國的天文學落後國外太多。當中國發生辛亥革命的時候，美國威爾遜天文台二五〇公分望遠鏡已經在研究M31仙女座大星雲是不是屬於本銀河系內。而在國共內戰時期，美國更於一九四八年建成了舉世無雙的巴羅馬山五百公分天

文望遠鏡。建造這種大型天文望遠鏡，需要在光學設計、光學材料（如鏡片用的玻璃）、光學加工（鏡片的研磨）、鍍膜（增加鏡片的反光性能）、機械結構（望遠鏡的架台）、精密傳動控制（準確地追蹤星星）等方面都有相當程度的發展，才能一竟全功。那時中國根本不具備這種條件。

果然這個「216」計畫無法平空「躍進」，因其複雜的工程、光學技術問題而陷入瓶頸。雖然遭遇了問題，但畢竟還在這「困難之海」中慢慢摸索前進，直至文化大革命，「216」計畫終於完全停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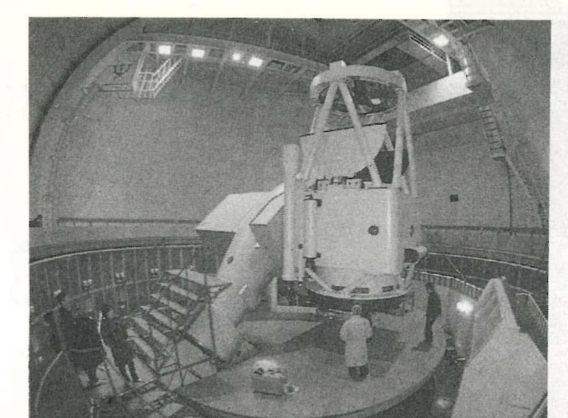
那架英製一八八公分望遠鏡，後來被日本買去，使日本天文物理研究儼然成爲遠東地區的領導者。這令人不得不憶及，當年清末北洋艦隊購買新艦的經費被老佛爺移爲修建頤和園，而這些英製新艦被小日本買去後，竟然在甲午戰爭中打垮了中國的北洋艦隊。

中國天文學家在文革十年，眞是不得意至極，望著窗外高喊口號的青年學子，聽到「美帝」已經登陸月球的消息，而手上僅有一具口徑六十公分的「兒童級」天文望遠鏡，還得向廣大的工農兵學習「政治」……「216」何時才能成形問世呢？

「只有人中途放棄，沒有人中途失敗。」這句名言用在216計畫上眞是最適切不過。一九七二年周恩來提出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的指示，216計畫在北京天文台與南京天文儀器廠的極力爭取下，才又慢慢開始進行。到了一九八九年，在開放政策的鼓勵影響下，216計畫最重要的鏡片部分終於開始進廠研磨。

「216」雖然姍姍來遲，但是在設計及製造上卻能去「腐」存菁。由於計畫執行橫跨二十年，所以在後期製造上大幅修改原先的設計，如鏡片改用上海玻璃廠製造的零膨脹係數微晶玻璃。這種玻璃幾乎不受溫度影響變化，非常適合在天文研究上使用，當然也可以應用於軍事用途，如戰車、船艦、飛機、雷射測距儀。此外，「216」也採用最新的R・C式光學設計，這種R・C設計可使望遠鏡同時獲得廣視野及尖銳星象（優秀畫質）的性能。如果要舉例的話，就像是五檔跑車在以五檔高速行進時，卻仍有一檔時的加速力。廣視野與影象清晰一向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唯有在光學設計與加工達到相當水準的國家才能製造出R・C規格的鏡片。望遠鏡的口徑愈大，愈能看

到更暗的星星，天文學家也愈能了解宇宙初始時的情況。然而口徑愈大，工程費用也就愈高。以216公分口徑望遠鏡的性能，可以看到十三萬公里遠的一根燭光；換言之，最暗可以看到廿五等星──這些星的數目估計約有十億顆。承載一具216望遠鏡九十二噸重的架台，而仍能使望遠鏡活動輕盈自如，究竟是什麼樣的設計組合？原來中國工程師們設計了一種油墊軸承，在金屬軸承與軸頸之間形成了一層約〇・一毫米的壓力油膜，使整架望遠鏡「浮」起來，因此望遠鏡在運轉時只需用十八公斤的力量，也就是說，一個少年就可以推動望遠鏡了。精密追蹤的性能，更是「216」的特出之處。您絕對想不到竟然是用一台IBM PCXT電腦作爲控制動作之用，而各星體的位置則使用MINI VAX作紀錄分析之用。電子科技的進步實在令人嘆爲觀止。


◉北京天文台興隆觀測站內一景，由工作人員和望遠鏡的比例，可以看出「216」的規模。



◉北京天文台興隆觀測站外觀。


◉星空下的「216」。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三日，216望遠鏡終於在北京天文台興隆觀測站宣布落成投入觀測工作。這個歷經三十年的望遠鏡計畫(世界排名第廿五)，象徵著中國在光學、機械工程、電子學三方面的一個重大突破，也反映近代中國科學發展史，已由二十世紀初的落後，提昇至如今的小有成就。古老的中國，在天文學上終於趕上現代的腳步了。

隆冬時，筆者獨自漫步在興隆站上，仰望天上繁星點點，感觸到人類的生命用宇宙的尺度來衡量是何其短暫，生命中所歷經的喜怒哀樂是那麼縹渺虛無，更且體認到人類的存在不過是無限宇宙的平常現象，唯有「堅持」才能賦予生命的價值。謹以此文，向「216」計畫的中國天文學家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作者簡介】陳培堃，台灣業餘天文攝影家，曾以〈墨西哥日全蝕〉一文，榮獲李國鼎通俗科學報導獎首獎。

【科學報導❷】

南極夢憶

【文／攝影】金濤

我常常在夢境裡回到南極的冰雪世界。暴風雪像野獸似地嗥叫，漫天的雪花擋住了視線，太陽隱沒，天氣極度寒冷。我踩著沒膝深的積雪在崎嶇的冰原上跋涉，到處是陡峭的冰崖，海裡冰山出沒，除了幾隻溫馴的企鵝與我作伴，四顧茫茫，看不見一個人影。孤獨、恐懼，使我忍不住大聲呼喊，但淒厲的風聲將我微弱的喊聲淹沒了……

南極，我們星球上最荒涼、最寒冷的蠻荒之地，即使在夢裡也充滿令人膽寒的淒涼。然而，在我的潛意識裡，我深深眷戀著她，因爲在她的雪地上留下了我深深的足印。

■

去年（一九九一年）二月，我從南極回國，途中在澳洲的霍巴特逗留。這是一個山明水秀的海港，也是塔斯馬尼亞島的首府。在城郊的澳洲南極局樓前的小樹林裡，有一塊巨石像磁鐵一樣吸引著我。巨石上嵌著十七塊長方形的銅牌，鏤刻著一個個陌生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據澳洲一位南極探險家介紹，這是爲了紀念那些長眠在南極的荒原和冰海中的澳洲考察隊員，喪生者迄今已有十七人之多。爲了南極的科學探險，這些勇敢的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在南極探險史上，人類每前進一步，幾乎都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我也不會忘記我所經歷的一次死亡的考驗，那是一九八五年一月的一個可怕的日子。

我們的考察船在黑暗籠罩的冰海航行，順利地跨過了南極圈(66°33'S)。當船隻掉轉船頭奔向新的海區時，一場可怕的極地風暴像烏雲一樣盤旋在船隻上空，狂風惡浪頓時將整艘船包圍起來。

我是在矇矇矓矓中被廣播器喚醒的。那是我所熟悉的船長的聲音，從床位上方的廣播器傳來：

「注意，關閉所有的水密門，全船任何人員未經駕駛台允許，一律不准上前後主甲板……注意，再廣播一遍……」

這平靜卻又非同尋常的通知，從駕駛台傳到輪機艙、電訊室、氣象觀測室，沿著密如蛛網的線路，在走廊、甬道、實驗室以及每間艙室響開了。所有的人，值班的水手、滿身油污的輪機匠、在實驗室分析樣品的科學家，還有下了夜班剛剛躺下的船員，他們的神經如被烙鐵燙了一下，頓時繃得緊緊的。不安的氣氛如一股從水密門鑽入的寒氣，穿堂入室，籠罩著上上下下每間艙室，我和許多人的睡意立即消失了。

這是一個可怕的信號！它提醒所有的人，危險正在逼近！

考察船此刻航行在風浪險惡的別林斯豪森海中。一個世紀以前，俄國海軍將領別林斯豪森率領的船隊，就是經過這片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域去尋找南極大陸的。但是險惡的風浪、大量的浮冰和幽靈一樣出沒的冰山，使俄國人未能實現預定的目標。如今，我們的考察船又將重蹈俄國人的覆轍了。

世間沒有什麼比憤怒的大海更加令人生畏的了。我來到氣氛極其緊張的駕駛台，透過擋風玻



◉冰天雪地唯有企鵝與我作伴（圖中爲作者）

璃，只見閃著寒光殺氣騰騰的浪湧，猶如排成整齊行列的敢死隊，首尾相銜地向船首猛撲而來。狂風吹奏著令人恐怖的軍樂，呼嘯的風聲中，似乎傳來戰馬的嘶鳴、鐵甲的鏗鏘和野獸的嗥叫。那爲首的巨浪，揚起白色鬃毛，昂起頭，以萬鈞之力猛擊船首。一刹那間，船隻的鋼鐵軀體像受驚的戰馬，兩蹄騰空，迅速抬起船頭，用它那沈重的身軀拚命地壓碎浪湧，激起瀑布似的浪花。

在生死較量中，船首一會兒被抬上灰白色的浪峰之巔，一會兒又跌進黑暗的波谷深淵。當它好不容易掙扎而起時，浪湧忽地衝上甲板，撲向前艙，用無形的巨掌猛擊緊閉的舷窗和水密門。雖然浪濤無法湧入艙內，但是甲板和船舷遭到洗刼，船尾的五噸吊車篷蓋捲入大海，右舷的鐵板頂棚撕開了偌大的裂口，後甲板更是一片狼藉……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前甲板由於劇烈顛簸，出現了一道可怕的裂縫。

風力在十二級以上，遠遠超過颱風，而且風力還在繼續增強，這是可怕的極地風暴。十幾米高的巨浪，使這艘一萬三千噸的考察船猶如一塊薄薄的木片，時而船首深深地埋入浪濤，船尾被大海的巨掌托出水面。在這一瞬，船尾的螺旋槳脫離水面，那飛速旋轉的葉片撕裂空氣，發出刺耳的叫聲——這在航海術語裡叫作「打空車」。

這是航海最可怕的禁忌，一旦發生「打空車」，主機的連杆可能會折斷，船隻即刻就會癱瘓，後果不堪設想。不僅如此，船舵被托出水面，舵機已無法控制。

我跟跟蹌蹌回到艙室，桌上的煙灰碟、茶杯摔在甲板上，人已無法站穩。同室的考察隊員默默地抽著煙，誰也沒有講話。但我知道，他們的每根神經都在密切注意這鋼鐵棺材裡外的動靜。每當船身劇烈顫抖，或者發生「打空車」的可怕吼聲，他們都默默交換憂鬱的目光。

從駕駛台帶回的信息令人沮喪。這裡是四千米深的冰海，往南，冰山重重，船隻難以規避；往西，遠離基地，前途堪憂；往東，極地風暴正在向東移動。因此唯一可供選擇的生路是向北方航行，但狂風恰恰來自北方，船隻必須艱難地逆風而行，只有這一條求生之路了。

我這時的心態，不可迴避地想到了死亡。船隻的軀殼每發出一聲痛苦的痙攣，我都彷彿聽見死神沈重的叩門聲。時間在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過去，我的心情越發沈重。船上已不許向國內發報，遠在萬里之遙的親人無法知道我們的處境。如果一旦遇到不測，我們將隨著這鋼鐵的棺材一同葬身海底深淵，這是可以想像到的最後結局。

該幹點什麼呢？在死神到來之前，我突然增長了勇氣，坐在晃動的固定桌前，翻開了我的日記。蒼白的燈光下，我艱難地伏案寫著，寫下我在極地風暴中的經歷和見聞。我記下了船長的鎮定指揮；記下了船員在輪機艙堅守崗位的場面；記下了氣象員冒著生命危險，用繩索捆住自己，爬上氣象平台實測風速的動人情景。我也盡可能詳盡地記錄了一個個平凡而高尚的人，他們之中，有年輕的考察隊員，有鬢髮染霜的科學家，他們在風浪中衝上甲板，冒著被巨浪捲走的危險，救回了珍貴的科學儀器。

我想趁死神到來之前寫下我所知道的一切，我的寫作從來沒有這樣緊迫。在我的潛意識裡，我並不是希望發表它們，將來如果有人打撈這艘沈船，我希望人們從我的日記裡，知道中國有這樣一艘南極考察船，船上有許許多多與風浪頑強搏鬥的中國人，他們個個是好樣的。

當然，謝天謝地，我的擔心沒有出現。二十六個小時之後，我們戰勝了極地風暴，安全脫險了。我們也因此戰勝了一次死亡。

■

在人類南極探險史上，有誰赤脚登上南極大陸呢？是我們。

考察船完成了南設得蘭群島附近海區的海洋調查之後，駛向南極半島與帕爾默群島之間一條狹窄的格洛克海峽。

格洛克海峽像一條寬濶的大河，兩岸的風光像一幅宋代畫家的寒山瘦水的長卷徐徐舒展開來。那突兀的小島、巍峨的冰峰，尤其是挺拔的錐形角峰，使人想起瑞士勃朗峰的英姿。但多數的島嶼，綿綿雪嶺蜿蜒起伏，如同凍僵的龍蛇。冰山漸漸多了起來，船在冰山之間航行，宛如置身於童話中白雪公主的王國，有的冰山像升火待命的巨輪，碇泊在冰崖之下；有的如水晶雕琢的瓊樓玉宇，漂泊在靜靜的海中；那些破裂的冰塊和大量浮冰，千姿百態，玉樹銀花，令人難以描繪。

下午，船隻碇泊在布臘班特島東部一個海灣，風浪倒不大，天色卻是越來越陰晦了。灰濛濛的陰雲遮蓋了大半邊天空，而且還在擴展它的範圍。但是，誰也不願意待在船上，因爲誘人的南極半島近在咫尺，爲什麼不去考察一番，這可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終於，一艘漆成紅色的救生艇放下母船，我和三十五名考察隊員從軟梯下到小艇。不一會兒，救生艇「突突」地啓動了。站在大船上的副船長沈阿現大聲喊道：「快點回來，天要變了——」

阿現的擔心不是多餘的，當小艇劃破墨色的冰海飛快馳行時，雨雪交加，密集的雪霰如飛沙走石打得人睜不開眼。浪濤奔騰，冰冷的雨水夾著浪花兜頭撲來，身上的羽絨禦寒服和帆布面的救生衣很快濕透。小艇上的人突然沈默下來，只有發動機的轟鳴和浪擊船幫的喧聲。

越來越近的南極半島，在地圖上酷似翹起的大象鼻子，從冰封雪鎖的南極腹地伸進南冰洋。一個多世紀以來，各國探險家都試圖從這兒登岸，進入南極內陸；但此處氣候惡劣，風暴頻繁，陡峭的冰崖和飄泊的冰山也令人望而卻步。中國在南極首次建站，最初也設想過將考察站設在南極半島，後來不得不放棄。原因是一到十二月底，海面即被浮冰封鎖，船隻進退兩難，倘若陷入冰凍的海洋，那就休想脫身了。

小艇繞過一座座冰山，開始減速。這時，雨雪驟停，白雪皚皚的南極半島露出潔白無瑕的姿容。有幾個性急的隊員站起來，用相機捕捉一個個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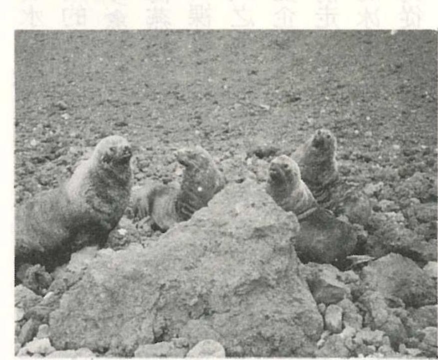
小艇急劇晃動起來。操舵的航海長厲聲喝道：「坐下來！坐下來！」

這時，海水很淺，清晰可見水下的塊塊礫石，艇底擦著水下尖厲的礫石，發出嘎嘎的摩擦聲。

突然，小艇擱淺了！開倒車無濟於事；放下跳板吧，離岸邊還有幾十米，也無法上岸。衆人面面相覷，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

「喂，跳下去，上呀！」不知是那個聰明人喊道。對呀，此刻除了涉水過去，沒有別的辦法。衆人紛紛站起，有的乾脆穿著膠皮水靴跳進海裡，水深過膝，冰冷冰冷的海水即刻灌進靴子。我第一次變得機靈了，脫下了防寒靴，掛在脖子上，然後脫襪，挽起褲脚，從容地赤脚跳進海裡。

◉向南極挺進！



◉南極毛海獅



◉在船上捕撈磷蝦

海水冰寒刺骨，雙脚伸進去立即麻木起來。但也顧不上這些，只求快快涉水而過。人們叫喊著，各顯神通，踩著高低不平的礫石登上海灘。我想，人類遠征南極的一百多年裡，像我們這般赤脚涉水登上南極冰原的「赤脚大仙」，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我們登陸的地點是南緯64°30′，西經61°47′，南極半島尖尖的一個海岬——雷克魯斯角。這裡有狹窄的海灘，潮水退去時，布滿大大小小長滿青苔的礫石。迎面屹立永不消溶的冰蓋，那壁立的斷面猶如一層層的奶油夾心蛋糕。冰坡下方，離海灘不遠，出人意料地立著一幢孤零零的小屋，烏黑破舊，酷似警察的崗亭。後來才知道，這幢毫不起眼的小屋卻有一個大得嚇人的名稱——布朗上將站，這是阿根廷人設在這裡的無人觀測站。

上岸後，我們三十六個人四散開了，各自去尋找自己的興趣所在。我翻過岩石裸露的陡坎，走向一片面積很大的岩石台地，後面，陡立著饅頭狀的山崗，堆滿厚厚的雪，前方則瀕臨冰山泊岸的海灣。最爲有趣的是，積雪融化的山坡下面，清澈的雪水匯成涓涓細流，瀉入山麓的窪地，形成不規則的淡水庫。也許這裡淡水奇缺，故而吸引了許多禽鳥和海豹。高高的雪坡和岩石的頂巔，巨海燕和風暴海燕成雙結隊在我的頭頂盤旋。岩石裸露的山坡或低窪之處，懶洋洋的海豹找個避風之地在那裡酣睡。奇怪的是，這裡沒有見到一隻企鵝。

再往前走，岩石台地的盡頭依然是海，海邊堆滿巍峨的冰山，我想走過去拍幾個難得的鏡頭，最好能夠從容地攀登陡立的冰崖，看看冰蓋伸向何處。突然，停泊海中的母船拉響了汽笛，那是催促我們返航的信號……

果然，天又變了，狂風掠過海灘，亂紛紛的雪花使我的視線模糊起來。我發現周圍已沒有一個人，風聲中只能聽見母船的呼喚和小艇那邊急促的哨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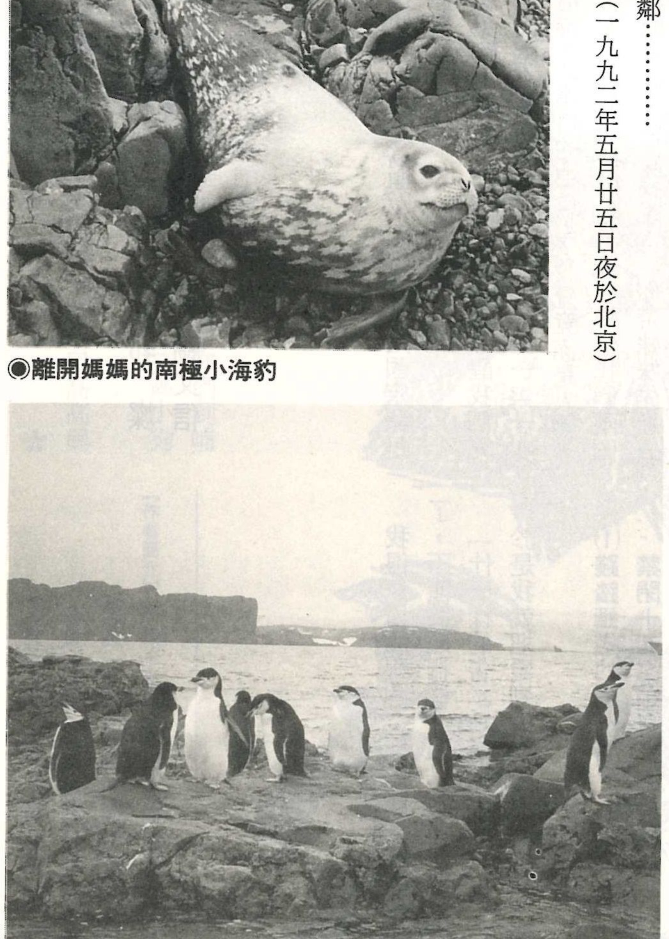
我慌不擇路地跑了起來，朝風雪狂舞的海灘狂奔，摔倒了又爬起來，唯恐忙亂中將我一個人撂在荒原，那可不是開玩笑的。小艇上已擠滿了人，一部分人站在沒膝深的水裡，奮力將小艇推出淺灘。我再一次脫下靴子，挽起褲腿，蹚進冰冷冰

冷的海水，加入了推挽小艇的行列……

小艇好不容易啓動了，我們踏上歸程。回顧那漫天飛雪的南極半島，冰原和海灘漸漸模糊，但不知怎地，我總覺得我們還會再來的，在不太久的將來，中國人肯定會在這裡建立一個科學站，與布朗上將站爲鄰……

（一九九二年五月廿五日夜於北京）

【作者簡介】金濤，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現任北京「科普出版社」總編輯，爲大陸知名科普作家、科幻作家，著有科幻小說《月光島》等。



◉離開媽媽的南極小海豹

◉佇立在海邊的南極企鵝

【創作小說❶】

兒童節

【文】郭燦
【圖】關文信

我和妹妹今天最是高興，因爲今天是國定假日——兒童節。

爲了避免路上塞車，爸媽一大早就叫醒我們兄妹倆，準備驅車前往國家生物園去享受一年一次的免費招待。到達目的地後，才發覺竟滿是人潮，想必是有人半夜就前往排隊了。爸媽帶我們兩個先到昆蟲館參觀，爸對我說：「你帶妹妹先進去看，我和媽媽到休息區休息一下。」於是我和妹妹就興高采烈的進館參觀。

過了一會兒，爸媽卻看到我和妹妹垂頭喪氣的走出來。爸媽很是納悶，於是問說：「怎麼高高興興的走進去，卻敗興的出來？」

我很氣憤的說：「園方的規定眞是越來越嚴格了，不僅築起柵欄，還貼起告示來。」

「什麼樣的告示？」爸問。

於是我就把看到的告示告訴爸爸，告示上說：

(1)踐踏螞蟻的通道者，禁閉十個星球日。

(2)綵死螞蟻或是偷竊轉售者，予以氣化或放逐。

國家生物園　製

「以前都還可以讓牠們在手掌上爬行，現在眞的只能純欣賞了。」我頗爲氣餒的說。



爸爸安慰我說：「別難過，現在我帶你們到哺乳館參觀去，聽說最近有隻狗還生了一窩小狗呢！」

於是我和妹妹又恢復了笑容，一家四口高高興興的往哺乳館的方向走去。✻

【作者簡介】郭燦，現從事電視傳播工作；曾在本刊發表〈未來的女人外一章—乾洗物語〉（第四期）及〈銀翼殺手觀後—兼譯戴克的來函〉（第五期）等。

【創作小說❷】

漸近線

【文】譚　劍
【圖】李永平

各就各位，預備！

當人類的歷史書一頁頁越來越厚，苦讀歷史的學子們亦一次又一次換上更厚的鏡片。而就在人類科學上的基本發現尚未告終前，人類各項運動成績卻已經叫人驚訝地接近極限了。這些運動成績的紀錄比人們所料想的還要長壽，足足存活了幾十年以上，簡直可以用一塊墓碑刻下這些紀錄，因爲它們是人類體能的最終極點，恐怕要跟人類共存亡了。

通常運動科學家會利用「漸近線」來描繪這種現象。x軸是年份，y軸是成績紀錄。一條雙曲線是描述年份與運動成績的關係，漸近線則是一條越來越接近雙曲線的直線。記著，這兩條線只是很接近，可它們老是不碰面，河水不犯井水嘛！

二十世紀留給她的廿一老妹的，除了一些糊塗的歷史爛賬外，一項項像練了金剛不壞之身的紀錄是少不了的。那時，大資本家開始收購各類出色的運動員，因爲打破紀錄肯定比什麼總統競選的新聞更爲轟動。獨家直播一場這樣的賽事必可賺個滿盤。爲求刺激市場，什麼古怪的法子都會出籠：服禁藥、機械人冒認人比賽、或者利用時間本質的錯脫曲線等，都是一些常用的伎倆。

紀錄／ms^{-1}
y軸
漸近線
年份
x軸

一、

「李教練，阿東那小子跑得怎樣？」香煙裊裊地從口中吐出來，自坐在跑道旁長椅上的人昇起，然後完全消失在運動場中。

「那廝前幾天還吊兒郎當的，我教訓了他幾句後，現在跑得不賴了。」教練恭敬地道。

「你做得不錯。加薪水的事情有得商量。聽著，阿東是一個擬人化很高的生化人，別說用肉眼看，就是嚴格一點的細胞檢查也看不出來。我們『最佳體育精神公司』自然也花了不少錢在它身上，你不會不知道我的用意吧？」

「我明白，陳老闆。」教練恭恭敬敬地道。

「那很好。」陳老闆緩緩站起，整一整西裝。「下個月的運動會是第一個目標。我們要贏一百米。你想阿東做得到嗎？」

「一定可以的。……那麼，再見，陳老闆。」

他老人家的幻影慢慢逸去，自長椅旁的激光盒昇起，然後完全消失在運動場中。

教練也緩緩站起，暗自想道：死老鬼，有錢就

要這要那，給人的薪水那麼少，要求卻多多，天下什麼便宜都給佔光了，等老子中了彩票後就不要再受你的鳥氣！氣了好一會，猛然抬起頭來，大聲叫道：「阿東，努力，跑慢點！」

「阿東，努力，跑慢點！」「阿東，努力，跑慢點！」

教練拿著阿東一百米試跑的成績表，口中唸唸有詞：「阿東，努力，跑慢點！9.650、9.658、9.670、9.690、9.710…阿東這傢伙跑得越來越好了！阿東，阿東，我愛你！」

二、

一百米的世界紀錄是9.731秒。運動學家根據人的肌肉發達程度估計，極限是9.601秒。像阿東一類的生化人要打破紀錄實在不難，問題是怎樣跑出準確的時間，不多，也不少。如果阿東第一次就跑出9.710秒，第二次又跑出9.670秒，不消幾次就到達極限，那麼「最佳體育精神公司」的如意算盤立刻會給打得粉碎。可是如果阿東每年只是把紀錄推前0.010秒，「最佳體育精神公司」就可連續幾年都賺一筆不賴的。

轉眼到了比賽那天，由於「最佳體育精神公司」放空氣說阿東會破紀錄，門票又炒貴了幾倍。當然，各種地上地下賭博公司也歡迎大家踴躍下注。除了賭誰是世界飛人外，也有賭新的紀錄是多少時間。教練相信阿東就是紀錄創造者，那新的時間就是比舊紀錄快0.010的9.721秒。

「現在是男子一百米決賽，第一線是紅孩兒，第二線是金絲貓，第三線是雷老虎，第四線是阿東……」全場一陣熱烈的掌聲。教練聽到這裡，以下播報些什麼都不入耳了，發抖的手緊揑著彩票，上面印著阿東的名字和時間，還有一個六位長的數字。

跑道旁矗著一塊巨大的錶板，上列每個運動員的時間，包括起跑、最初三十米、五十米、八十米……教練整個注意力全放在這些跳動的數字上。

各就各位，預備！槍響！

阿東起跑十分快，只需0.03秒。其他的需時0.05至0.07秒不等。一霎時已是三十米，阿東依

三、跑！

然領先，時間是3.83秒，和訓練時的時間相當吻合。五十米、5.43秒，又和訓練時的一樣。阿東越跑越遠，其他的選手也越跑越遠，觀眾席的人紛紛站起來，有人開始呼叫阿東的名字。教練離終點太遠了，其實冠軍是誰他早已心中有數，問題是阿東能否準時衝線。

錶板上阿東的數字：跳…9.702，跳…9.711，跳…9.717，跳…9.721，停了。無論是多麼刺激的數字遊戲，最後還是定了勝負。9.721，9.721，教練不停地喃喃自語，彩票隨著手上上下下顫抖。

頒獎時，站在最高的不是阿東。人叢中不見了老教練的影蹤。有人看見他坐在長椅上發傻，怔怔地握著彩票，眼睛盯著錶板上另一行那個比9.721更小的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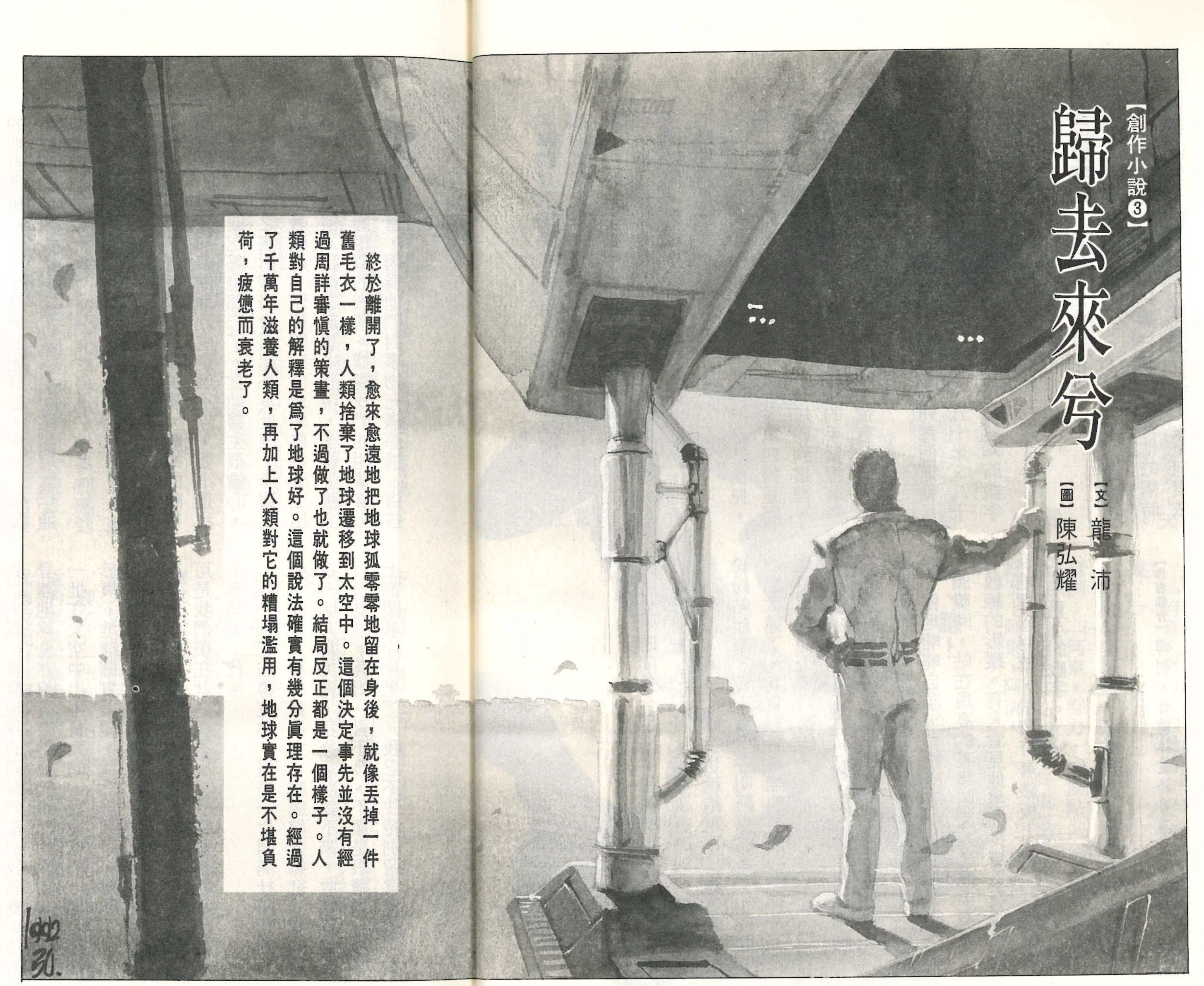
✽

【作者簡介】譚劍，目前肄業於香港中文大學。

【創作小說③】

歸去來兮

【文】龍沛
【圖】陳弘耀



終於離開了，愈來愈遠地把地球孤零零地留在身後，就像丟掉一件舊毛衣一樣，人類捨棄了地球遷移到太空中。這個決定事先並沒有經過周詳審慎的策畫，不過做了也就做了。結局反正都是一個樣子。人類對自己的解釋是爲了地球好。這個說法確實有幾分眞理存在。經過了千萬年滋養人類，再加上人類對它的糟塌濫用，地球實在是不堪負荷，疲憊而衰老了。

上面所述之事發生在三百年前。

如今地球已經好好休息生養了一大段時間。這期間人類也已習慣了沒有地球的生活，就像從小孩成長爲成人，不再需要父母可以獨立生活了。

【雷斯・格蘭的旅行日誌】

2330年4月19日

我從太空船的窗口看出去，下方是一片青綠。

我知道那就是地球了，但是感覺不出它和我之間有什麼關聯。我回頭看身邊的薩姆，他一動不動，整個人似乎變成了一座冷凍品，他的眼睛膠著在地球上，淚水流滿兩頰。他在哭！我不記得以前可曾見過人哭。在我們這一次地球旅行團中他是極少數出生在地球的。大遷移開始時，他將近三十歲。提起那次大遷移他總喃喃地說，那是人類

的第二次出埃及記。什麼是「出埃及記」呢？我和我的同輩人都不明所以。他的年歲是我的兩倍有餘，雖然比我年長將近兩百歲，他身體各方面的情況都比我強。甘地醫生有一次跟我說，以目前薩姆的健康狀況，他起碼還能快快活活地活上兩個世紀。聽甘地醫生這麼講，我簡直不好意思張口抱怨什麼。我才一百三十八歲啊！

船長報告我們即將著陸地球。我們第一個停留的地方是紐約市。在歷史的紀錄裡，那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城市，歷史學家以誇張的筆調稱之爲「通向地獄的最後一站」。

4月21日

行行復行行，這個地方確實美麗。薩姆的眼裡閃著光，他不知疲倦地到處走個不停，要不是我們提醒，他連吃喝也都忘了。甘地醫生很擔心，怕這次地球之旅對薩姆會引起不良反應。李醫生則緊緊跟隨著薩姆，仔細觀察他舊地重遊臉上出現的各種表情。我卻在無意中發現，李醫生臉上竟出現和薩姆相似的表情。據說我們的祖輩臉上表情都很豐富，因爲他們對事物充滿感情。這些說法如今對我們來講都太抽象了，太難以理解了。我內心默默地等待著一種啓示。畢竟我從父母那裡一再聽到關於地球的各種傳說。他們把地球叫作「原鄉」，還說它也是我的「原鄉」。現在我來到了「原鄉」，我努力迫使自己對它產生一種感覺，不管什麼樣的感覺都好，但是我產生不出來。我對「原鄉」這個地方的無感，一如我對「原鄉」這個名詞的無感。我眞正的無能爲力，我感到很失望。我發現我的同輩們都跟我感覺相仿。登陸地球全然沒有帶給我們預期的激動。我們這一批在太空中出生長大的，對地球都一樣地無動於衷。地球確實美麗，我們看到了，摸到了，但是我們就是產生不了激情。雖然我們曾被教導了許多次回到「原鄉」臉上該浮現出怎樣的表情，可是我們現在就是做不出來。長輩都說我們是失去激情的一代。

我們到了布魯克林。這是一片開滿杜鵑花的地帶。布魯克林幅員很大，處處姹紫嫣紅。我知道這一切非常美麗，我急急記錄下來，收進我的旅行日誌裡。薩姆一言不發，不僅是眼睛裡，連臉上都閃著片片光芒。我忍不住特別留意他此行的

各種表現。我們目光相遇，他知道我在看他。

「我保持健康就是爲了有朝一日回來看看這些。」他指著一大叢杜鵑花問我：「你看到這些花了吧？」

「是的，我看到了。」我企圖去了解他的意思。

「我可憐你，」他說：「我可憐你們全體。」

我還是不明白他這話的意思何在。

4月24日

我們按照原訂計畫到了耶路撒冷。我們還有兩個星期的行程。除了薩姆和李醫生，大家都感到厭倦了，都恨不得把行程縮短，就此回太空去。我們都懶得出去走動，大多數人寧願留在船艙裡看書。我是這次旅行團的領隊，我一面聽大家抱怨，一面很堅定耐心地跟他們解釋：我們必須一切按照原訂計畫行事，行程是不可更改的。事實上，我自己的心情跟他們一樣，早飛回太空的家裡了。

在這裡看到的別處都見過了。沒有任何事物還能引起我們的興趣。地球上的事物都大同小異，這裡的一切像是別處的翻版，或許這裡的是原件，別處才是翻版，總之都一樣乏味。薩姆對我們的態度困惑不解。他用責備的口氣說我們的表現令他沮喪。我還是不能領會他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4月26日

一切仍舊沒什麼兩樣。我們現在身在西安了。這裡以前是中國的一座城市，歷史的記載中說它在古老古老以前曾經十分輝煌。我下了很大的決心才強迫自己步出太空船到各處去走走。

發生了一件異常的事。李醫生自殺身亡了！我說的異常不是指他自殺，而是指他留下了遺書。我聽說過有遺書這麼一回事，但絕沒想到會眞的碰上。據說很久以前人們自殺時會留下遺書。我想那不外是因爲那時候自殺是一件罕見的舉動，所以要留書加以說明吧。李醫生的遺書很令人困惑，一共只有兩句。第一句是：近鄉情怯。第二句則是要我們帶回他的遺體。第一句說什麼我們根本不得要領。第二句我們則覺得反常，死了就死了，就完事了，遺體爲什麼還要我們帶回去呢？

「東方就是東方，神秘的中國人！」薩姆自言自語。

甘地醫生對李醫生的自殺十分自責，他說李醫生的身體雖不及薩姆，但再活一個多世紀絕無問題。甘地醫生怪自己把注意力全放在薩姆身上，竟忘了李醫生也是地球上誕生的第一代太空移民。

我們檢查李醫生的身分證，赫然發現他的出生地那一欄裡填寫的是：中國陝西西安。李醫生的旅行日誌中記滿了薩姆的一舉一動，每一段描述之後都附加了一句：「於我心有戚戚焉」。

李醫生的自殺提醒了我這個身為領隊的，我仔細查閱了我們這一行諸人的證件，還好再沒有誰是地球出生的了。

大多數地球出生的第一代移民，都在前幾十年一一自殺身亡。他們死時身體狀況都很好，調查研究的報告說他們都是死於一種精神恍惚的症狀，心理學家稱之為「鄉愁症候群」。

我身上出現一塊塊紅斑，微微發燙，觸碰到就令我痛得想大叫一聲。薩姆說這是太陽曬的，不要緊，過幾天就好了。他說以前人類在地球上生活時常常發生各種病痛，比較之下這實在算不了什麼。但是我們在太空生長的人從來不知什麼是「痛」，至於「病」也只是聽說過而已。薩姆也曬出了紅斑，但是他全不在乎。我想也許我們身體中的基因構造不太同吧。其他諸人因為早就不愛出外走動，大半時間都待在船艙，所以都不曾有什麼問題。

5月4日

薩姆說的果然不錯，我身上的紅斑漸漸消失，那種燙痛的感覺也隨之而去。我的頭腦開始恢復正常的功能。我在皮膚感到燙痛的那幾天，腦子裡昏昏沈沈，現在我對那幾天所說的話做的事都不大記得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這種記憶模糊的感覺，略為令我有點害怕。甘地醫生對我這異常現象很關注，仔細詢問了我許多問題，認為是一種偶現的返祖病症新例。

不知是出於什麼心理，我把自己這種奇特的感覺向薩姆傾訴了。我隱約覺得他對這方面有所了解。

「這是你動了感情。」他說。

我將信將疑。他說人類活在地球上時，身體上的疼痛和情感上的痛苦都是極普遍之事。人類大遷移到太空，為了適應新的環境，加速發展科學控制一切，把令人痛苦的感覺都消除了，重建了一套社會倫理叫作快樂即文化，提倡快樂的單一現象。並且將記憶力發展到完善的地步。像我們記旅行日誌不是為了自己，而是提供作為學術研究之用。我們自己的一切從出生以來都清清楚楚記在腦子裡。但是也就是這記憶力的完善，留下了唯一隱性的後遺症，那就是「鄉愁症候群」。

「不過，這個鄉愁症候群也就是到我們這一代為止。不會再在你們身上發著了。」薩姆說，語氣裡帶著令我不解的遺憾。

我們的行程繼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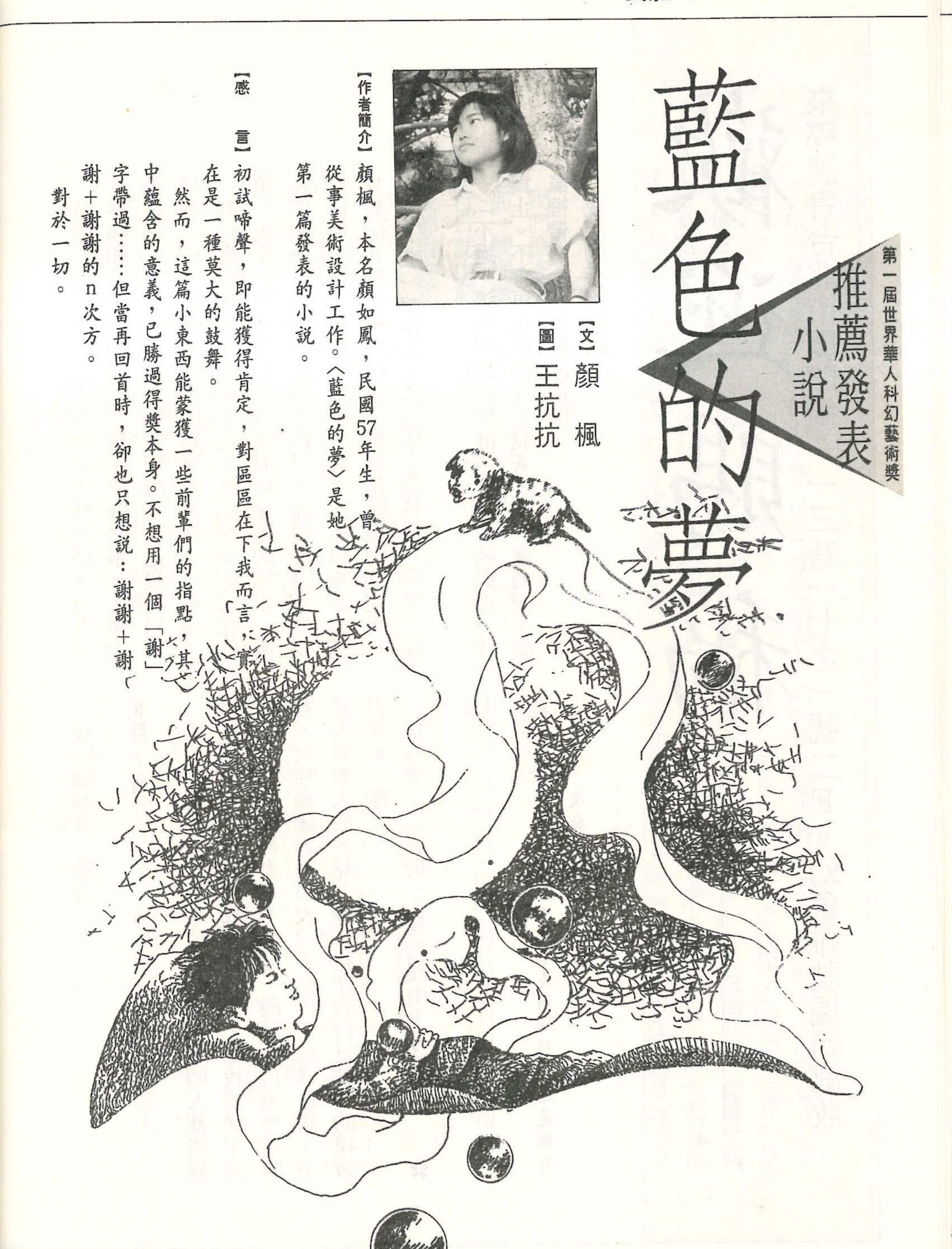
我經驗過了「感情」。

5月7日

這天傍晚我們告別地球回航。全隊的人都將旅行日誌交了出來。出我意料的是，像我這樣生長在太空的一代都表示不妨過一段時間再來地球看看，而唯獨薩姆堅決表示不必再作地球之旅。不管大多數人的意見怎樣，我在旅行日誌中的建議和薩姆一樣。

我經驗了「感情」。我的理由十分清楚。✻

【作者簡介】龍沛，詩人，現居美國紐約；這是她首次發表的科幻小說。



藍色的夢

第一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
推薦發表小說

【文】顏楓
【圖】王抗抗

【作者簡介】顏楓，本名顏如鳳，民國57年生，曾從事美術設計工作。〈藍色的夢〉是她第一篇發表的小說。

【感　言】初試啼聲，即能獲得肯定，對區區在下我而言，實在是一種莫大的鼓舞。

然而，這篇小東西能蒙獲一些前輩們的指點，其中蘊含的意義，已勝過得獎本身。不想用一個「謝」字帶過……但當再回首時，卻也只想說：謝謝＋謝謝＋謝謝的n次方。

對於一切。

「糟了！A7背負使命到32號星球去偵測，與本部失去了聯絡。」

「那我們該如何搜尋才好？」

兩個白色扁圓體飄浮在空中，圓體前方有三粒圓點，不時閃爍著藍色的光芒，兩側伸出細如針管柔如髮絲的東西，對著前面的螢光屏，兩條細線忙碌地在鍵盤上按動，不時發出「滴滴」的聲響。其中一個圓體歎了口氣，說：

「大概是我們的思想體不能左右32號星球上的生物，或是A7的訊息傳達不回本部……」

「那再派B4去支援好了！」

「不！」看似領導者的圓體幽幽閃著藍色的光束：「我們不宜輕舉妄動，不妨再靜觀其變吧！」

●

明山是一個八歲的男孩，今天放學回家的時候，他看到街邊有一隻狗，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懶洋洋地蹲在角落裡，眼光中透出幾絲乞憐的味道，他馬上從書包拿出早上吃剩的麵包，掰成兩半放在牠嘴邊，牠立即狼吞虎嚥起來。明山笑了，拍拍牠灰蒙蒙的小腦袋，說：「可憐的小傢伙！你一定餓慘了，是不是？」

明山看了看牠，背上書包準備走了，不料，狗兒認起主人來，緊跟在後，走了一大段路，明山屢屢回頭，眼看家門在望，他只好停住脚步，回頭對著狗兒說：「喂！小東西，別再跟了！你又臭又髒，媽媽不會喜歡的。」

但牠仍跟了上來。到了家門口，按了鈴，媽媽出來開門，驚訝地說：「咦？小狗從哪兒來的？」

「牠……自己跟來的！」明山低下了頭，希望媽媽說可以收留狗狗，因爲他實在很想養一條狗。但是媽媽什麼也沒說，只叫他進屋洗手準備吃飯了。他低著頭走進屋子，還回頭看了狗狗一眼，後者正用無辜的神情望著他。

坐在飯桌前看著滿桌的佳餚美食，他居然沒有胃口。要是平時，早「五虎下山」了！突然窗外雷聲大作，他跳了起來，看著雨點淅淅瀝瀝地灑落，轉瞬變成傾盆大雨，他著急起來，想著門口的狗狗，牠大概躲雨去了吧？急歸急，也只有嘟著嘴悶悶不樂地坐下來。

媽媽端了碗蛋花湯放在餐桌上，瞄了他一眼：

「明山呀！怎麼了？」

這時明山的爸爸陳達文由公司回家了，他一進門就問道：「奇怪，咱們家門口怎麼有一隻小狗呢？全身都濕了，好可憐哦。」

明山奔向他：「爸爸！那隻小狗狗還在嗎？」

達文摸摸他的頭：「我的寶貝蛋，你認得那隻狗哇？」

明山轉過頭來，眉心都打結了：「媽，小狗狗雖然很髒很臭，可是我會照顧牠的！現在外面那麼冷，牠一定會生病的，可不可以先把牠抱進來？」

達文清了清嗓子：「小蓁呀！我看……孩子一個人也挺孤單的，不如……」

「不如把牠抱進來洗個澡吧！」小蓁捏了捏明山的臉：「免得牠凍著了。還不快去！」

明山睜大眼睛歡呼一聲，馬上抱了又濕又發抖的小東西進來往浴室衝。小蓁喊了他一聲，叫他別弄濕了自己。達文溫和地、帶笑意地瞅著妻子：「小蓁呀！明山就跟小時候的我一樣，那時我愛鳥成癡，整天都忙著餵鳥。」

小蓁挑了挑眉：「哦？現在呢？」

「現在？」他的笑意更深了：「現在當然是愛妳成癡囉！」說完摟住了她的腰不放，她嗔笑地輕打他的手臂。他嘆了一口氣：「我還記得那時候，有一隻小十姐妹死了，我哭了好幾天，幾乎是茶不思飯不想，後來便把所有的鳥送人了！」

小蓁瞅著他：「眞有那麼難過？」

達文陰鬱地點點頭：「眞有這麼難過。所以，我很難想像萬一有一天失去了妳跟明山，我會怎樣？」

小蓁渾身起了一陣顫慄：「爲什麼忽然間這麼說？多不吉祥！」

他輕撫妻子姣好的面龐：「因爲妳給我的一切太美好，我怕太美好的東西會遭天忌，很快老天爺便會派人來收回去了！」

她神色不安地拂開丈夫的手：「瞧你！都二十世紀了，還說這種話。迷信！」

「我想……」他從後面抱住了她，嗅了嗅她的髮香：「我是太愛妳了！」

小蓁凄凄迷迷地望著窗外，雨下得這麼大，天上的星星都隱沒了吧……她陷入了一陣迷思，抖落睫毛上凝聚的淚滴：「達文，如果有一天……」

「媽！快來看！小狗狗好漂亮哦！」

她回過頭來，那小東西洗盡塵埃後，正站在浴巾上甩去殘餘的水珠，的確漂亮非凡。她強自掛上了一抹微笑：「好了！我的大少爺、小少爺，可以吃飯了吧？菜都涼了！」

「媽！」明山的眼睛發亮著：「妳看小狗狗是不是變漂亮了？原來牠是純白色的吔！」

她慈愛地望著明山：「對！漂亮極了！請問我們家新來的漂亮的小小少爺，叫什麼名字呀？」

「唔！牠叫……」明山歪著頭想了半天，眼珠轉了好幾圈才直視母親，鄭重地宣布：「牠叫小白！」

小白的確惹人憐愛，每晚明山要抱著牠才肯睡覺，放學回來要先看過牠、親過牠才肯吃飯。假日帶牠去踏青，牠會跟蝴蝶玩躲貓貓，或把它當成假想敵，對著它又撲又吠。牠還會撒嬌地親他們的臉，把每個人的臉上舔滿了口水才甘心，逗得全家開心大笑。

這個週日，他們到離家不遠的公園烤了一下午肉，黃昏時分一家大小提著大包小包踏上歸途，小白在前面快樂地帶路，小小肥胖的身子又喘又叫的。驀然，巷口衝出一輛轎車，說時遲那時快，小白只來得及低嗚一聲，就倒在地上。轎車打橫停住，司機探頭一看，發現只是一隻小白狗，便不當一回事踩了油門飛馳而去。明山狂喊一聲，但小白動也不動了！

達文連忙抱起小白衝回家去。進了家門後，明山一直守在氣息毫無的小白身邊，小蓁苦勸著兒子，哄他吃、哄他睡，但他只是蹲在小白的前面哭，不肯相信小白已經死了。他一個勁兒地哭鬧，小蓁拗不過，拉開了兒子：「明山，乖！小白只是撞得太重了，一下子醒不過來。明天媽媽帶牠去看醫生，放學後，你就可以和牠玩了。」

明山紅著眼睛：「眞的嗎？可不可以現在就去看醫生呢？小白現在一定很痛。」

「不行！」小蓁說：「今天是星期天，又是晚上了，醫院現在都關門了。媽媽答應你，明天一定帶小白去看醫生。不過你要先去休息，不許再哭了！不然，不帶小白去看病了哦！」

他立即擦掉了眼淚：「好！我們打勾勾，妳不可以黃牛哦！」

「好。」小蓁微笑著，終於安頓了兒子。夜晚，

達文躺在她的身邊：「明天妳要如何跟明山說呢？」

「放心吧！明天我去狗店買一隻跟小白一模一樣的狗，再哄哄他就行了！」

達文親親她的鼻子，笑罵道：「妳這鬼靈精！」

這天晚上，明山做了一個夢。

一個純藍色的夢。

夢境中有許多藍色系的光點在閃爍著，卻一點兒都不刺眼。那些大大小小的圓點飛來飛去，還拖著兩條長長的尾巴呢！……

朦朦朧朧中，明山睜開眼睛，發現天色已大亮，他覺得剛才的夢眞是既新奇又有趣！不過起床後，他便把這個夢忘得一乾二淨，只是急著要去看小白，但媽媽止住了他，說小白還在沈睡，叫他快快吃了早餐去上學，等下媽媽自會帶小白去看醫生。

在學校裡，明山一心掛念著小白，根本沒心聽課，覺得背什麼九九乘法表眞是頂無聊的事，這種無聊的事也只有大人做得出來！他想。

一放學，明山就三步併作兩步跑回家了！走進巷子，果眞遠遠地看見小白搖著尾巴撲上來，對著他又吼又叫，他開心極了！跑回家扔掉了書包：「哇，媽媽妳看！小白眞的好了耶！」

小萋也笑著。

晚上，達文在庭院裡對明山說：「明山，你已經八歲了，該懂事囉！要知道這只是一隻跟小白很像的狗，不是眞的小白，小白已經死了！」

「才不呢！爸爸，這是眞的小白，小白沒死，牠只是受傷了。現在已經好了！」

達文愛憐地看看兒子，嚥下了心頭要說的話：「好，牠是眞的小白。不過，等你長大了就會知道生命中有許多事是無可奈何的。」

「牠本來就是眞的小白嘛！」明山又咕噥了一句。他得意地想，只有他知道小白的右前脚有一塊禿掉的疤痕，本來他也以爲媽媽會拿一隻別的小狗來騙他，不過，獸醫伯伯畢竟醫好了小白。他心中一樂，丟了一根骨頭到庭院的前方，小白又叫又跳地朝著骨頭落下的地方奔去。他快樂地拍起手來：「小白，好棒哦！你是超級靈犬！」

●

本部屏幕上的色彩明滅不定地閃爍著，一個圓體飄過來，按下三個鍵：「報告首領，Ａ７有訊息傳回來了！訊息顯示他目前正在32號星球中北半球的一個環海島嶼上。」

「糟了，不好！」首領立即飄移過來，盯著螢光屏。

「首領，是Ａ７有了危險嗎？」

「依照訊息的頻率，Ａ７目前附著在32號星的生物體上。但是，此生物體我們所知甚少，可能是雙方腦波不同，Ａ７並未主宰成功，可能無法直接由腦電波傳達命令給32號星體上的最高生物群。」

「要叫Ａ７回來嗎？」

「當然要。」首領說：「叫Ｂ４去找，一定要帶Ａ７回來。無法控制其他星球的生物，卻強行發出思想光束是很危險的！如果強行發出三次光束，Ａ７便會在32號星球上煙消雲散了。」

「Ａ７不知道嗎？」

「廢話！我們這麼有智慧的生物，從來沒遇過無法征服的星球。看來，對32號星球上的生物還要多研究研究，先把Ａ７帶回來吧！我可不想損失這員大將呢！」

●

今夜，月明星稀。

陳達文剛趕完了一張設計稿，下意識看看錶，已經十一點多了。很少這麼晚回家的，公司的人都笑說是小萋馴夫有方，收得他服服貼貼地，他每次只微笑不答，羨煞了不少同事。

眞是太晚了，好在他中午出去吃飯時，心血來潮在路邊買了一束花，是兩枝天堂鳥襯了許多滿天星，正好可以當作向小萋賠罪的禮物。他一手拿著花，另一隻手上還提著明山天天吵著要的聖戰士，沿著街道右轉，幾乎跟一個與他一般高的人撞個滿懷，他立即往後退，隨即聞到一股腐臭的酒味，下意識地皺緊了眉頭，帶點嫌惡地掩鼻，打算從旁快速走過。不料，那喝得爛醉的陌生人一把揪住他的前襟，他一驚，整束花散落一地。對方卻用鼻子貼著他的臉，滿口酒味地說：「怎麼？你看老子不順眼？擋老子的路？」

「操你媽！」不知從哪兒冒出了三、四個人，有的手上還拿著未喝乾的米酒瓶，搖搖晃晃、歪

歪斜斜地圍將上來。

陳達文被眼前的景象弄得又驚又怒，一把揮掉那人的手，叫道：「你們講不講理？」

「幹！說我們不講理？上！」其中一個一使勁，把酒瓶往牆上一敲，手中握著瓶口的一端，揚著碎裂的一端一步一步逼近陳達文。其餘的人似乎興奮起來。達文嗅出了空氣中不尋常的氣息，暗叫一聲不妙，腦海中閃過幾個念頭，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走為上策。但，來不及了！他們已圍攏過來，左一拳右一腿，他根本毫無還手的機會，彎下了身子，一陣天昏地暗，疼痛與暈眩的感覺征服了他。當一隻玻璃瓶刺入他胸膛的時候，他感到一陣錐心的痛，隨即倒臥在血泊中，昏迷之前最後一個念頭是：小菱，難道這是我的世界末日？哦！小菱！

小菱在急診室外著急地踱步，自從醫院打電話通知她後，已足足過去了四小時。她悽惶地想道：為什麼人類那麼落後呢？本部的生物是從不生病的。但是，她在來到地球之後，卻偏偏愛上一個地球人，甚至與他繁衍了後代。有時，她也想過要回去，首領是很看重她的。而有時她又希望永遠留在地球算了！反正她也迷失了回家的路，與本部聯繫的電波頻率又無法由人腦發射，只怪當初不該任意佔用地球人的軀體。但是，她也不是強行佔用的啊！誰叫她恰巧看到了一起車禍，而那名女子當場便摔下山溝立刻死了，她便進入了她的身體。沒想到整個思想光束被人體牽制住，再也離不開，而電波亦發射不出去，只好一日復一日扮演地球人下去，直到遇見達文……

一位醫生由急診室疾步走出，小菱立刻迎上去：

「許醫生，達文他……」

「陳太太，情況很危急，我也不瞞妳，陳達文肺部發現破了三個洞，氧氣根本灌不進去，現在……」

「求求你，行行好，讓我進去陪他！」小菱懇求著。

「陳太太，我還忙著救人哪，您還是歇會兒吧！」說完頭也不回地走了。

小菱心中一陣氣血翻湧，淚珠成串地滾落下來，由鼻裡吸進一口氣，喃喃自語著：「我能用同樣的方法救小白，為什麼不能救我自己的丈夫呢？」

她很快為自己弄來了一套護士制服，混入急診室裡了。

這天晚上，明山又做了一個純藍色的夢。

這次比第一次要清晰多了！還看到了深深淺淺不同的藍色條紋，像絲絨一般並排著。條紋上還有薄薄一層紗籠罩著，乍看之下美麗異常。後來，藍色絲絨愈來愈模糊，分不清一道道條紋了，接著，他看清楚了：那是一個球體，比他買過的任何一顆彩球都來得漂亮呢！

翌日，小白舔醒了他，他揉揉眼睛說：「小白，夢裡的球好漂亮哦！我如果有這樣一顆球，一定叫媽媽用蝴蝶結綁起來，才捨不得拿來玩呢！」

小白低吠一聲，明山笑了：「當然，有蝴蝶結的話，先拿來給你用，好讓你現一下！」

小菱坐在病床前削蘋果，蘋果皮一圈圈地脫離果肉，卻不曾斷落。

「小菱，我以為再也看不見妳了！連醫生都說我能康復是奇蹟呢！」

她抿嘴笑了：「禍害遺千年嘛！你這把賤骨頭，閻王爺還不要呢！」

他一把握住了她的手：「小菱！如果我死了，妳會怎麼樣？」

她正眼瞅他好一會兒，又好氣又好笑，似嗔還嬌地：「都老夫老妻了，還問這個！」

「小菱，妳瘦了。妳還是快回去休息吧！眼眶都黑了呢！明山也快放學了，這幾天沒看到這小淘氣還真有些不習慣。」

「好！好！別趕人，你吃完這個蘋果我就回去。」她遞給他蘋果，抬眼望向窗外的夕陽，驀然，一個熟悉的六角形飛行體映入眼簾，她臉色霎時雪白，那飛碟一閃即逝，她整個人都僵住了。

「怎麼了？」達文狐疑地看看她：「妳是不是不舒服？累壞了嗎？」

「沒有，不是，別亂猜！只是，我想……」她語重心長地吁出一口氣：「我該『回家』了！」

小菱簡略地收拾好臥房，拿了床單向客廳走去，本欲泡在浴室的洗衣機中，不料，一踏進客

廳，便看見吊燈旁有一扁圓體，正閃著藍色的幽光。她一驚，將床單拋入沙發裡，喊了一聲：「Ｂ４，是你！」

Ｂ４前方的三粒小圓點又同時閃了一次淡藍：「很好！Ａ７，妳失去聯絡很久了，我還以爲妳不認得我了！」

「本部還好吧？」她心裡七上八下。

「很好。首領很掛念妳，妳快隨我回去吧！」

小萎低下頭：「我已經變成了地球人，該怎麼回去呢？」

「這個妳不用煩惱，只要妳上了飛船，回本部之後，首領自然會想辦法。妳對地球根本一無所知，妳知道妳差一點就消失在地球上了嗎？」

「什麼？」她驚惶地問：「怎麼會？」

Ｂ４繞了天花板一圈：「妳是不是使用了兩次集中光束，對著地球的生物發射自己的能源？」

「啊？」她瞪大了眼睛：「你怎麼知道？」

「因爲本部截獲了妳的訊號，才能肯定妳仍生存在32號星球上。不過，妳絕不能再使用任何能力了。因爲妳的思想光束若三次藉由他種生物發射出去，妳所棲息的寄居體將無法承擔三次轉換壓力，而妳的腦電波亦將受形體之累而消散，再也不能回本部了！」

她愣了半晌，想起第一次全神貫注救小白的情景，當時她壓根沒有想那麼多，只是好奇地想知道自己雖被形體限制住了，但集中意志起來，是否還能有些許作爲？她畢竟做到了，否則達文早就……呵！達文，今天是他出院的日子……

「好了，快走吧！我們的飛船藏在附近的公園裡，詳情等回到本部再說。我知道妳在32號星球上有地球人所謂的丈夫和孩子。我查過了，妳的丈夫在醫院裡，孩子跟著老師去海邊玩，趁他們不在，還是快走吧！」

小萎跌坐在沙發上，整個身體陷入沙發的柔軟深處，冷汗一粒粒沁出：「不！Ｂ４，你不明白，在地球上我已待了十幾年，我不可能一下子之間就跟你回去……」

Ｂ４冷酷的聲音傳出：「妳是說，妳要留下來？妳要辜負首領栽培妳的苦心？」

「不！不是！我只是很迷惑，不知該選擇哪個家？」

「Ａ７！妳必須搞清楚，妳只有一個家，妳根本不是地球人，如果妳的丈夫知道了，他還能跟你長相廝守嗎？」

「哦！」她發出一聲低喊，眼淚奪眶而出：「別逼我！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別三心兩意了！現在就回本部吧！」

「不！先讓我到醫院看看達文再說，求求你！」她一個箭步飛也似地拉開大門，大門外，陳達文正斜靠著牆壁，臉色慘白，嘴角抽搐著，眼神定定地望向她。

小萎怔了好一會兒：「你……」

「我都聽見了！」達文的聲音乾澀：「妳沒有到醫院接我，我就自己回來了。」

他的神色陌生陰冷，早已失掉了昨日的溫煦笑意。小萎一時凍住了話語。達文看著Ｂ４，隨即緊箍著小萎的雙臂，啞著嗓子說：「妳要離開我，變成那種東西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他搖撼著她，既猛烈又無力。

小萎軟弱地靠著他：「達文，我本來就是那種東西呀！你所愛的只是一個外星人罷了！」

「我知道。外星……太太！」他點點頭：「我只想問妳，妳有沒有一點愛我？」

她立即摟緊了他：「當然愛！否則我不會那麼痛苦啊！」她淚如雨下。

「那麼，別走！爲我、爲明山，妳留下來吧！不管妳是誰，我們都可以白頭到老的。」

小萎的眼中霎時充滿光芒，她幾乎就要答應他了！而同時鈴聲大作，她嚇了一跳，以爲是門鈴，但不是，她拿起了電話聽筒。

「喂？是陳明山的家長嗎？我是他導師，陳明山戲水時不幸溺水，現在在天佑醫院，您可以馬上來嗎？」

她掛掉了電話，奪門而出。達文在後面追，而Ｂ４藍光一閃，也跟著去了。

當小萎看到明山時，明山四肢冰冷，已經沒有呼吸了。而小白在旁嗚嗚叫著，毛上全是細沙，同樣的濕淋淋。當所有的醫生都表示束手無策時，大家都呆住了。

這時，小萎將明山所有的同學和正在聲辯自己無罪的導師請了出去，達文正悲不可抑，Ｂ４由窗外滑進室內，一時相對無言。

「本部又傳來首領的指示。」Ｂ４的聲音聽來

不再冷漠無情了：「首領說：要我不計一切帶妳回去，若妳執意不肯同行，只好……」

小萋平靜地問：「只好怎樣？」

「首領說他不能平白將自己培訓的心血白白浪費掉，若妳不能再對他盡忠，首領說留妳無用，只好摧毀妳！」

小萋的鼻翼搧動著，嘴唇早已失去了血色：「首領一定要我回去，沒有別的選擇了嗎？」

「恐怕是的。」

小萋看著達文的背影，一夕之間，連遭巨變，他的身影似乎憔悴了許多，她淚流滿面：「要他一天之內喪失妻子與孩子，實在是太殘忍了！天啊！」

她跪在達文面前，伸手環抱著丈夫，他立刻抱緊了她，她感到他的淚滑過自己的頸項，渾身一顫，十多年來，達文從不哭泣的，他總是說：「男兒有淚不輕彈。」而今，他受著怎樣一分煎熬呢？她的心緊縮起來。

她在他耳邊幽幽地說：「我可以救小白、救你，為什麼不能再救我的兒子呢？」

達文聞言大驚，B4連忙制止：「A7，妳知道妳會煙消雲散的嗎？」

然而，已經來不及了！小萋將明山的手放在自己的額上，全身散發出一種藍色的螢光，亮得讓達文看不清楚。她覺得自己在旋轉，感到全身的每個細胞都在壓迫她，她仍盡力集中自己全部的思想：要救明山！要救明山！思想散發的光束擠壓著她的軀體，而她的軀體又抗衡著她的力量，她漸感目眩神馳、天旋地轉……她咬牙苦撐，一定要救回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我甘心煙消雲散的。

達文只感到藍色光芒越來越強烈，強烈到幾乎泛白，他緊閉雙眼仍感到那灼熱的光芒不斷增強，有一段時間，他幾乎以為他瞎了！隨即，所有光芒散盡，一切都回歸平淡。光線也黯淡下來。

當他再度能夠睜開眼睛時，沒有藍光、沒有B4、更沒有小萋了！他呆立著，文風不動，宛如一座雕像。

明山三度夢到了純藍色的夢。

這次，夢中到處都是藍色的星斗在飛躍，那顆漂亮的球也在。只是，他彷彿乘坐了一艘太空船，

視野中盡是美麗的星球一顆接一顆地劃過頭頂，而星星除外，只剩靛藍色的帷幕籠罩著，但他一點也不害怕，因為媽媽在他身邊呀！

媽媽指著好多星星教他認識：「看，這是土星，有環的那顆，再來是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後來又飛過了不知道多少星球，就出現了那顆非凡的球了！媽媽指著那顆球，說：「小寶貝，媽媽就要住在那裡面了，不能再陪你跟小白玩。等你長大了，像爸爸那麼大的時候，媽媽再帶你來玩，好不好？」

他瞪大了眼睛，以後我也可以來？那多棒呀！他立刻就答應媽媽了。但，他以為媽媽會很高興的，卻有顆淚珠悄悄滾落她的臉頰，不過，他想，連媽媽的淚珠都那麼美麗，那媽媽真的是到美麗極了的星球去旅行了！

明山睜開眼睛，看到了爸爸，後者正苦惱著無法解釋的痛楚。明山幽幽地問：「爸爸，還要多久我才可以長得和你一樣大？」

達文疑惑地說：「幹什麼這樣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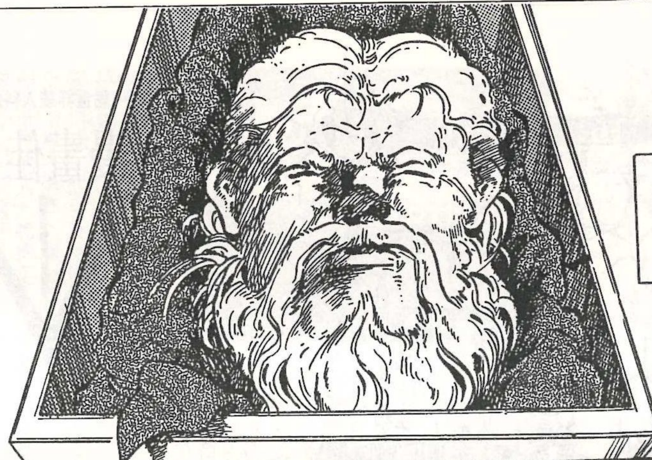
明山笑了起來，天真地、憧憬似地回答：「這樣我才可以快點見到在藍球上旅遊的媽媽呀！她有一顆全世界最漂亮的球，真的不蓋你喲！比小毛的回力球還漂亮呢！我要快快長大，等我和你一樣大的時候，你要提醒我一聲哦！要不然媽媽會等不到我的。來！我們來打勾勾。大拇哥、二拇弟、三阿姐、四小弟、五小妞妞……」✻

〈藍色的夢〉評

〔文〕張系國

外星人來到地球，因著種種原因喪失回去外星的意願或者能力……這類的科幻故事不少。〈藍色的夢〉從「愛」的角度取材，可以說是具有人類「溫情主義」的科幻小說。但是這篇小說有幾個缺失，不能不指出來。第一，外星人如何嚐到「愛」的滋味，並未仔細說明。小說既然以「愛」為主題，這無疑是個大缺陷。如果外星人本來就懂得「愛」，則地球人的「愛」不應該會它產生致命的吸引力。其次，外星人為了孩子的愛犬、孩子、丈夫三次遇難，而必須三次動用神奇能力，未免太巧。無論是否寫科幻小說，都不宜有過多的巧合，使讀者無法置信。第三，外星人的造型既是飄浮空中的扁圓體，又擁有發射思想光束的能力，就不必使用鍵盤式螢光屏幕。類似的小疵甚多。作者的文筆尚嫌稚嫩，但初試啼聲便能寫出這樣清新的故事，值得鼓勵。✻


第一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
漫畫佳作
1
正史
刺客列傳・荊軻篇
[正史・部分轉載]
秦王政十九年(西元前二六五年)，
燕太子丹遣荊軻赴秦刺秦王，
秦王被刺死，秦大亂。
燕王遂佔咸陽。
後五年，燕滅六國，併天下，
太子丹即位，號始皇帝……
西元前二六五～二八二年
太史公　黃志湧編寫


秦叛將
樊於期


叛將！死得好！
死得好！哈哈哈哈！


荊軻，聽說你還帶了亢督的地圖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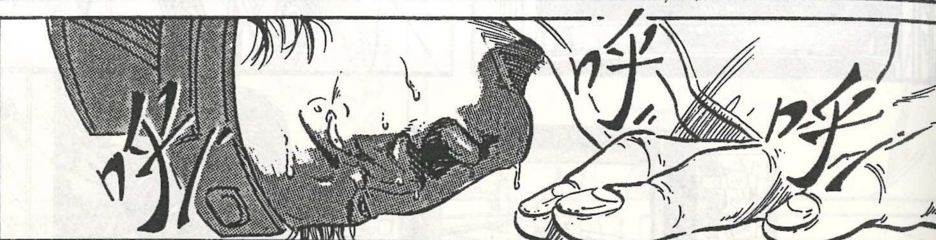

是！


好！呈上來！


遵旨！


秦舞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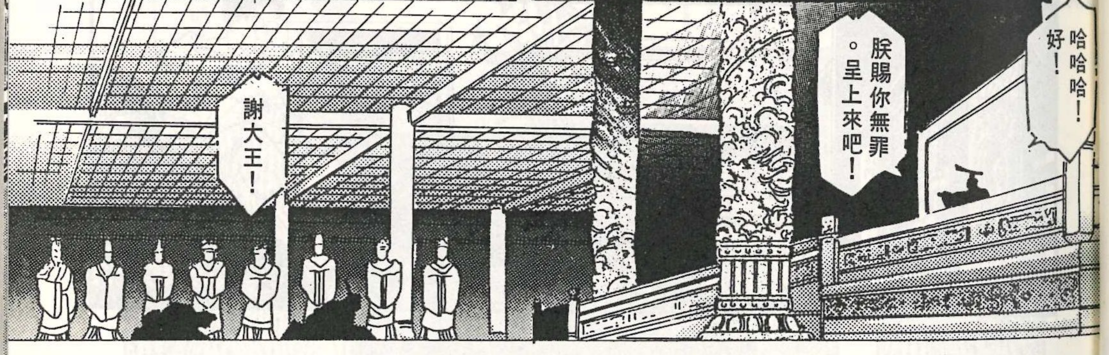



呼
呼
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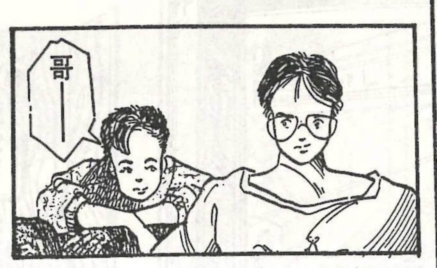

大王恕罪！副使秦舞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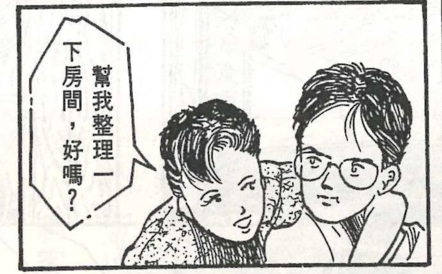

因懾於大王龍威而失禮，請大王恕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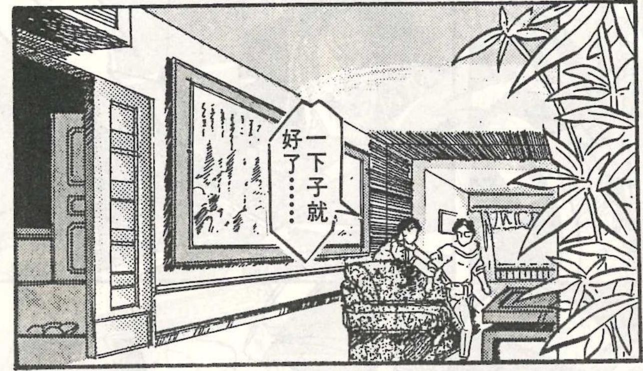

哈哈哈！好！
朕賜你無罪。呈上來吧！
謝大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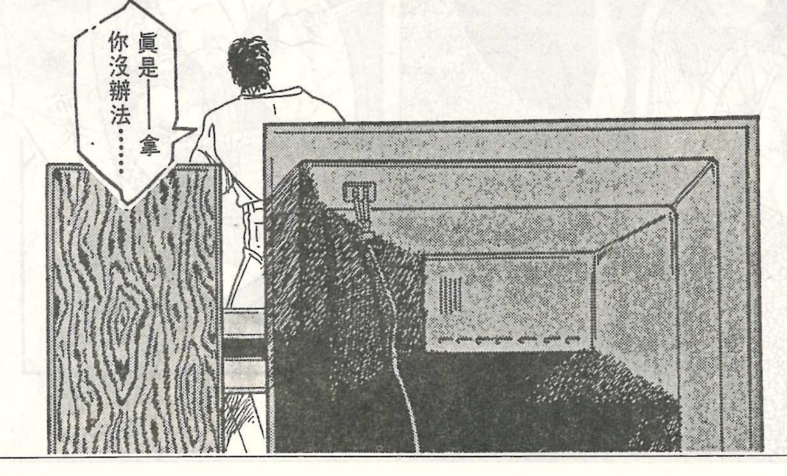

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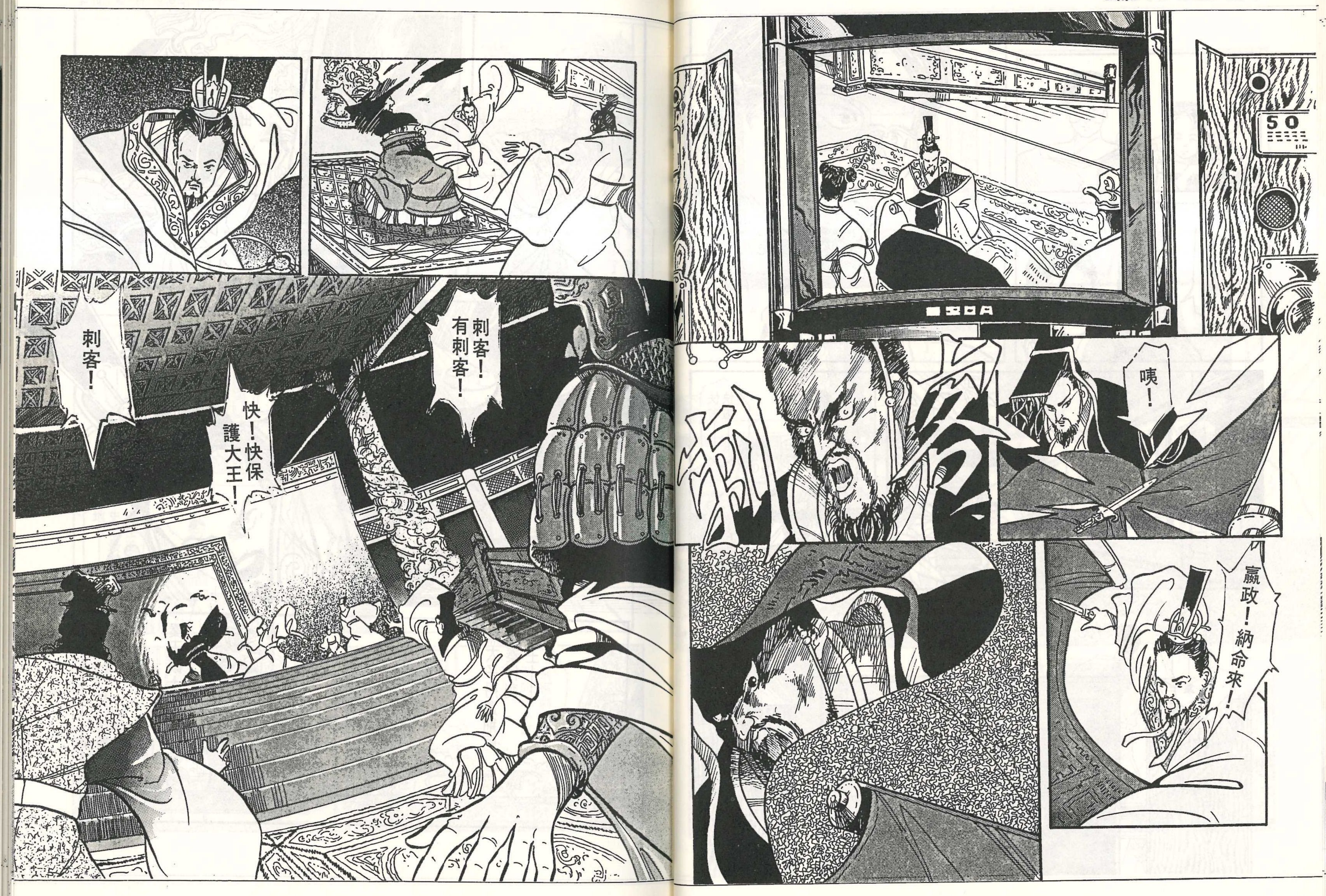

幫我整理一下房間，好嗎？


快啦快啦——


一下子就好了……




真是——拿你沒辦法……



咦！
刺客
嬴政！納命來！
有刺客！有刺客！
快！快保護大王！
刺客！


該死的劍！怎麼拔不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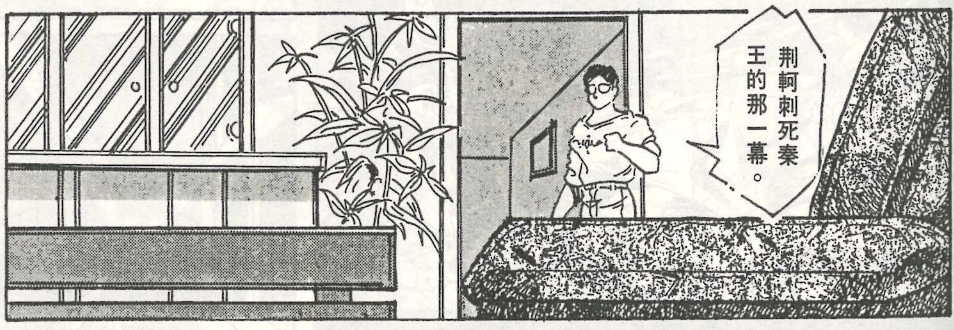

[正史・部分轉載]
秦王政十九年
燕太子丹遣荊軻赴秦行刺秦王——


妹！這樣可以了吧！
哥，謝謝啦！


我要回去看錄影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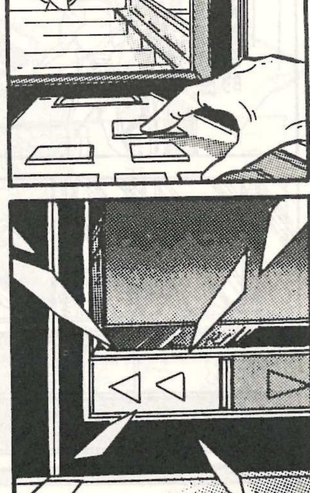

妳要不要看——


現在正演到歷史上最精彩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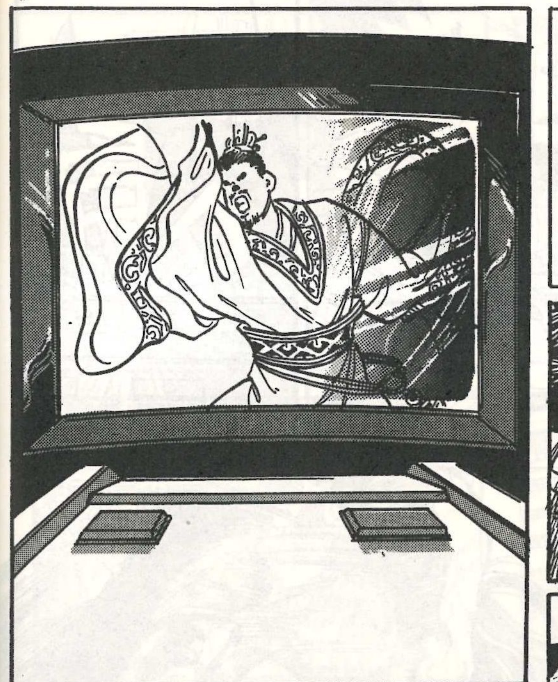

荊軻刺死秦王的那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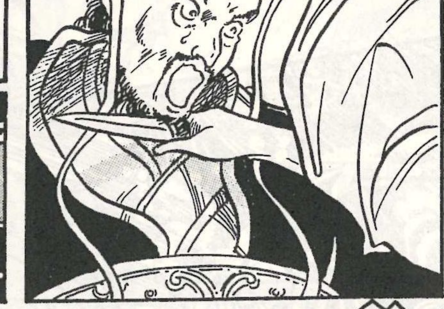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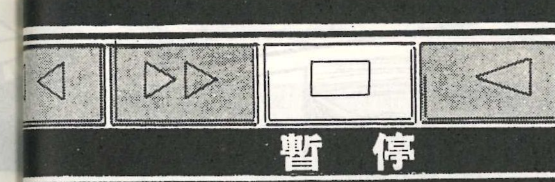
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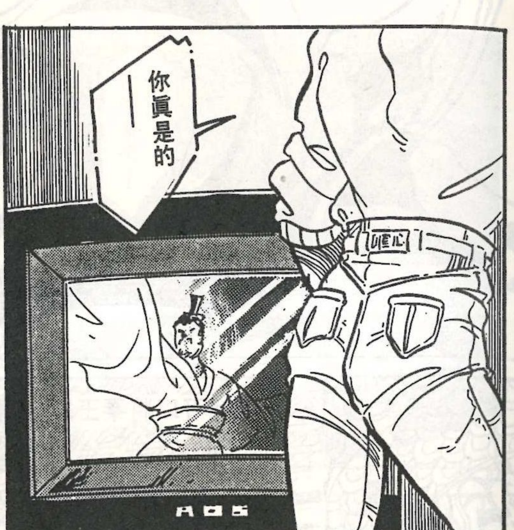





暫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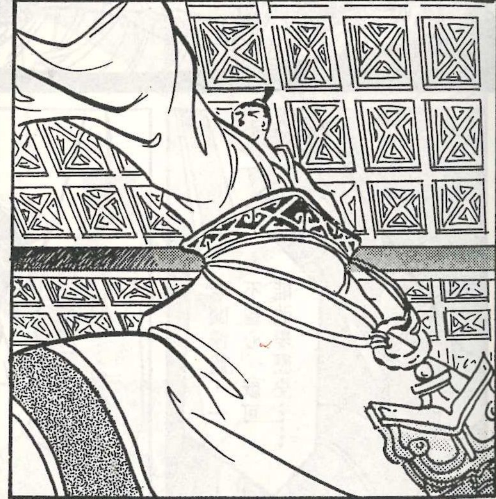

妹——你又幹嘛？
放心，我將錄影帶暫停了！


再幫我吊一下風鈴啦！
好吧！
等一下再接著看嘛！


你眞是的








爲什麼？


爲什麼？


我不能動了！


只要再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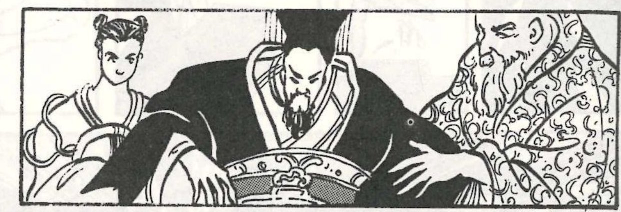

我就可以將秦王殺了啊！


哥，你在哪裡租的片子？
說來你一定不信——


是在一家古董店……對了，


老闆還說，一不留心，就可能改變歷史……


大王！你沒事吧？
大王！
大王！




放開！不用你們扶我！

妹！妳要不要看？現在正演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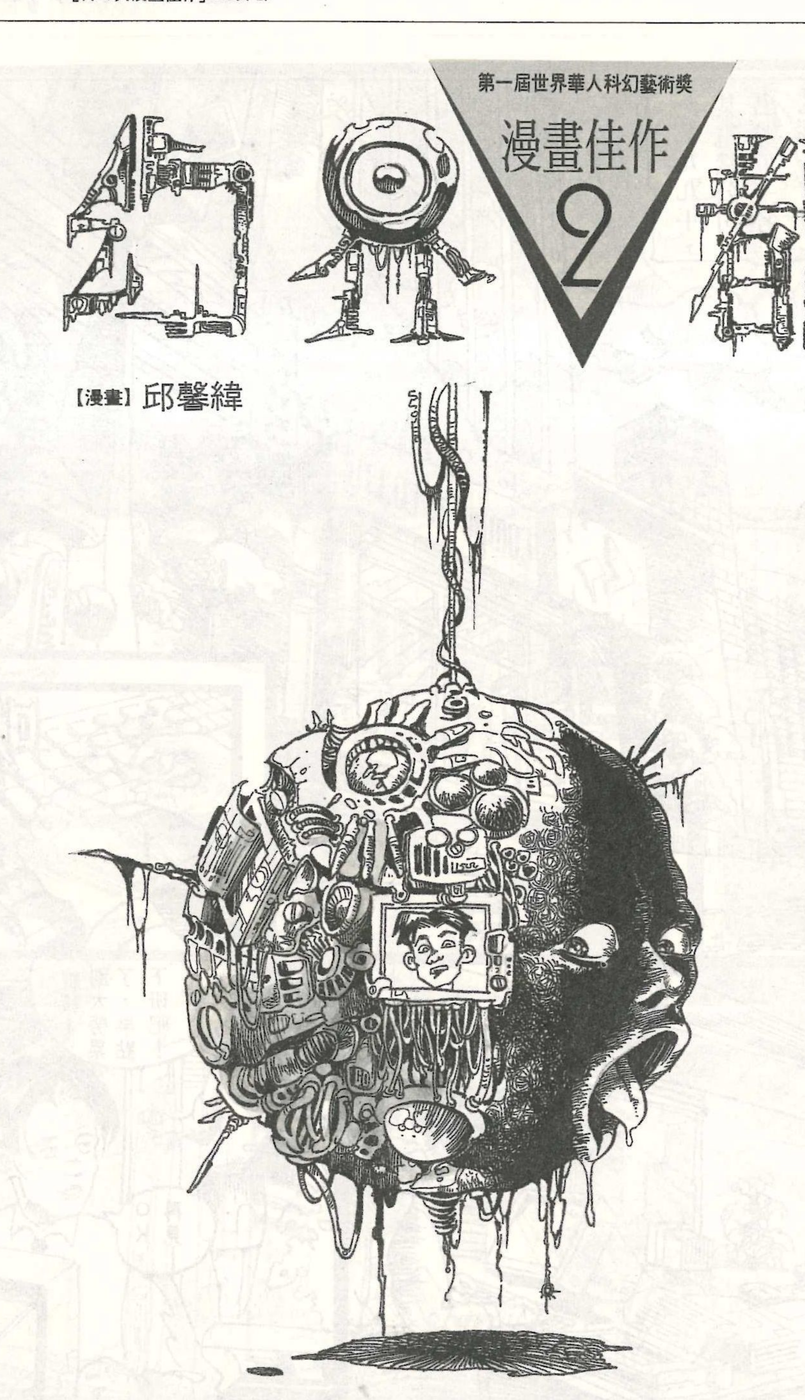
再生

咱

荊軻被秦王殺死的那一幕

荊軻

也許，你在無意中已改變了歷史……



第一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

漫畫佳作 2

幻界都

【漫畫】邱馨緯

一九九九年，某電腦公司出現了一名電腦奇才，正埋首設計程式……

Computer CO.,LTD.

軒轅！別太勞累了，早點下班吧！

OK！再見！

唉！差一點就成功了！

如果換個方式…對了，按下這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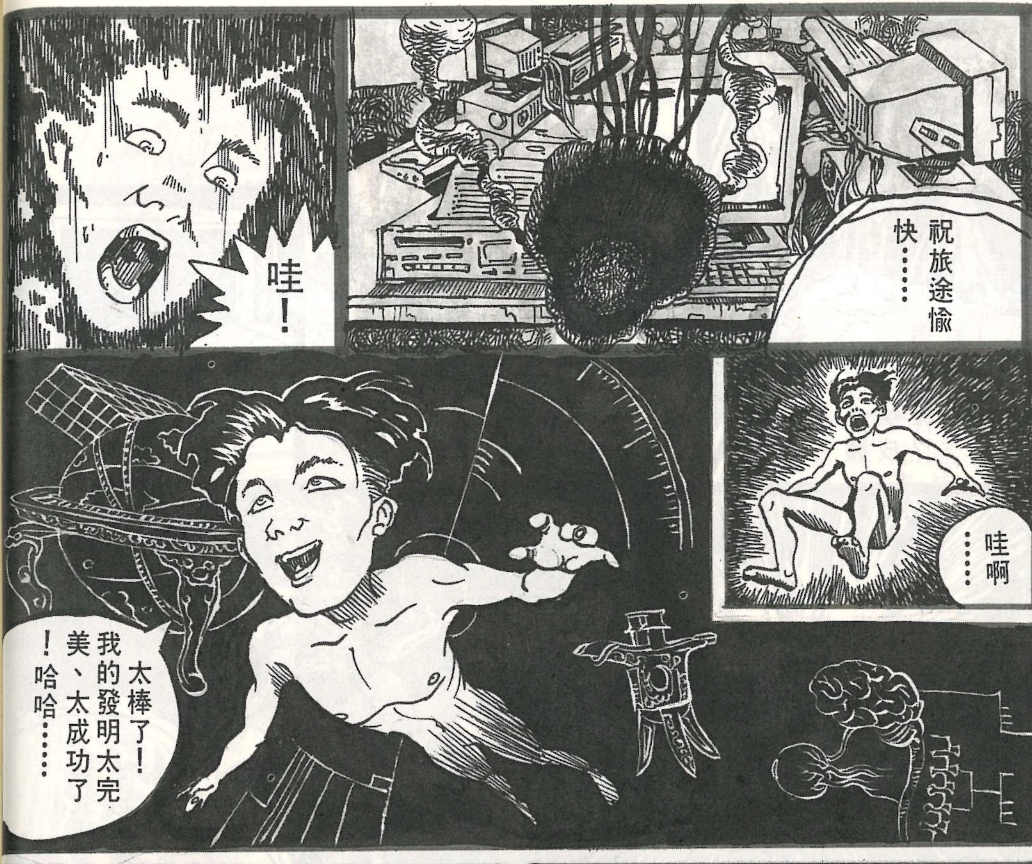
再試一次！

哈！

YOU GET 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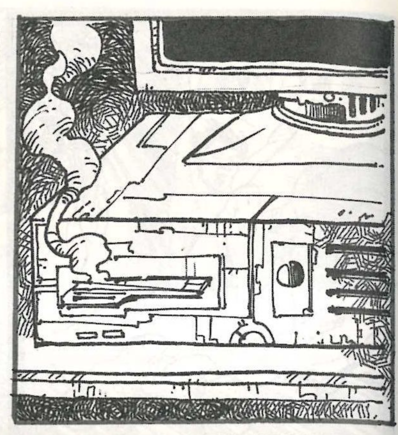
倒楣！今天被豬頭修理一頓！
算了吧！
程式設定完畢，此次實驗爲空間運輸轉換，首先請將分子離解機戴上，按下鍵⋯
就是嘛！
有錢，有啥了不起！

程式輸入。準備有機體分解。
我的身體怎麼變成這副德性!?
哇！
程式確定。開始轉換，請坐定。
轉換成功。等待新程式。
開舞會吧！
瞧！那兒怎麼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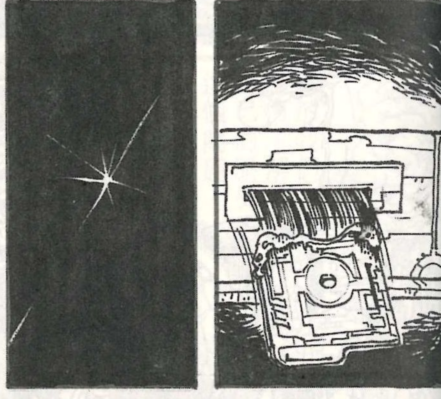

祝旅途愉快……
哇！
哇啊……
太棒了！我的發明太完美、太成功了！哈哈……


哈囉！你好嗎？哈！


我是隻小鳥，飛就飛……




完了！出口有問題，糟糕！




慘了！出口完全封死，出不去啦！




哇！……咦？


WELCOME!

WELCOME
哇!
啊!怎麼突然有這麼強的吸力?
呀!
我的天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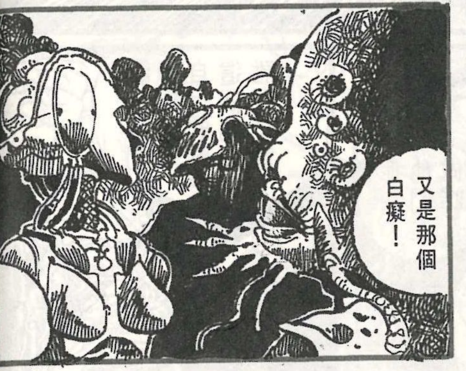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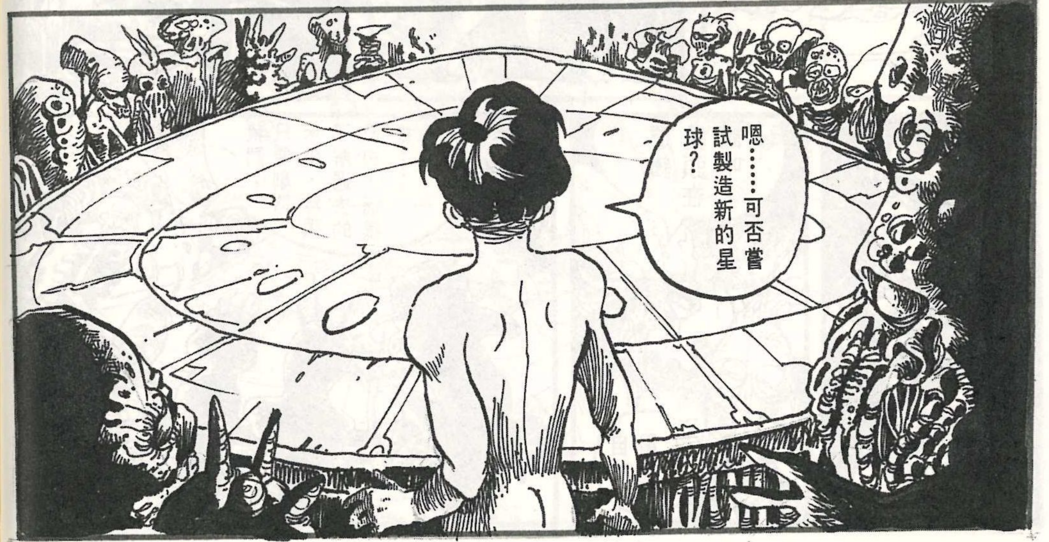

這世界竟不知自己的歷史，太奇怪了！


還有誰能提出更好的建議？


哈！我來提個建議。


有！


又是那個白癡！


嗯……可否嘗試製造新的星球？


製造個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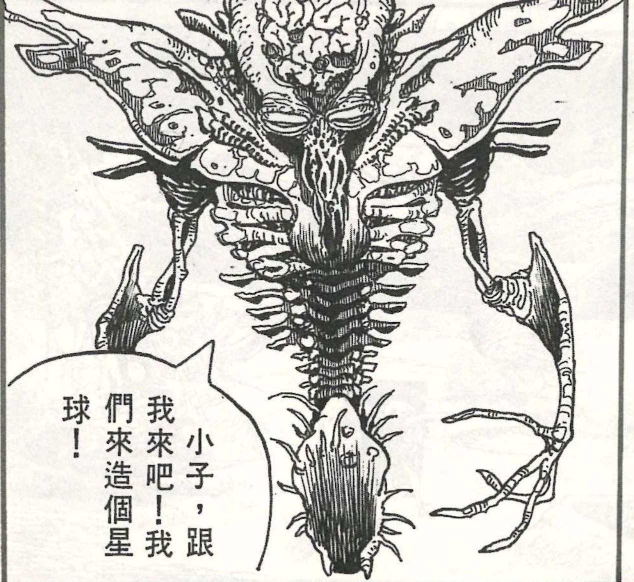

製造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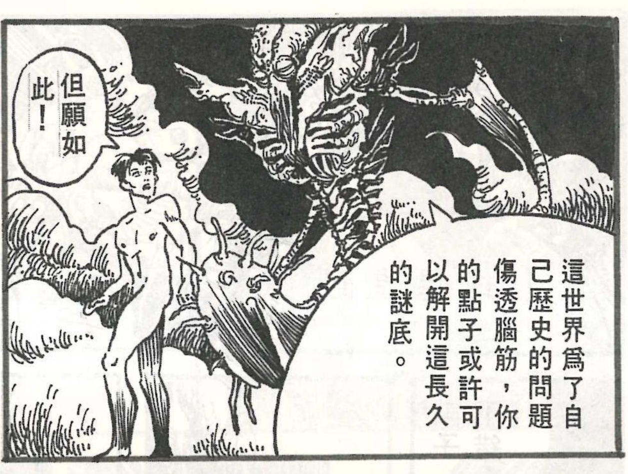

對！製造星球後，觀察其生物演變的過程，這就是歷史，也就是你們所討論的問題。


看你這怪模怪樣，點子倒是還蠻不錯的！


點子不錯！


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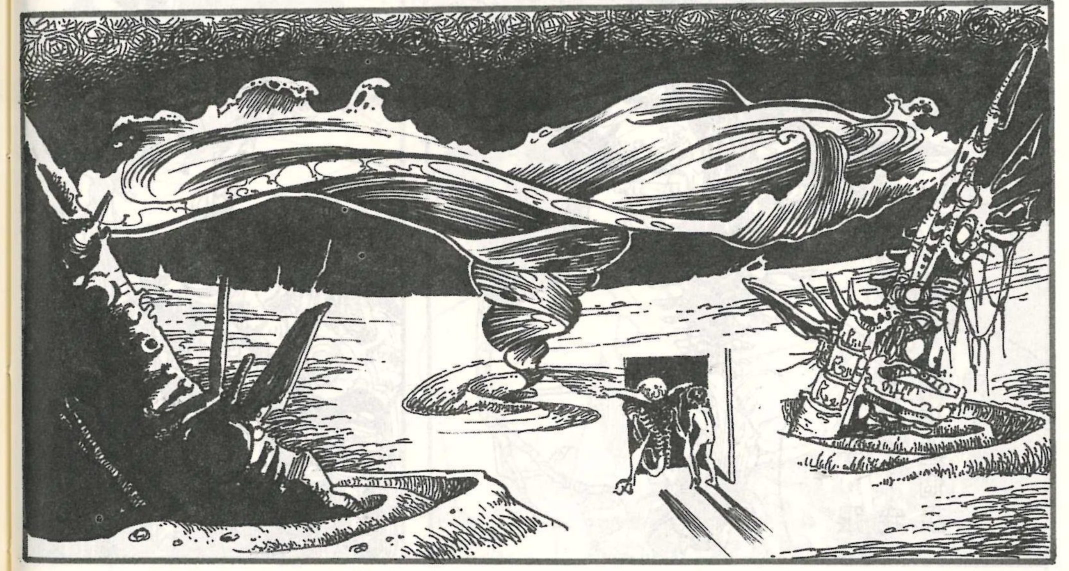

小子，跟我來吧！我們來造個星球！


這世界爲了自己歷史的問題傷透腦筋，你的點子或許可以解開這長久的謎底。
但願如此！


製造星球容易，要了解歷史可不簡單，這可要靠你囉！


哈囉！你很眼熟哩！一起來合作吧！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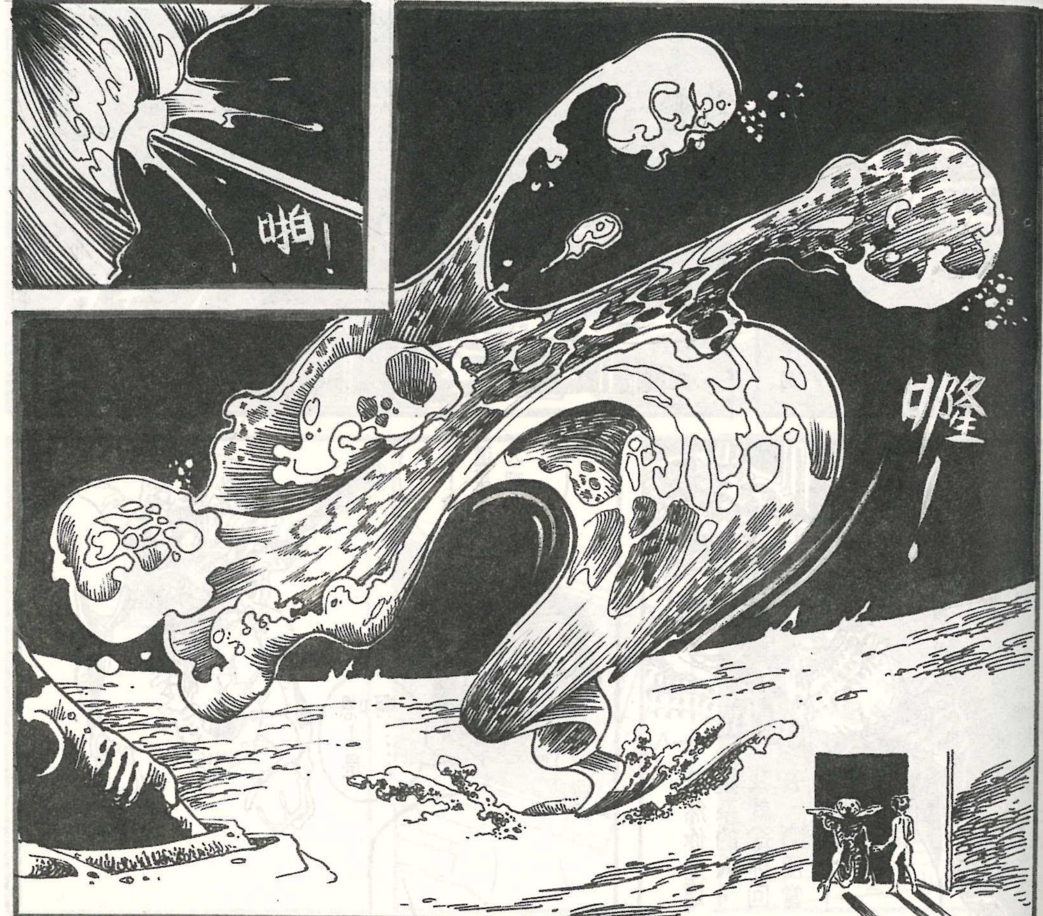

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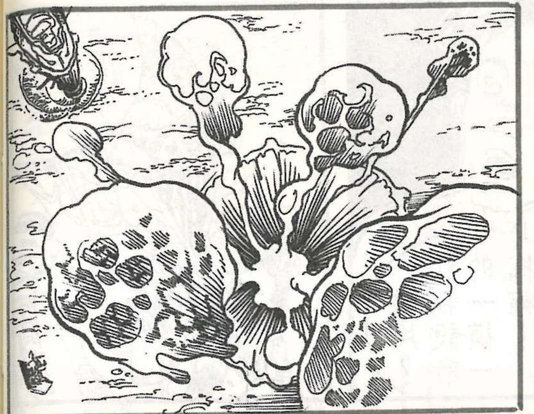

就用這張磁片來製造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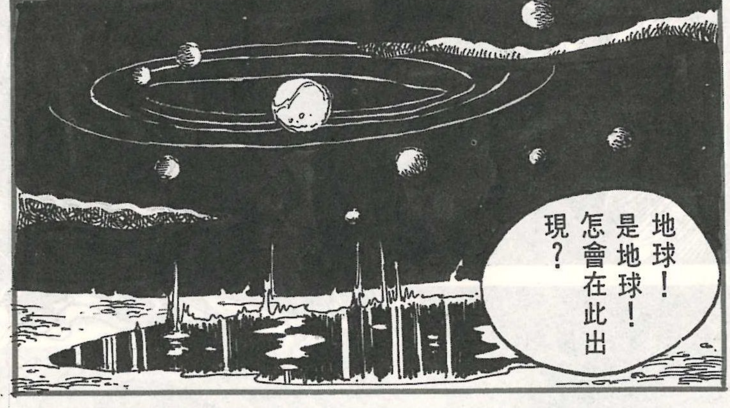

磁片？和我設計的一模一樣嘛！


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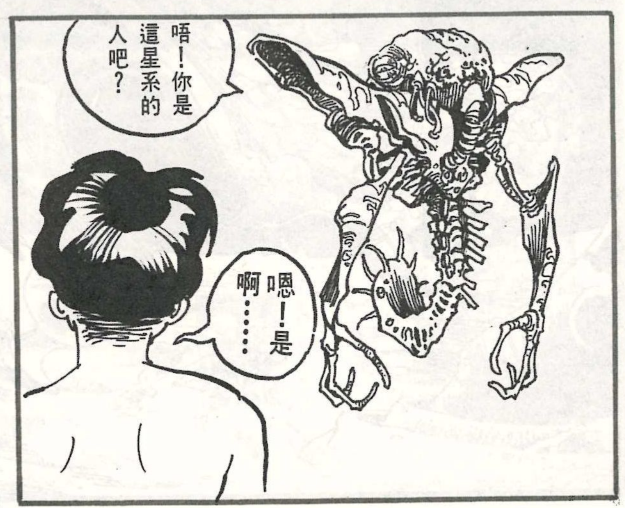

啪！
嚨！


天啊！難道會是九大行星？




地球！是地球！怎會在此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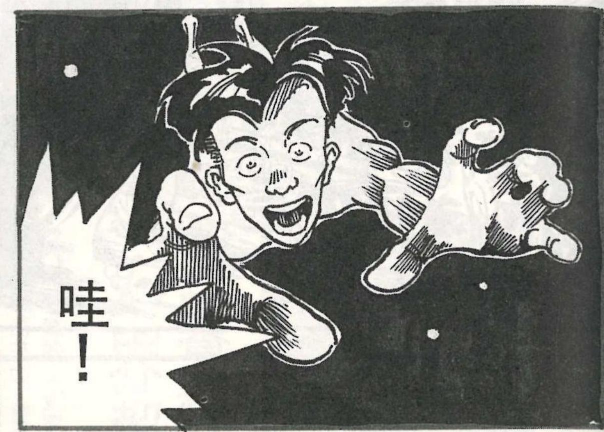

咦？你在喃咕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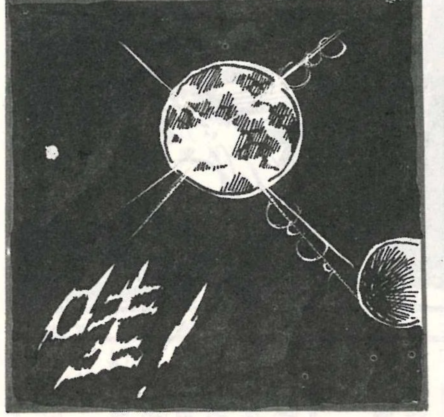

唔！你是這星系的人吧？
嗯！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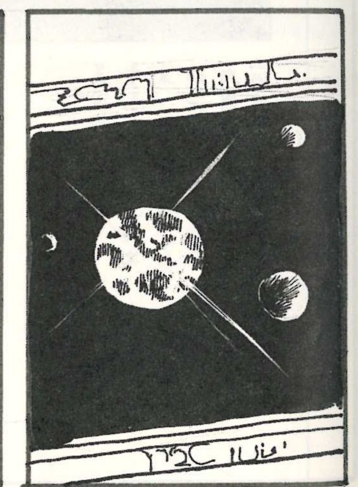

既然你是這星系的人，我就送你回去，順便當做實驗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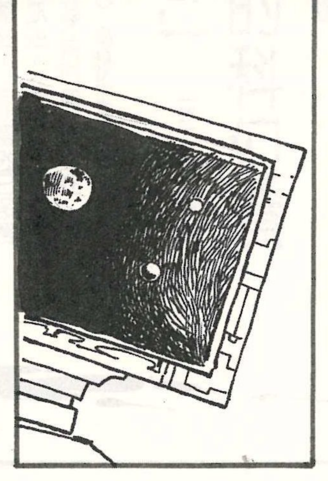

呃……不用了，謝啦！我自有回去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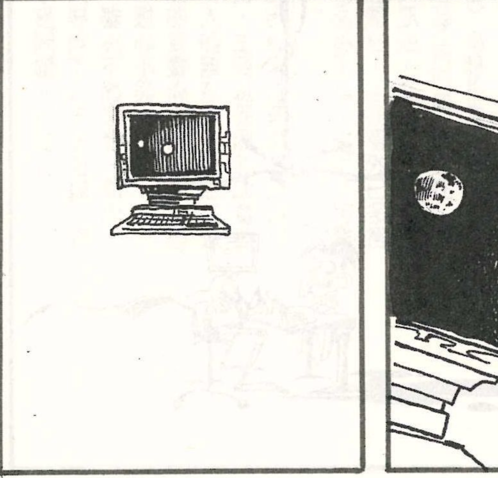

不用多說！快去吧！謝謝你的意見。


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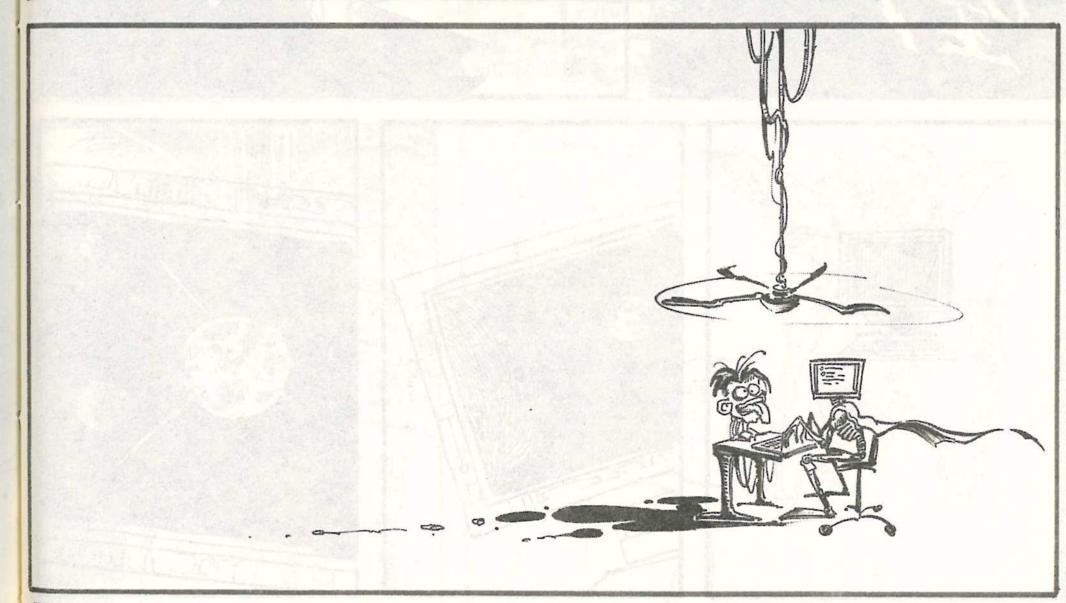

哇！











THE END

黃志湧的奇想「正史」

【評】洪德麟

此次的漫畫比賽，許多人和黃志湧一樣選擇荆軻刺秦王的題目，可見其內容有極寬廣的想像空間。

黃志湧算是新手中較能掌握演技的一位，全篇流暢而緊湊。不過，畢竟經驗仍嫌生澀，繪畫技術不夠熟練，使得整部作品的劇情不能凸顯出應有效果。

繪技生疏導致的造型不完整，而未能彰顯個性以及演出，肢體語言的詮釋自然而然呆滯。這當然也使得全篇的連貫性短路。黃志湧的毛病在於急躁，不然，細心經營他不錯的分鏡及敍述手法，當有可觀的成績。這兒也想順便敬告想進入創作領域的朋友們：從構想—資料—編劇—演出—考據—草稿—定稿—完稿—修整……均得耐心加毅力，尤其是完稿，不必急於應付比賽截稿，創作是一輩子的事業，理當愼重。



【作者簡介】黃志湧，民國五十八年生，復興商工美工科畢業，現任職於東立出版公司，擔任漫畫雜誌編輯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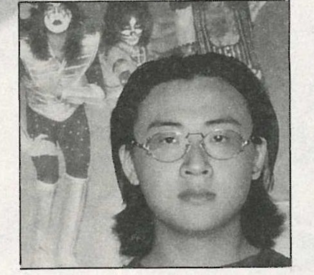
邱馨緯的科幻境「幻界都」

【評】洪德麟

邱馨緯的〈幻界都〉構想相當奇特。在時代潮流中，創作者應有的敏感度，在〈幻界都〉中均可嗅得到其訊息。在台灣，漫畫創作界尚無人涉及電腦的題材，但在國外已多得不勝枚舉。〈幻界都〉多多少少有《異形》等電影的影子。

構想雖新穎，但是演出卻未能細膩的分鏡出應有的故事及劇情張力，主要是受限於繪畫技巧的純熟度。這也是新人的無奈；一般急於竄起的新手，都好大喜功的要畫偉大的題材，但往往礙於經驗之不足、耐心不夠。

邱馨緯的〈幻界都〉雖然不盡理想，然而，其潛力是可期待的。只要肯下功夫去磨練，假以時日，大放異彩已不是問題。加油!!



【作者簡介】邱馨緯，民國五十八年生，復興商工美工科畢業，曾任職於宏廣卡通公司，現從事美術設計工作。

【科幻接力小說】

第五向度

第6章

【文】章 杰
【圖】王抗抗

《前情提要》古仁、盧飛鸞、方健三人乘直昇機從九段咖啡館頂樓上起飛。忽然大地發生超級強震，百層大廈頹然傾塌，成為一片瓦礫。隨著巨大的爆炸聲，金屬碎片在空際流竄。了解內情的方健大叫一聲：「龍開始動了！」

龍開始動了！」古仁覺得心臟就要停止跳動，一種莫名的壓力正壓得他透不過氣來。在他意識即將喪失的前一刻，突然一塊金屬碎片穿過直昇機的小窗戶，正中他的咽喉。他大叫一聲，意識頓時成為一片空白。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他覺得身體零碎四散，靈魂正從軀體中分離而出。但意識的深處，又有一種不甘就此死亡的力量急劇升起。生與死在他的靈魂與軀體間拔河。生的意志逐漸大於死神的召喚，飄忽游移的靈魂再次被軀體捕捉。經過一段短暫的心、物分離，他從渾噩迷亂中甦醒過來。

「您怎麼了？您怎麼了？」

熟悉的聲浪穿入古仁的耳膜，他醒過來，原來是南柯一夢。錢沛德仍然坐在他的身邊，咖啡館中的客人仍然不增不減，小方桌上的燭火仍然搖曳閃爍。時光似乎停留在他們剛到來的時刻，但他卻經歷了一段冗長的夢境。■

一夜北風緊：在北風呼號的寒夜裡，古仁和錢沛德來到信義路和仁愛路之間的九段咖啡館。臨進門，錢沛德頭也不回地大聲對緊跟在後的古仁說：

「叫她盧小姐，這裡的規矩，結不結婚都一樣。」

店裡燈光柔和，客人很少，每張桌子擺著一座小燭台，四處燭火搖曳，一種熟悉的感覺猛然襲來，古仁彷彿覺得整個店就是個九曲陣！錢沛德察覺到他的異狀，把他引到靠牆的一張桌前，面外坐下。他向略帶倦意的女服務生點了兩杯「九段咖啡」，隨口問道：

「盧小姐和方先生在嗎？麻煩請他們一下。」

女服務生看了他一眼，答應去通知。古仁感到時間好像停止流動，而空間變幻得極為迅速。不知過了多久，店鋪深處的一道門打開，一男一女走了出來，裡面的房間光線明亮，逆光下古仁只看到兩個人影，他瞠目直視，說不出話來。冷不防手臂被錢沛德推動，他順著錢沛德的視線轉回頭，赫然發現那個高大的金髮俄國人站在店門口。

老毛子羅斯柯尼可夫怎麼也來了呢？兩人正心念百轉的時候，那一男一女已走過來，在他們附近的一組桌椅上坐下。看清楚了，那是一對二十來歲的年輕情侶，看年齡，根本不可能是盧飛鸞和方健。

古仁有些失望，但隨即明白過來。盥洗室就設在咖啡館裡面的房間，這對情侶是在他們進門時去上廁所的，所以當初不知道咖啡館中還有這一對情侶。

正當古仁以帶著自我調侃的神情打量著那對年輕情侶的時候，錢沛德的目光卻一直盯在羅斯柯尼可夫身上。只見老毛子掃視一下四周，並沒有在錢沛德和古仁身上多事停留，就在靠裡面房間的一組桌椅上坐下。

突然，通往裡面的那扇門再次打開，亮光照得燭火黯然失色。當門再度關上時，那位女服務生已拖著慵懶的腳步朝古仁他們走過來。

「先生，盧小姐和方先生不在，出去了。」

「什麼時候回來？」錢沛德問。

「不一定。」

女服務生沒理睬兩人的反應，「不一定」三個字剛說完，就懶洋洋地返回櫃台去了。這時傳來老毛子帶有陝北腔的國語：「小姐，小姐，我來了很久了！」女服務生這才拿起價目單，朝老毛子的桌子走去。

望著女服務生幽魂般的背影，錢沛德輕聲對古仁說：「要不要等？」他聲音壓得低低的，像是生怕打擾了室內略帶神秘的沈靜。

「等一等吧，」古仁同樣輕聲地說：「反正今晚我們沒事。」

錢沛德點點頭，不再說話，他以他的職業習慣，掃視九段咖啡館的每一位客人。離他們不遠處，是那對年輕情侶；靠窗子處，有幾位銀髮老者；除此之外，就只有他和古仁以及老毛子了。

羅斯柯尼可夫高大的身子擠在低矮的咖啡座上，的確有些侷促。他將雙腿叉開，背靠著牆，雙手抱胸，陷入了沈思之中。他的經驗告訴他，斜對面的兩個男子絕不單純，尤其是那個黝黑、健壯的中年人，那不就是玉娘意識及潛意識中經常出現的古仁嗎？小方桌上的幢幢燭光，使他想起玉娘的意識在螢光幕上出現的畫面：

螢光幕上出現了許多燈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枝燈桿排在高粱地裡，整整齊齊地排出九曲陣來……玉娘出現了，古仁在旁邊扶著她，跟隨大夥在燈中繞行……玉娘摘下一盞燈，希望討個好兆頭，轉過身來，卻不見了古仁。她小心地捧著燈，在陣裡人群中四下尋找，沒想到一下子闖出陣外……玉娘回過頭，待再要進入陣中，卻看見九曲陣開始變化，九個燈桿不停地挪動方位，直到排成一幅奇怪的圖案……怎麼人都不見了？古仁！你在哪裡？「玉娘，這裡！在這裡！」玉娘循聲望去，竟看見方健的臉浮現在螢光幕上！

這段影像，老毛子太深刻了。對面的中年漢子，不正是在玉娘意識中經常出現的古仁嗎？

另一邊，古仁緊靠著牆，望著搖曳閃爍的燭火出神。可不是，咖啡廳的十幾張大、小方桌，就像九曲陣般錯落有致地擺在二十來坪的空間中。他的目光隨著點點燭火在房中轉動，就像當年他在九曲陣中的燈火之間繞行一般。那些方桌上的燭火似乎具有催眠作用，他的目光才在方桌之間繞了幾圈，心神就漸漸不聽使喚了……

在氤氳的燈光下，古仁面前出現了一男一女，那個女子，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玉娘！

「玉娘！」古仁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急切地從咖啡座上跳起來，但是對面的女人卻被嚇得退後一步，惶惑不解地說：

「先生，您弄錯了吧！您找誰？」

「妳！妳不就是玉娘？」古仁仍然相信自己沒認錯人。

「先生，您弄錯了！我是盧飛鸞，這家咖啡店的負責人。」

盧飛鸞！他猛然記起，錢沛德帶他來的目的，不就是來找盧飛鸞和方健嗎？但是眼前的盧飛鸞，簡直就像是玉娘的化身。他正癡癡地望著盧飛鸞，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錢沛德捻熄手中的香菸，從座位上站起來，以一種熟練的社交口吻對盧飛鸞說：

「盧小姐，我們是特地來拜訪您們的。」說著，他將目光轉向盧飛鸞旁邊的那位男子：「您是方健先生嗎？我們今晚就是來拜訪方先生和盧小姐的。」

方健先是一愣，隨即伸出厚碩的大手，就像見到老朋友一般，和錢沛德、古仁握手；然後以誠懇而平靜的口吻說：

「兩位找我們有什麼事嗎？」

錢沛德先請方健坐下，然後低聲說：

「想向您打聽一個人。」

「誰？」

「玉娘。」

從古仁對著盧飛鸞大叫「玉娘」的那一刻起，方健的思緒就被帶回了遙遠的陝北。現在錢沛德又說要向他打聽玉娘，使他更有不知是真是幻的感覺。他和玉娘的一段淡淡的情感，幾乎沒有人知道，但是兩位不速之客卻都道出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玉娘！

方健正一臉錯愕，不知從何說起的時候，盧飛鸞卻代他說了：「你們要打聽的玉娘，像貌一定像我了？」

古仁連連點頭。

盧飛鸞理理又直又長的黑髮，以一種純真卻略帶嘲弄的語調說：「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既然你們覺得我像玉娘，就把我當成玉娘好了。」說著，她拿起遙控器，輕輕一按，巨型螢光幕立刻出現影像。

那是美國的一條公路，一輛輛貨櫃車轟轟地飛掠而過。

鏡頭拉近，路旁出現了一輛違規停車的愛快羅密歐轎車。

鏡頭更爲拉近，轎車內出現了一個裸裎的女子，一個光著身子的男子壓在她身上。

鏡頭繼續拉近，那個女子是盧飛鸞、那個男子是方健。

（古仁打心底升起一種難以言喻的厭惡。）

隨著起伏的韻律和斷續的呻吟，畫面逐漸模糊，最後終於成爲一片朦朧。

當畫面再次清晰的時候，螢光幕上赫然出現了九段咖啡館。盧飛鸞、方健、古仁和錢沛德兩兩對坐，不遠處坐著老毛子。

（古仁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從觀眾變爲演員。）

鏡頭一閃，盧飛鸞等四人走進了店鋪深處的那道門，老毛子立刻尾隨而出。鏡頭又一閃，老毛子正要踏進電梯之中，錢沛德悄然出現在他的背後。突然，錢沛德手中多出一條鋼絲，飛速繞在老毛子的脖子上。鋼絲愈陷愈深，一直切進老毛子的氣管中。鮮血從老毛子的頸部流出，愈流愈多，最後整個螢光幕染上一片殷紅。

隨著老毛子瘖啞的呼聲，揚聲器中傳出錢沛德的聲音：「羅斯柯尼可夫！你到地下去見馬克斯吧！」

殷紅消褪，螢光幕上出現了一架直昇機。

鏡頭拉近，直昇機上坐著三個人——盧飛鸞、方健和古仁。盧飛鸞擔任駕駛。

（恍惚中，古仁覺得自己已經進入畫面，和螢光幕中的古仁合而爲一。）

突然，巨大的爆炸聲響起。

一排仁愛路上的巨廈一下子崩塌了。

盧飛鸞大叫，同時迅速將直昇機拔高。

排山倒海的撞擊聲從地面一波波傳來。

從高空向下鳥瞰，水泥煙塵已將整座城市吞沒。

幾座大型的懸浮廣告裝置不自主地旋轉起來，有的往地面墜落，有的在半空中猛然撞在一起，火焰彈般炸亮了整座天幕。隨著爆炸，金屬殘片如飛蝗般流竄。

「龍開始動了！」方健大叫。

古仁驚恐地望著窗外，突然一塊金屬殘片擊中他的咽喉，他大叫一聲，昏死過去。

■

當古仁醒來，他依稀記得，他將盧飛鸞誤認成玉娘。

他依稀記得，盧飛鸞引了一句《紅樓夢》上的話：「假作眞時眞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他依稀記得，盧飛鸞播放了一段顛倒錯亂、茫無頭緒的影片，他自己也成了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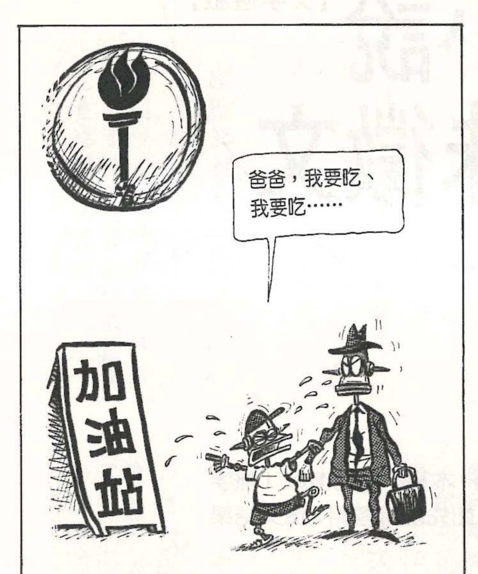
掛鐘的短針已指到十一時，錢沛德早已等得不耐煩了，他提議離去，古仁搖搖頭，堅持繼續等待下去。他以形同自言自語的口氣對錢沛德說：

「我要看看盧飛鸞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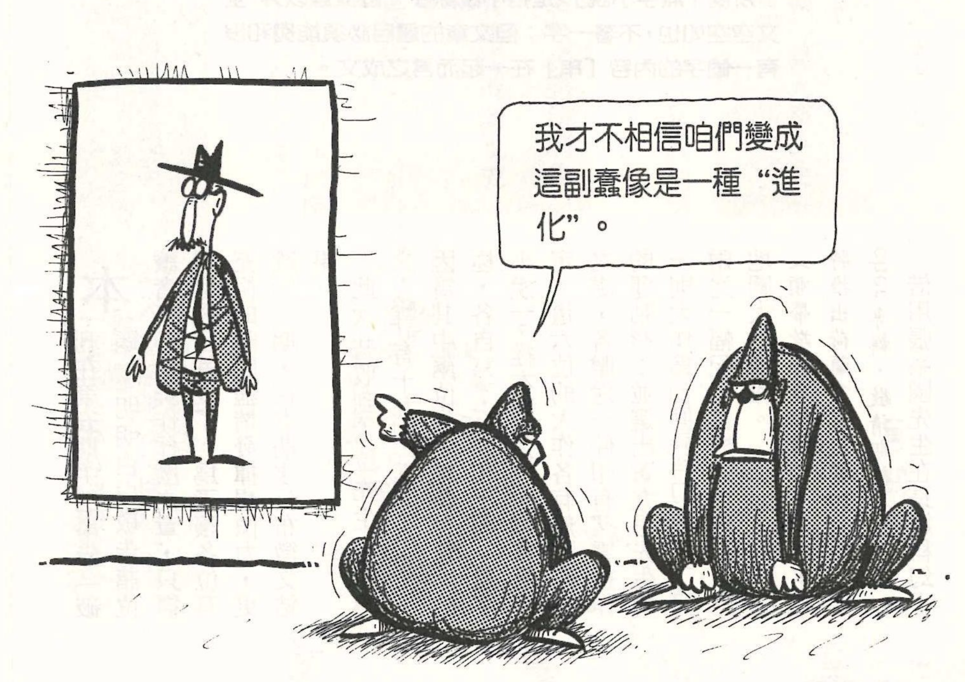
【第六章完】

【作者簡介】章杰，編輯人暨科幻、科普作家。

【讀者投稿】【漫畫】歐錦金







【文字遊戲】

無字小說趣味徵文

【輯】編輯部

繼科幻「一字小說」之後，本刊第五期復以「無字小說」之名目，趣味徵答；如先前所言明，徵文結果在本期刊出，公布周知。

所謂「無字小說」，是指小說除了一個標題以外，全文空空如也，不著一字；但文章的題目必須能夠和沒有一個字的內容「串」在一起而言之成文。

本刊在第五期中已事先「破題」，明明白白敬告諸位讀者不必費神作什麼文章，只需想個題目就成了。爲了讓各位有充裕的時間盡情發揮想像力，更跳過一期，在本期才公布徵文結果。

此次共收到六位先生小姐賜文，總計有十九則「無字小說」，因爲其中兩位先生想像力豐沛已極，各自寫了五則和十則「無字小說」。經本刊編輯小組會商決定，這六位的大作各有無限可觀之處，各贈送一件印有艾雪畫作的運動衫，並選出黃九思先生的一則大作爲「最具科幻創意」，另贈送一幅配了畫框的地球「倒錯」地圖大型海報。

（順帶敬告各位讀者，本刊下期將推出荷蘭畫家艾雪 E. M. Escher 專輯，敬請期待。）

借用張系國先生在長篇科幻小說「城」三部曲中的造字，無字小說即是■ㄨˊ小說，■ㄨˊ外面的框框是包住文章的標題，裡面一團黑，一個字也無，含「無可言說」之意。但「無」字也可變調成去聲，■ㄨˋ小說乃轉化爲□ㄨˋ小說；□ㄨˋ同樣只有一個題目的框框，裡面一片空白，一個字也無，含「無限可能」之意。觀乎這六位的大作，有■ㄨˊ有□ㄨˋ，可謂深得■□黑白講之真諦。不過，既然是無字小說，上焉者自當■ㄨˊ一字即讓人恍然而□ㄨˋ，不需多加「註」、「說明」等等之言詮。在欣賞六位的大作之前，本刊亦備有「範題」一則，謹供讀者諸君參考：

■給具有心靈感應力的人看的科幻小說

（閣下有看沒有懂？可惜呀，可惜，閣下顯然不具備心靈感應力的異能。）

最具科幻創意無字小說：

【作者】黃九思

■軍方殺害外星人事件之可公布資料

黃九思先生另外還寫了四則無字小說：

■外星微生物經過印刷後的形態

■利用時光機器改變歷史的可能性

■黑箱作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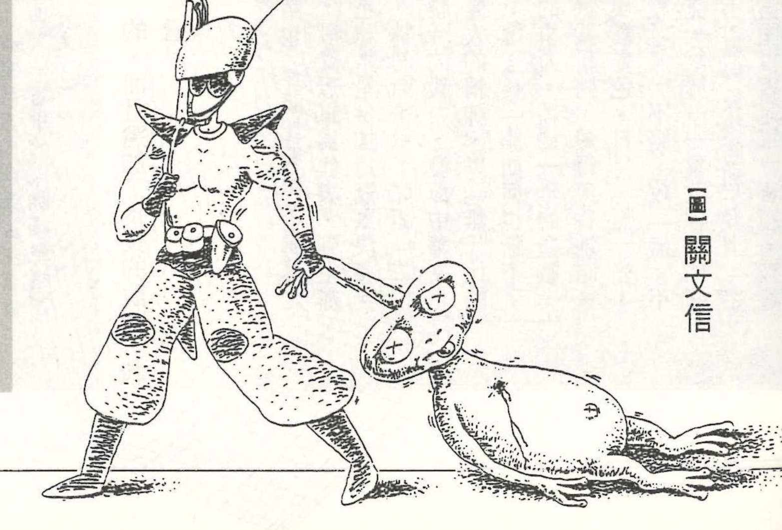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末日

其中「黑箱作業」一則亦爲佳構。另一位邱中人先生更寫了十則無字小說：

【作者】邱中人

■前言：這裡邀請讀者猜猜看，下列10則小說題目卻又無字的原因或暗喻等，答案在本刊內。

1. 宇宙的起源
2. 白紙讓筆墨佔據前一秒狀態
3. 一個100%屬於你的故事



【圖】關文信

4. 色即是空
5. 當虛無(Nothing)戰勝了一切
6. 關於無字天書的秘密
7. 發生在i時空裡的怪事
8. 一個唯心論信徒臨死時的心願
9. 2001年崔健在總統府前唱他的成名曲
10. 宇宙的終結

第六則「關於無字天書的秘密」和第七則「發生在i時空裡的怪事」，也是深獲本刊同人欣賞的佳構。

邱中人君靈感洋洋灑灑，只不過其中幾則較欠缺科幻意味。

另三篇佳作是：

〔作者〕張崇智
■1003.0110.Z9 電：朝入口前進……

〔作者〕邵惠眞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作者〕薛恭貴
■C五十六—七行星蓋滅記

（註1：本文係「中央社」特派駐地記者蓋子先生以中文記形電波文書處理系統在現場發出之遺作。註2：請參照《星雲史》第六十三世紀之外圍星球篇〈被氣化的星球〉一文，或小說家張系國所著《星雲組曲》一書中的〈翻譯絕唱〉一文。）

唯最後一篇若能不加註解當更好。

另一篇寄自美國的作品彎特異的，而且還加了長長的說明，請看：

◉王申培

宇宙三維空間圍棋總冠軍(無段賽)大對決

【說明】

地球紀元二九九九年一月一日，中國人林勿斷（林海峯之第三十代孫）代表地球赴木星參加宇宙有史以來第一屆『三維空間圍棋總冠軍「無」段賽大對決』（得冠軍者將永被尊稱為「無」段——超過十段功力，高乎「無」比、至高「無」上之謂也）。該比賽由各星球之十段賽冠軍為代表，到主辦星球木星參加總冠軍決賽。

林勿斷秉承了先祖「二枚腰」的毅力，發揮中華文化偉大的精神，以「無」比的氣魄、「無」論如何也斷不了的棋力，經過一年的鏖戰，過關斬將，殺得天昏地暗、風雲變色、日月「無」光，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終於一一擊敗各星球好手，贏得最後勝利，登上「宇宙圍棋總冠軍」寶座，被尊稱為『宇宙三維空間圍棋「無」段最高手』，替中國和地球爭得了「無」限的光榮。

林勿斷高高興興捧著金光閃閃的獎盃、獎狀、獎章、獎金回到地球家中，正想稟報父母親大人並與妻兒分享榮耀快樂時，才愕然發覺雙親早已亡故——原來木星上的一年等於地球上五十年！當初離家時與自己同齡的髮妻如今已八十多歲，看起來比自己的祖母還老；而當時不到十歲的兒子，如今已快六十了，好像自己的父親！林勿斷受不了這「無」情的打擊，痛苦得「無」以復加。他非常後悔當初為了專心比賽而沒帶父母妻兒同行，多盡孝道，同享天倫之樂。如今再高的榮耀、地位、金錢財富，又有什麼意義呢？再也喚不醒親愛的爸媽，再也換不回妻兒的青春年華。可惜再悔恨也「無」濟於事。這時，林勿斷才突然醒悟幾千年前中國祖先所闡述下棋『「無」心』的最高境界是什麼！

林勿斷終於想通了一切。原來『這世界非我家，我「無」一定住處，我積財寶在天，時刻仰望吾主。』也領悟到所羅門王在好幾千年前就說過的話：『虛「無」的虛「無」，一切都是虛空』的道理。他把生平所有的榮譽，所有的獎品、獎章、獎牌、獎盃，全部葬在父母親大人的墳旁，把所有獎金捐給了慈善事業，削了髮，揮淚告別妻兒，就在黃自的『山在虛「無」縹緲間』的音樂伴奏下，飛到火星上去當「無」髮的光頭神父去了。

臨行前，他還帶走了一本特別託人從台北買來的古代雜誌《幻象》第七期（地球紀元一九九二年出版）。原來林勿斷的故事，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人先預測到，並且發表在《幻象》雜誌上。他真後悔自己怎麼不早一點看到，否則，這一切的一切或許就不會「無」中生有了！

《圖一》3-D圍棋棋盤設計

【3D圍棋簡介】

三維空間(3-D)圍棋是

《圖二》2-D圍棋打吃與提

《圖三》3-D圍棋打吃與提

由二維空間(2-D)圍棋衍生演變進化而來，爭逐場是19×19×19之空間〔圖一〕，黑白二字互下，最後以誰得「空間」最大爲勝。雖然比2-D圍棋複雜多了，但基本原理還是承襲自2-D圍棋：譬如叫吃，在2-D，是以三子圍一子叫吃，四子可吃（提）〔圖二〕；在3-D，則要五子圍一子叫吃（左、右、前、上、下），六子可吃一子〔圖三〕。其他「斷」、「長」、「拔」、「粘」、「打劫」等原則都可類推。

本文作者以■代表無，因3-D的■比2-D的■更複雜之故。■也可代表3-D圍棋中之黑子，其形狀更是整個3-D棋盤形狀。白子可用□代表，亦即3-D之□。故曰從言之■□到言之有□／物，可不著一字而讓人有所□／悟也。✽

邱中人對第99頁10則無字小說的解說如下：

1.從零到有。

2.零污染。

3.動筆與否皆是屬於你與題目共生獨有的故事。

4.高僧知道，不寫「空」比寫它更有意境。

5.內容反應虛無戰勝的結果。

6.就是無字。

7.虛數的時空事件，非2度、3度、4度等時空所能顯現，否則就不是i的世界。

8.現實事物隨自己逝世而消失，無疑驗證了唯心論的原則。

9.空白，即「一無所有」。

10.從有到零的宿命系統廻歸。

其實，邱君即使不加解說，讀者想必亦能會心。

前次本刊徵求「一字小說」，邱先生也曾參加，而且他是唯一一個除了寫來一個字外並附加了一個標題的人。上回本刊故意不講明所謂「一字小說」是指內文只有一個字，標題並不包括在內；結果其他的人都老老實實只寫了一個字，像一位讀者就只寫了「熵」一個字。如果這位讀者這次在「熵」之後多加幾個字作爲標題，便是一則無字小說了：

■熵增加到最大值之後

至於熵增加到最大值之後究竟會如何，讀者可以參看本刊第四期艾西莫夫短篇小說《最後的問題》，照艾西莫夫的答案來看，熵增加到最大值之後便是邱中人無字小說第10則和第1則——「宇宙的終結」和「宇宙的起源」，也就是從□到■再從■到□……✽

【幻象書坊❶】

莊周化蝶

談張之傑科幻小說集《綠蜻蜓》

【文】劉君燦

【書　名】綠蜻蜓
【作　者】張之傑
【出 版 社】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一九九二年一月卅一日



十多年前，認識之傑兄後不久，即參與他主持的《大衆科學》和《少年科學》月刊，知道他對「科普」（科學普及）的致力。後來之傑兄爲大衆科學編了一期「科幻專輯」，才知道他也從事科幻文學的創作和推廣。在專輯中，我也寫了一篇〈科幻心態簡探〉，提出了我對科幻文學出現的思想和社會基礎的看法。後來收入了我的短篇科技思想文集《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之中，這可以說是我和中國科幻文學的一段文緣。

兩個月前，之傑兄送了我一本他的科幻小說集《綠蜻蜓》，對之傑兄科幻文學的跨度實際觀察了一下，才知道之傑兄搞科普，弄科幻，乃至對科技史的介入，是一以貫之的，就是希望科技與民族文化接榫、生根。所以他主張科學也是一種文化，必須普及才能深入人心；這在《綠蜻蜓》和他的雜文集中，都一再顯示了出來。

《綠蜻蜓》分爲三個單元，即屐痕篇、磨劍篇和煉石篇。煉石篇是一篇外國科幻小說的改寫，姑置不論。屐痕篇可以說是他的科幻文學的理論基礎，磨劍篇則是實戰演練，來了個道器合一。

在屐痕篇中，之傑兄主張科幻文學民族化，實際上就是他主張科技本土化的投影。人類在普遍化中各有其殊相，科技自也不例外。在磨劍篇中，之傑兄用其生物學的背景，寫了〈西施〉和〈哪吒〉，把傳統的小說、傳言，用科技之棒點化了。正如黃海在序中所說的：「思古幽情教人神往，科學奇境令人入迷」，而這無非即是發揮想像力使然。

我們試想想，馬王堆古墓可以找到不腐的漢婦，那西施的發現也不是不可能的；無性生殖現在可以用到低等動植物上，將來用到活的人類，乃至於死去未腐的人類細胞也可順理成章，想像企及。而西施可以，古典小說《封神榜》中哪吒的重生不是也可依樣畫葫蘆嗎？之傑兄用其卓越的想像力，做此邏輯推衍，教人不得不擊節稱賞。

至於作爲本書書名的〈綠蜻蜓〉一文是一篇寓言，有點是「莊周化蝶」的影射，但莊周化蝶有其逍遙自在，人化綠蜻蜓卻在冷酷的自然相剋中不得歸返，即使有了綠色的保護色依然。作者道盡知識對人的束縛，以及知識給人所帶來的痛苦。

而中國鄉土有趕屍的傳說，〈屍變〉可以說是湘西趕屍的時代版，只不過湘西趕屍是爲了回歸故里，〈屍變〉則有功利社會的貪婪。其他〈魔鬼門徒〉是對文革四人幫的諷諭，〈眞君復活〉則諷刺了專制政治等等，都盡了小說諷諭之功。

所以這是一本風格獨特的小說集，只不過大多係七、八年前的作品，而十年可以磨劍，希望再看到之傑兄犀利的筆鋒，想像的文采。✻

【評介人】劉君燦，黎明工專教授，科學哲學家暨科普作家。

【幻象書坊❷】

成熟的甜度

評黃凡科幻小說集《冰淇淋》

【文】林燿德

【書　名】冰淇淋
【作　者】黃　凡
【出版社】希代書版公司
【出版時間】一九九一年十月

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在評論巴拉德(J.G. Ballard)的《無限夢公司》(一九七九)時指出：「科幻小說這個詞彙也許沒有眞正的合法性。如果它構成一個單獨的類型，那麼它就必須有一套新的評價規則。」所以他也把《無限夢公司》當做「好歹是小說」來品鑑。

其實，那一種文學術語又具備眞正的「合法性」呢？近十年來台灣科幻界也曾嘗試尋找到「一套新的評價規則」，這套新的規則可能造成「好的科幻小說不必是好小說」或者「壞的科幻小說是好小說」的結果嗎？如果不是這樣，又何必尋找一套不同於論斷一般小說的鑑別標準？

讀黃凡的《冰淇淋》(一九九一)，我寧願和伯吉斯讀巴拉德的科幻小說一般，不擬預設一套專屬於科幻小說的遊戲規則。倒不是因爲自己意圖顚覆近十年來台灣科幻界自成一格的思維傳統，反而是因爲在這段期間過去所謂「主流文類」的面貌日趨模糊；「合法的」小說結構和評判標準，在後設小說和後現代文學觀念的衝激下已經遽然解體。

單就黃凡本身的創作軌跡來看，他的科幻小說比起他的其他小說類型，竟然更爲接近通俗見解下「中規中矩」的小說創作。在短篇小說集《城市生活》(一九八八)中，那些日常的生活化題材以令人震驚的敘述方式呈現出來；但是在科幻作品集《冰淇淋》裡頭，我們發現各種超乎現實、天馬行空的玄思，以嚴謹而完整的傳統小說敘述模式娓娓道來，六個科幻短篇的旨趣不約而同地指向現實世界的省思批判。

雖然〈冰淇淋〉、〈處女島之戀〉等篇洋溢著諷刺漫畫的格調，但是黃凡的科幻短篇基本上是「寫實的」——不僅是作品的意向回歸到現實批判，其中的場景描寫和人物行動也遵循著「身歷其境」的原則——特別是一九八四年發表的〈皮哥的三號酒杯〉，黃凡處理這個譏諷商業／傳播霸權的題材時，非常用心地將虛構的未來時空經營得生龍活現，逼近好萊塢大型科幻片的視覺效果；皮哥這個角色的呈現也令人感到異常親切，在他還沒有決定教訓／報復他的老闆之前，有些像許不了或者呂明賜，或者說更像兩人的綜合體。

本書收錄的六篇小說中，純以技巧論，自然是以〈皮哥的三號酒杯〉爲上選，無論是布局謀篇或敘述文字，比後期完成的幾篇都更形雕琢。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曾經說，雕琢「是初學寫作者才會犯的錯誤」，這句話不見得能適用在黃凡身上，不過他晚近發表的科幻作品，特別是〈冰淇淋〉，簡潔有力、乾脆明淨的語言風格，加以深具獨創性的構思、粗獷的喜劇效果，成熟的面貌可說是清晰可辨。

自一九七九年迄今，具備神奇魅力的黃凡以三項重要貢獻改變了台灣小說界的體質：〈賴索〉(一九七九)宣告了台灣政治反思小說的新風貌、〈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一九八五)揭開後現代文學的序幕，而他的科幻小說創作和觀念也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和《零》(一九八二)、《上帝們》(一九八五)這幾部已出版的獲獎科幻著作相較，《冰淇淋》仍是黃凡水準最整齊的一部短篇選集，恰如作者在自序中指出的：「其中道理深遠」，而且好看。✽

【評介人】林燿德，一九六二年生，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科幻小說家、評論家，著有小說《雙星浮沉錄》、《大東區》、《惡地形》等。

【幻象書坊③】

袋裡乾坤

評李黎的《袋鼠男人》

【文】張小虹

【書　名】袋鼠男人
【作　者】李黎
【出 版 社】聯合文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一九九二年三月廿日

如果子宮被想像成玩具袋鼠腹部的一只袋子，那男人的肚囊是否能神奇精妙般成爲孕育生命的溫床呢？

旅美女小說家李黎的新作《袋鼠男人》正是一部以文學之敏銳筆觸，夾科學之精準觀察，來探討「男人懷孕」的科幻小說。書中男主角邁可・李爲克拉克生殖醫學中心的科學家，當獲知妻子珍妮因子宮切除手術而永遠無法懷孕時，突發奇想地要以自己的身體做妊娠實驗，在女醫師喬伊絲和工作夥伴戴維的幫助下，成功地將裝有人工受精卵的人造子宮縫入腹中。經八個月興奮、焦躁的懷胎過程後，剖腹產下一取名亞當的健康男嬰，但邁可卻因人造子宮的一塊血栓而中風昏迷，無緣一見費盡千辛萬苦產下的麟兒。

《袋鼠男人》有著匡正傳統性別政治的強烈企圖心。正如邁可所言，如果先天上的性別分工都能改變，那社會上怎還會有男女不平等的現象。該書之動人處正在於將「男性偷生」神話的精神層面（上帝用聲音創造世界、依自己的形象賦泥塑以生息）拉降到肉體層面（邁可嘔吐、大肚、抽搐、宮縮等過程），讓男性的「子宮欽羨」(womb envy)轉化成驚心動魄的血肉掙扎。而書中兩名女主角也皆以時代新女性的形象呈現：妻子珍妮爲電視台的節目製作人，獨立堅強；女醫師喬伊絲爲整個男性懷孕「袋鼠計畫」的總執行，專業幹練。她們更時時對所處環境中各種男性沙文主義加以抨擊，即便是在書末，珍妮並未因丈夫之昏迷不醒而自怨自艾，喬伊絲也未因浪漫情愛的吸引而放棄自我事業成就之追尋。

但全書在情節敘述上卻仍有待商榷之處。爲什麼這兩名傑出的女人都因手術而去失子宮，而且都爲了無法成爲母親（完整的女人）而耿耿於懷？爲什麼邁可必須像大多數神話或文學作品中的懷孕男人一般沒有圓滿的下場？而邁可之決定懷孕，不僅因他疼愛妻子和篤信性徵之目的乃在傳宗接代，更因爲他是位熱中生殖醫學的科學家，可以爲了諾貝爾獎的夢想而暫時放下男性身段，心甘情願地做「實驗的囚犯」，「忍受」著腹部隆起、睪丸變小的種種尷尬。女人之懷孕生子，在生理經驗上也許有其特殊之親密性，但從父權體系的架構中也充滿了各種壓抑、禁閉、孤獨、不潔等控制，這體制性的層面並不是少數幾位善心體貼的男人，或聰明傑出的科學家所能解決的。對男性懷孕的阻礙，往往不是來自醫學層面（技術上已可完全解決），而是來自文化層面：男人「墮落」爲女人般懷孕生子。而書中對醫學科學的發展持相當正面的肯定，未能成功地切入當前有關性別與生殖醫學的種種爭議，規避了如代孕母親所引發之母體／胚胎權之社會爭議（如M嬰兒事件）、胚胎性別鑑定可能帶來的性別篩選（如絨毛膜檢查），或遺傳基因工程所隱含的優生觀點。

讀《袋鼠男人》總令人想起科幻小說之母——瑪莉雪萊(Mary Shelley)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不僅因書中的邁可被同事笑比爲科幻電影中那位篡奪神權和母體的野心科學家，更因爲此二書皆反映了女性作家在某人生情境中對生命創造與失落之戒慎恐懼，瑪莉雪萊在拜倫的建議下構思她的古堡故事，李黎也從專事生殖醫學研究的先生那裡得到了寫此書的靈感。而這兩本同樣描寫男性創生的小說，都在文字創造的過程中成爲女作家的「孩子」，撫平了生命失落的悵惘，也讓作者與角色、創造與生產間產生更多層次的性別流轉與得失取代。✻

（原載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三日《中時晚報》時代文學週刊）

【評介人】張小虹，任教於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隨筆】

我憶，故我在

【文】李偉才

不久前，筆者和太太參加一個餐舞會，抽獎時幸運地獲得前往泰國普吉島的來回機票兩張。數月後，我和太太都安排好了假期，我於是前往航空公司確定出發日期和辦理領取機票的手續。第一次去當然未能立即取得機票，負責票務的那位太太說要過兩三天才可來取。可是接下來的幾天我都很忙，終於過了個多星期才能抽空前往，而一趟難忘的經歷就這樣發生了。

負責票務的那位太太著我在她的辦公室裡稍候，她去另一處取機票。好一會她回來了，卻說：「機票不是早已給了你嗎？」我當然說沒有。她於是再以她辦公室內的電腦終端機查索，不久螢幕上顯示出有關我這兩張機票的資料，上面的確記錄著機票已經發出。接著這位太太說，她清楚記得我總共來了三次，而第二次來時就已經把機票拿走了！

他們必定擺了烏龍啦！這是我最初的想法。可是這位太太越說越是確鑿，而且她除了電腦紀錄外，還有另一本册子也記載著同樣的事情。「你可能一時記不起罷，先生。」她十分肯定地說：「但在這之前你確實已把機票拿走了。」

一時間我如墮五里霧中。我口中雖然繼續力爭，但私底下卻不禁有點動搖了。對一個精明又記憶力強的人來說，拿了還是未拿當然不會有所疑惑。但我恰恰與這種人相距不啻千里。這有可能嗎？我暗自忖度：我真的已經拿了而自己全然記不起來嗎？一息間，一件事情的眞與假就只能訴諸我的記憶——一副不那麼好的記憶。

幸好故事還是有個愉快的結局。我跟那位太太先是僵持不下，她於是再去找另一些同事查詢，但最後仍是不得要領。那時兩人也有點兒惱火了。「如果仍在我這兒的話，」她說：「我必定會把它們放在抽屜裡，但我的抽屜裡卻並沒有什麼機票呀！」接著她順手拉開了抽屜，VOILA！兩張機票正好端端的放在那兒！此時此刻這位太太的尷尬之情是不問可知的了。她再三道歉之餘，解釋說她最初以為我過兩天便會來取，故一早為我發了票並放在她辦公室等我。可是因為我過了近兩星期才來取，她已把事情忘得一乾二淨，還以為我一早已把機票取去……

記憶對一個人來說是多麼重要呀！而對自己的記憶失去信心，又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

然而，就在這次經歷後不久，我又有另一次類似的經歷。大概是十月的一個晚上吧，由於一連數晚都星光燦爛，我突然心血來潮，想帶著我的三吋折射望遠鏡往郊外觀星。可是我沒有車子，要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帶著鏡筒、腳架、赤道儀、目鏡和其他的附件等前往郊外，是迹近沒有可能的一回事。我於是打電話給住得離我們不太遠的妹妹和妹夫，問他們有沒有興趣觀星，若有則駕車來接我們，再一起去郊外。他們考慮了一會，隨即答應並約定時間。我於是興致勃勃地開始收拾行裝準備出發。

而怪事也就發生了。望遠鏡的數枚目鏡和其他附件，我一向都放在一個自己另外購買的箱子之中。而箱子則放在書房中的一

角，與鏡身和座架等靠在一起。可是我在拾理之時，箱子卻不翼而飛了。是放錯了其他地方嗎？我和我的太太，還有和我們同住的小舅三人於是展開了地毯式的搜索，但是家中每個角落都找遍了，還是沒有箱子的半絲踪影。太太和小舅都問：是否借給了別人？但箱中的零件都只和我的望遠鏡配對，沒有可能單獨借給他人的呀！

由於箱子體積頗大，不可能隱藏在家中某些角落而未被發覺。也就是說，在搜了一遍之後，它的離奇失踪是肯定無疑的了。有好一陣子，我心中突然有一種發毛的感覺。我想起了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的科幻小說，那些探討虛幻和眞實以及「現實崩潰」(the breakdown of reality)的小說。也許我不知怎地進入了另一個「現實」？而在這個「現實」裡根本不存在什麼箱子？

(其實在上一次經歷中我也隱隱有這種感覺：可能在另一個「現實」中另一個李偉才確實已經拿走了機票？而這兩個「現實」(在科幻術語中是「平行宇宙」parallel universes)不知怎地交錯起來？)

故事的結局大家可能也猜到了。最終還是一個記憶的問題。上次是別人受到她自己記憶的欺騙，這次則是自己受到自己的記憶所欺騙。(不幸的是，兩次受驚的都是我自己！)

妹妹的車子就快到了，我對箱子的失踪仍是茫無頭緒。小舅卻突然問：你是否曾經把望遠鏡拿往某處使用，回來時忘了拿箱子？正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我去年確曾把望遠鏡拿往好友劉宇隆的家中，爲的是在他家的天台觀測難得一見的「火星大沖」。我們走時把整副鏡留下，日後劉宇隆來探望我們時，才順道駕車把它送回。可是——我如今記起來了——他卻遺漏了這個裝零件的箱子！只是事隔已一年多，而剛好其間我又完全沒有使用望遠鏡，因此整件事已完全丟在腦後。

上述的例子都和「記憶」有關，也加強了我對「記憶」的重視。這重視並非在於日常生活的應用——雖然這無疑十分重要——而在於「記憶」對於意識、自我和眞實的重大含義。

我們在市面上不難找到一些談及記憶的書籍，但這些書籍所談的，大都是如何改進記憶力和如何提高學習能力等問題。這些都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我的興趣在於：什麼是記憶？記憶的生理基礎和物質基礎是什麼？是化學的還是電流的？是分子的還是電子的？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對某一事物的記憶是儲存在大腦中的某一區域，還是分散於大腦的每一處地方？「回憶」這個過程究竟是怎麼回事？爲什麼可以這麼快？「忘記」又是怎麼回事？我們眞的會忘記任何事情嗎？還是我們只不過「記不起來」罷了？人的記憶是有限還是無限的呢？

自初中開始，圖書館裡——不論學校的、市政局的、英國文化館的、美國文化館的——若是有任何談論上述問題的書籍，都會被我急急借來用心地閱讀。我讀到了有關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實驗、以鴿子選色板和白老鼠走迷宮的實驗，以及令人驚訝的渦蟲(flatworm)實驗。在最後一個實驗中，科學家發現：如果把受訓過的渦蟲輾碎，餵給一些未受訓練的渦蟲吃，後者受訓時的進度會大大提高！這表示訓練產生的記憶，有可能通過物質來傳遞！

科學家又發現，受訓過的白老鼠大腦皮質中的RNA會有所增加，表示這種物質不單和遺傳有關，就是跟記憶也有著密切的關係。

這些問題實在太引人入勝了。譬如說，我們對每晚所作的夢大都只能記得很少的一部分，但這是否表示有關這些夢境的記憶很快便不復存在？抑或它們永遠存在於腦中，只是我們無法——可能直至死的那一天——重喚罷了。而在心理學中，我們會遇到一些所謂「記憶壓抑」的現象，就是某些人對一些太過可怕的經歷(大多是童年時的)失去記憶，日後卻在潛意識中受這事影響而防礙精神健康。在催眠術中，我們則可刻意地命令某人忘記受催眠時所作的某些事情，直至他聽到一句特定的提示句語爲止……

在此之上，還有的當然便是因腦部受損而導致的部分甚至徹底失憶。這種失憶固然爲小說和電影提供了不少戲劇性的題材，也爲科學家探討記憶的本質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例如只記得聽而不記得怎樣讀、只記得讀而不記得怎樣寫，或只記得寫而不記得怎樣講等各種古怪的情況。

上述所講的，都是有關記憶的科學研究，這些研究實在是科幻小說創作的一個豐富寶藏，而不少優秀的科幻作品也確實以此爲題材。但從很早開始，我便已從一個科學的角度轉向一個較爲接

近哲學的角度來看待記憶這個問題。我在中學階段便已得出這樣一個結論："Man is nothing but memories."。今天，我會補充一句："Reality is nothing but memories."。(這是我一個十分大的弊病，就是習慣了以英文來思考。)

讓我們再把這兩個結論重覆一次：「人只不過是記憶的組合。」以及「所謂『現實』只不過是記憶的組合。」當然，這兩個結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爲脫離了人，也就沒有什麼現實可言。我們之所以關心什麼是現實，是因爲我們存在。如果宇宙中沒有東西懂得問這個問題，現實與虛幻便完全沒有分別。

達到這個結論其實是十分容易的一回事。我幼時看有關失憶的電影和和戲劇時，便常常有這樣一種疑惑：例如男主角因意外事故而失憶，事後根本認不得女主角——他的愛人，也記不起他自己是誰。故事中當然是女主角忠貞不渝，並千方百計恢復他的記憶。到結局時，自然是精誠所至、金石爲開，男主角恢復記憶，兩人以後快樂地生活在一起……。但問題是，如果男主角最後無法恢復記憶呢？女主角是否始終堅守下去呢？假設男主角除此以外一切恢復正常，而女主角與他重新建立感情，那麼她是算專一還是算「移情別戀」呢？假如男主角愛上了另一個女孩，那他又是否算變了心呢？

兒時的我，關心的當然不是「專一」還是「不專一」的問題，而是隱藏在這些問題背後的一個更深刻的疑惑：一個完全失去記憶的自我還是他以前的自我嗎？

無論我如何思索，我都只能得出一個答案：否。

在我所認識的事物當中，「自我」無疑是最神祕最深奧的。不錯，無盡的時間、無盡的空間、奇妙的物質結構和永恆的運動規律……這些都是宇宙間深不可測的問題。但試想想，如果沒有了「自我」的認識和探問，這些問題又哪會存在呢？

構成「自我」的究竟是什麼東西？這個世界爲什麼會有「我」和「非我」的分別？尤有甚者，一塊石頭和一個人在我眼中都是「非我」，可是這個人卻會告訴我：他的「自我」才是眞正的「自我」；而我，則只是他眼中的一項「非我」而已。那麼，「自我」究竟是唯一還是衆多的呢？

數千年來，無數哲人智者都對「我是誰？」這個問題苦苦思

索，並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對完全沒有學過哲學的我，當然無法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滿意的答案。也就是說，我無法給出構成「自我」的充分條件。但從關於失憶的電影電視情節中，我卻似乎找到了構成「自我」的必要條件。

這個必要條件當然就是記憶，更確切地說，也就是大腦的記憶；因爲即使我們的小腦仍然記得如何呼吸、如何進食和如何走路等功能，大腦的記憶要是完全喪失的話，我將變成一個全新的我，而過去的我將不復存在，跟死了沒有分別。

還不止此，我們還可透過一個「思想實驗」來揭示記憶的重要性。假設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在生日那天因車禍而失憶；雖然事後他的其他方面完全恢復正常，但我們也總會覺得，他這個新生的「自我」是一個不完整、甚至是有缺憾的「自我」，因爲它沒有童年，也沒有任何少年時代的回憶。它是一個從二十歲才開始的「自我」。

但這不打緊，因爲這個「自我」開始時雖然十分「薄弱」，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它會逐步擁有它自己的回憶，發展出它自己的性格，成爲一個較爲充實、較爲完整的「自我」——雖然它的記憶永遠不能超越「二十歲」這個界限。

然而，假設這名青年的記憶不單無法超越時間上的某一刻，而且無法超越某一時間間隔，情況又會怎樣呢？例如他的記憶只能及於一年內所發生的事情，一年以前的全不記得。這當然是一種很可悲的存在。(一些患上癡呆症的老年人所遭遇的正是類似的問題。)而我們也會認爲這樣的一個「自我」是一個十分不完整的「自我」。但在「思想實驗」中，我們無需把時間間隔限於一年。我們可以設想，如果這個間隔只有一個月、一天、甚至一小時，這個「自我」將如何的一步一步萎縮。如果我們更爲極端，把這間隔縮短爲一分鐘、一秒鐘、十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甚至千分之一秒，我相信你也會同意，我們平常所說的「自我」將不復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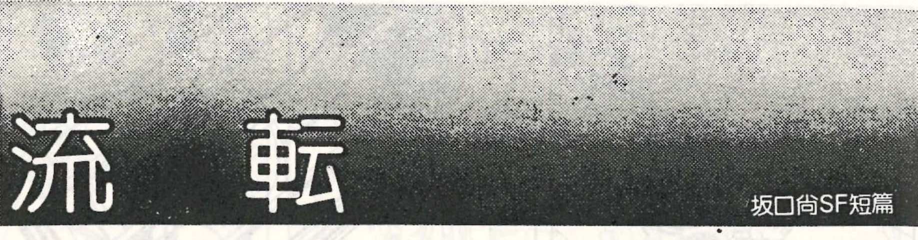
一個無可避免的結論是：沒有記憶，就沒有所謂的「自我」。借用笛卡兒的說法，我們可以說：我「憶」，故我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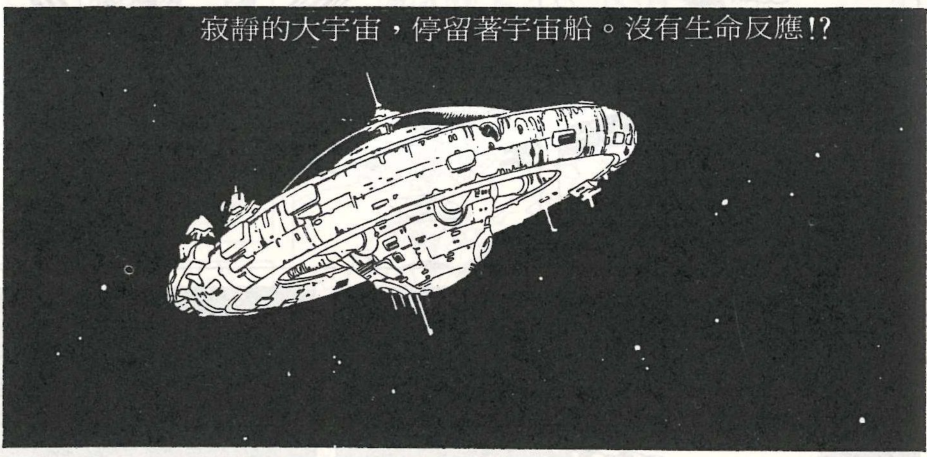
然而，我在中學時代所提出的結論是更爲極端的，我在日記上寫道：「人只不過是記憶的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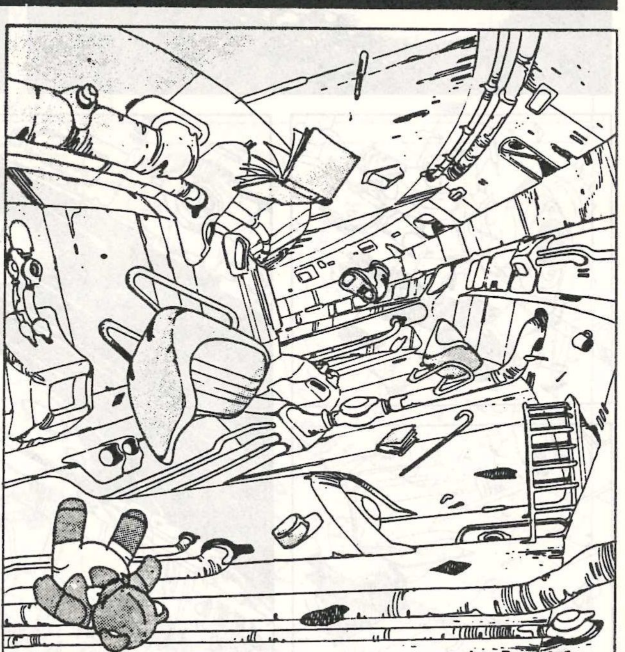
合。」從邏輯上來說，這表示記憶不單是人之所以爲人的「必要條件」，而且是「充分條件」。這當然是個極富爭論的問題：一個人的「個性」和他的「記憶」似乎是兩碼子事，電腦有準確的「記憶」卻沒有「自我」……等等是我們立即可以想到的詰難。但是在「個性」和「自我」等的本質仍是如此充滿爭辯的今天，我寧願維持我的「原則」，把這項「洞見」作爲一項雄辯式的命題(rhetorical proposition)留待大家爭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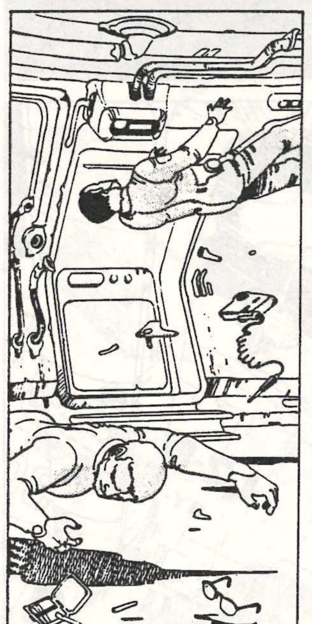
【後記】上文乃於一九九〇年二月撰寫於東京。當時正在日本參加一個爲期達一個月的國際性研討會。返港後不久，即看到了由阿諾・舒華辛力加主演的科幻電影《宇宙威龍》(*Total Recall*)，片中對「記憶移植」所引起的「現實危機」(reality crisis)和「自我危機」(identity crisis)有十分精彩的描述。荷里活的製作竟然有這樣的「科幻深度」?片頭一瞬即逝的字幕洩漏了「天機」：原來劇本所基於的，正是菲利普・狄克的一個短篇故事"*We Can Remember It for You Wholesale*"！✻

【編按】李偉才先生，現居香港。《幻象》第五期菲利普・狄克專輯曾評介《魔鬼總動員》一片（港譯：《宇宙威龍》），並刊出狄克原作〈記憶總動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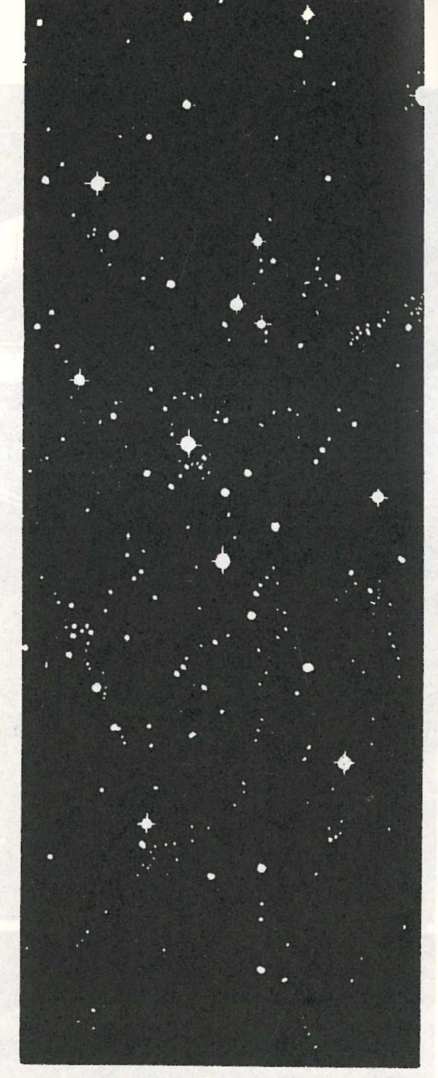






THE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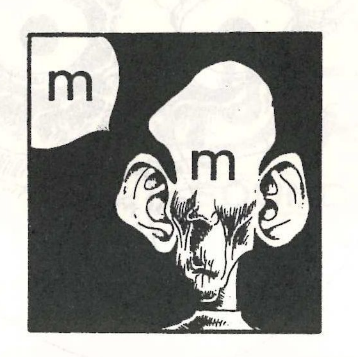
THE END

【科幻漫畫賞介①】

光香風色的讚美詩

●洪德麟

坂口尚的SF世界



坂口尚那優美敘事詩般的漫畫，讓人總沈醉在羅曼蒂克的氛圍中。他那精湛的繪技、雅致浪漫的構成，予人情不自禁的陶醉。在浪漫的情感敘述故事裡，在空想的科幻空間，或是慘烈的戰爭中，他的畫筆總是給予畫面賞心悅目的詩情粉飾渲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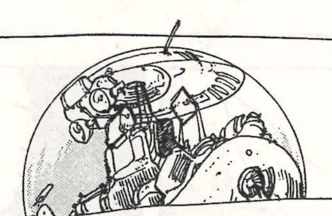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出生的坂口尚，一九六九年投入漫畫創作，發表處女作「霧中」連作於手塚治虫創辦的雜誌「COM」。在畫漫畫之前，他醉心於卡通的製作，十七歲投考手塚治虫的卡通公司「虫製作」，考了兩次

〔大友克洋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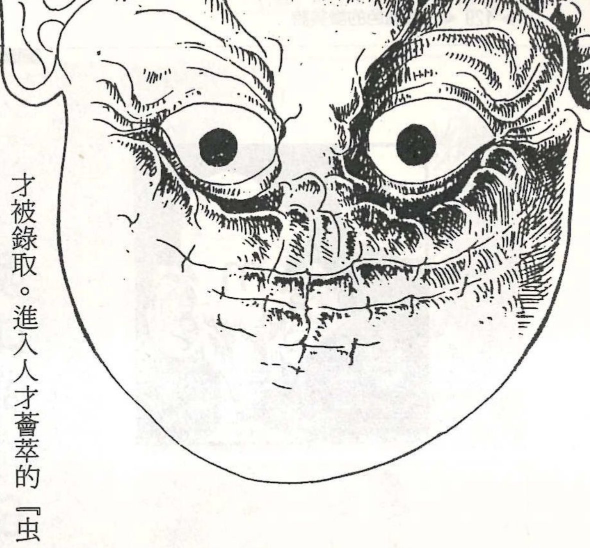
砂之聲

SOUND OF SAND

〔轉載於〕奇想天外 1979年11月號
奇想天外社 Kisotengaisha



科幻漫畫賞介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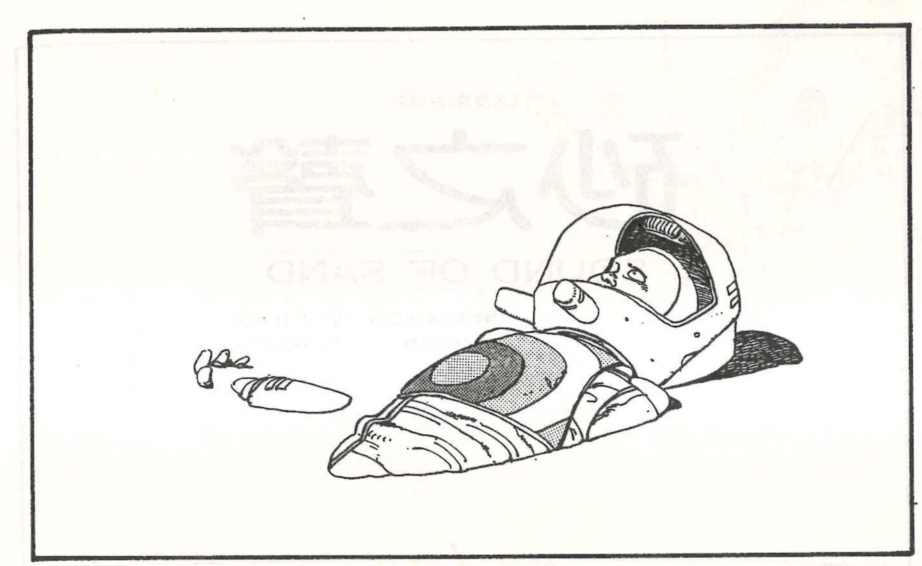
才被錄取。進入人才薈萃的『虫製作』後，深受社裡幾位前衛的前輩漫畫家的影響，如眞崎守的理論、村野守美的故事架構、永島愼二的主題精神給他極大的衝擊，對他的創作產生深刻的啓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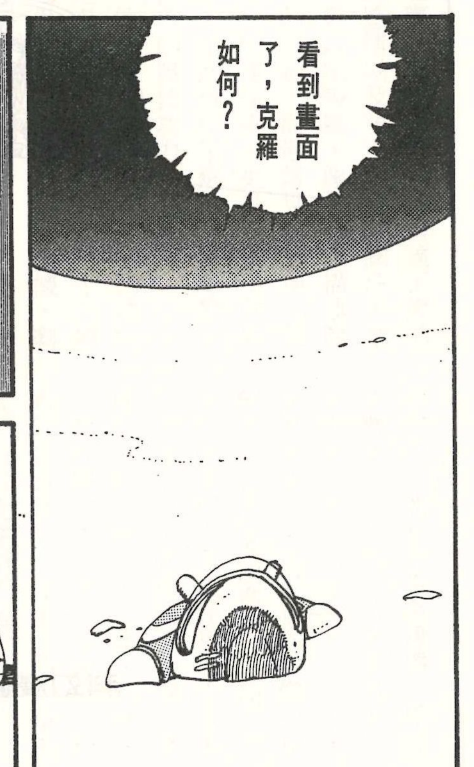
在『虫製作』的薰陶下，加上本身的努力，練就坂口尙那洗練的畫技。他經常以不著一字的極短篇、細膩的筆意，傳達了豐沛的感情以及悲天憫人的關注。他喜歡以極短篇，像詩一般描述簡單的主題，而最常見的是他「無題」的連作集，更是漫畫中的珍品：由此可以了解他描寫事物、哲理的繪技功力。

他的詩情連作「十二色物語」是漫畫創作的極致，描述十二個人生際遇、十二種浪漫情懷，劇力扣人心弦，劇情發人深省。而那珠玉般連作「風盼亂」，無題、無對白的寫意更是耐人尋味。一九八三年，他發表第一部大長篇，描述猶太人受納粹迫害可歌可泣的史詩。

一九七六年起，他在『奇想天外漫畫大全集』等雜誌上發表一系列「幻想曲」式的科學幻想異色作，每部作品都在奇特構想裡，給讀者不斷意外的驚喜。在宇宙中，他給予生命尊嚴、感性的歌頌。在號稱「近未來ＳＦ」的新作「VERSION 1.2.3」中，他更發揮了不可思議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其中他創造了一個叫「我素」的類似人魚的怪物，大家都不知道牠出現的目的是什麼。謎樣的主題，結合了玄學、科學、宗教哲學的故事敘述。隨著人際的陰謀與野心，「我素」的出現方式，坂口尙運用了電腦繪圖的技巧經營在畫面的變化上，甚爲奇異。坂口尙一直是以實驗精神不斷挑戰新題材和技法，而且兼顧到商業的需要、讀者的欲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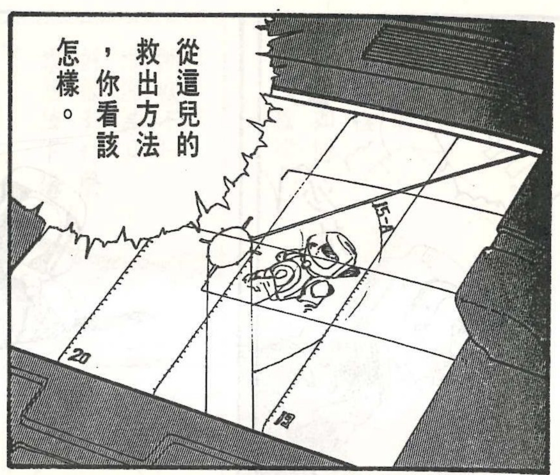
不過，在日本，坂口尙還是被列入「理想派」的前衛漫畫家。前衛是很難大衆化的，當然，他的創作亦無法通俗化，在台灣雖然是創作者最崇拜的漫畫家，一般讀者尙難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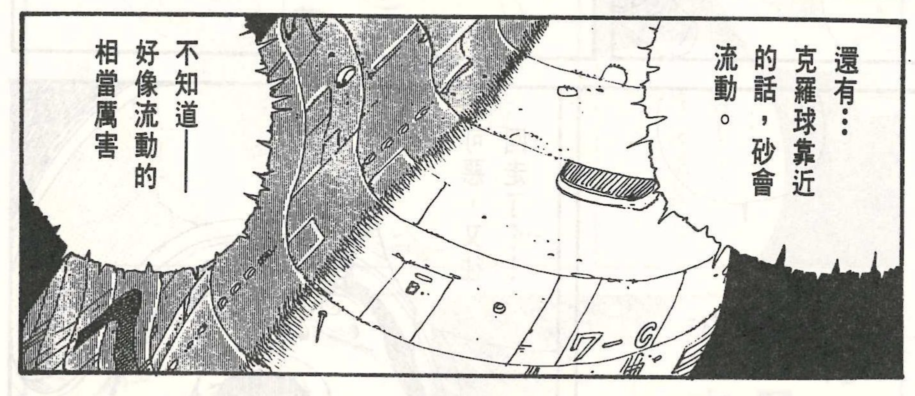

看到畫面了，克羅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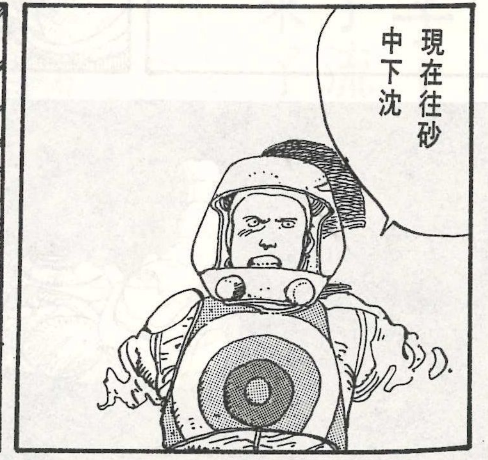

很好，看到清澈的天空……


三天三夜在砂裏都能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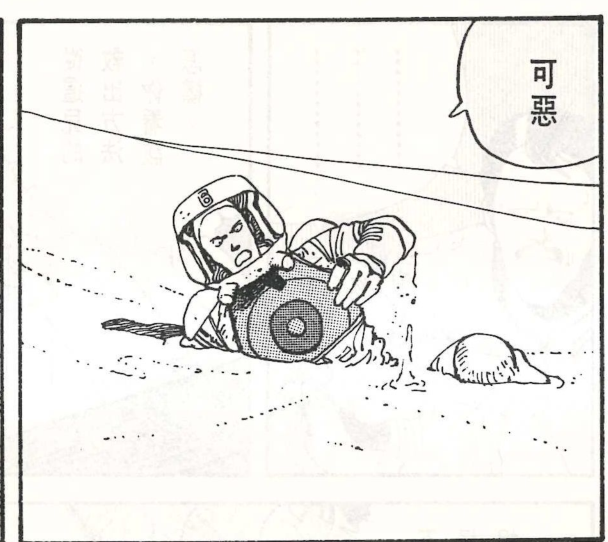

從這兒的救出方法，你看該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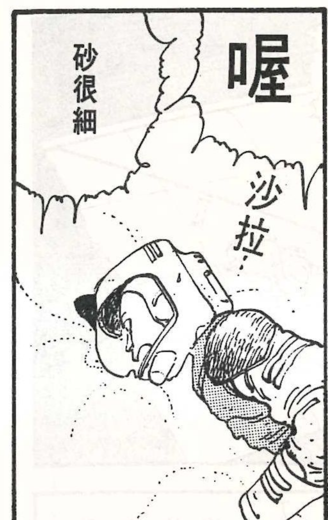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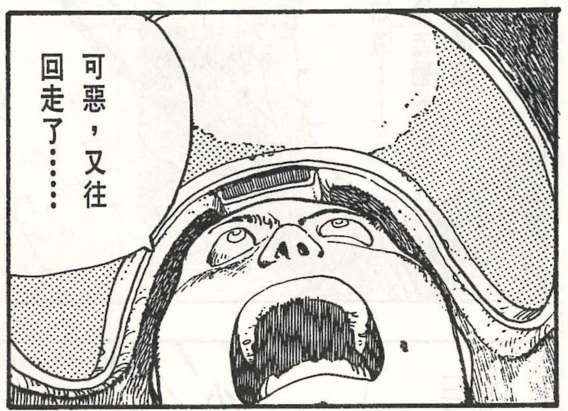

還有…克羅球靠近的話，砂會流動。
不知道——好像流動的相當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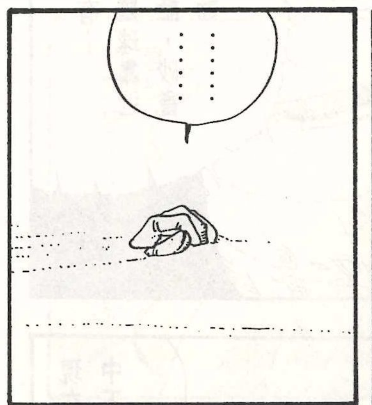

現在往砂中下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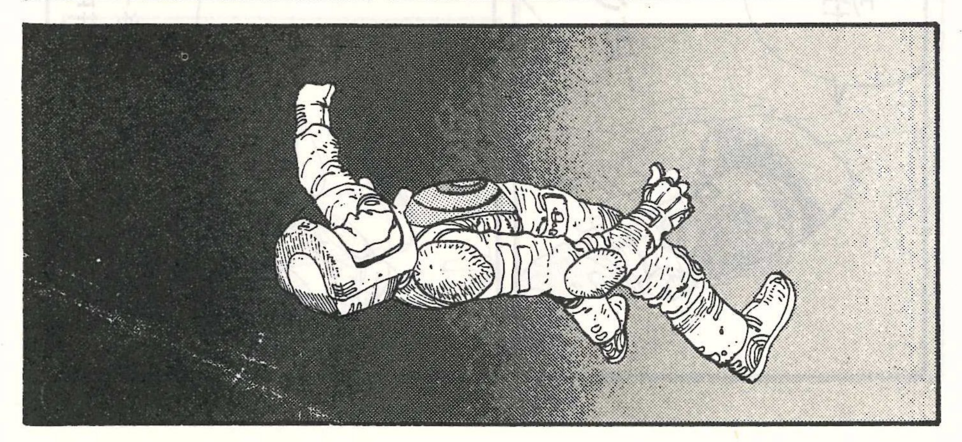

沙拉…
喔


可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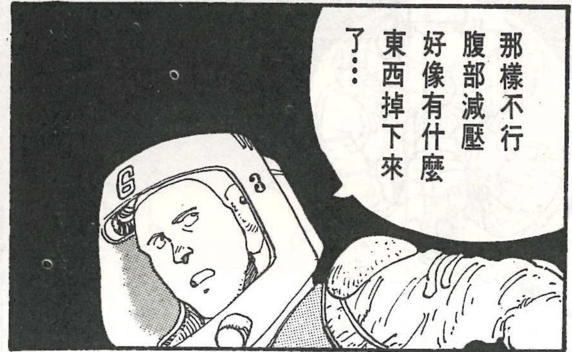

喔
沙拉
砂很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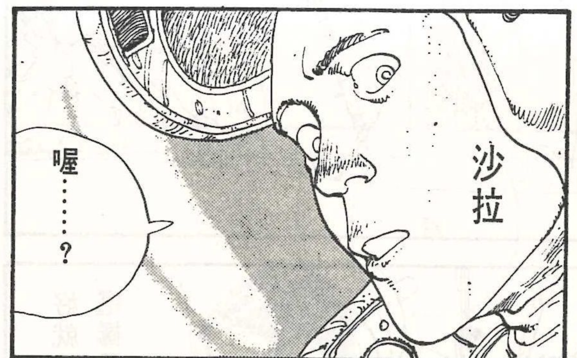

可惡，又往回走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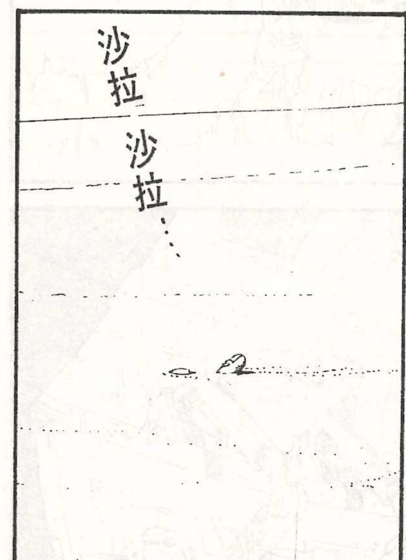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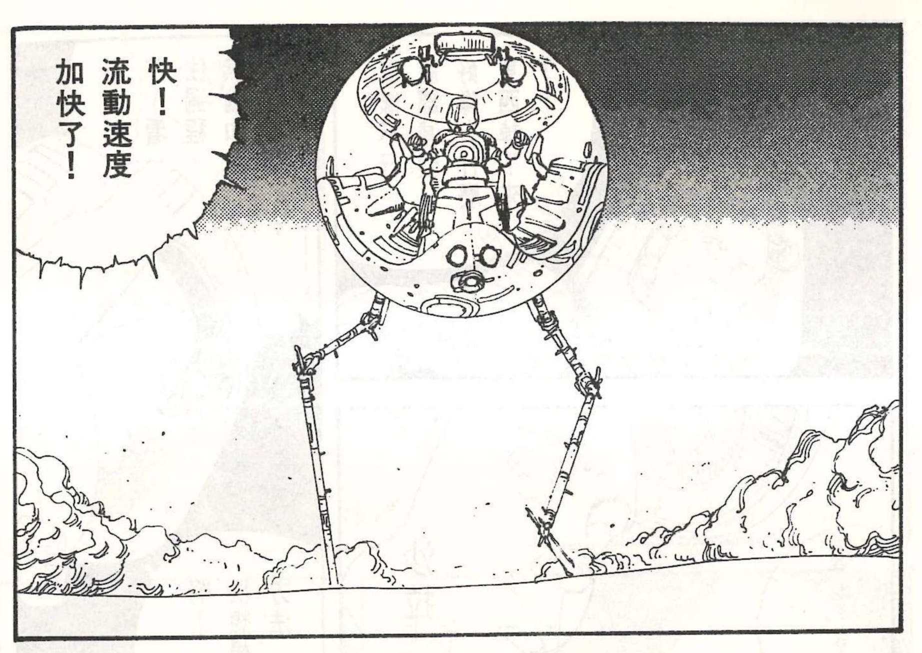

不能動了，看住過程，無論如何要救救我……
啊！快想想其它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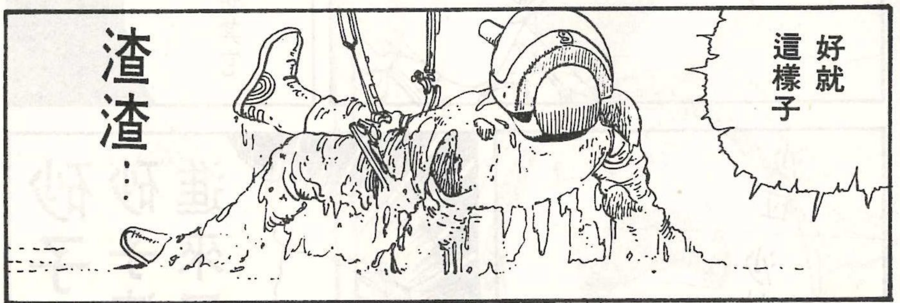

那樣不行腹部減壓好像有什麼東西掉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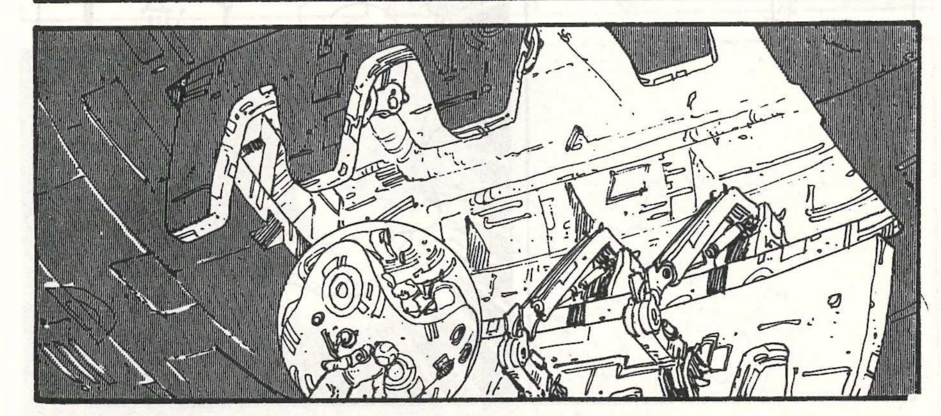

沙拉
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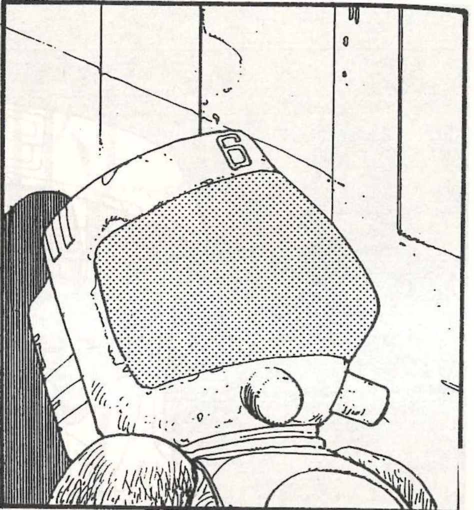

砂子！砂子流進來了


沙拉 沙拉…


快！
流動速度
加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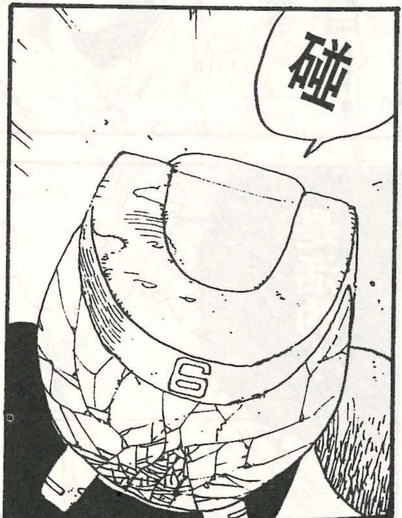

好就這樣子
渣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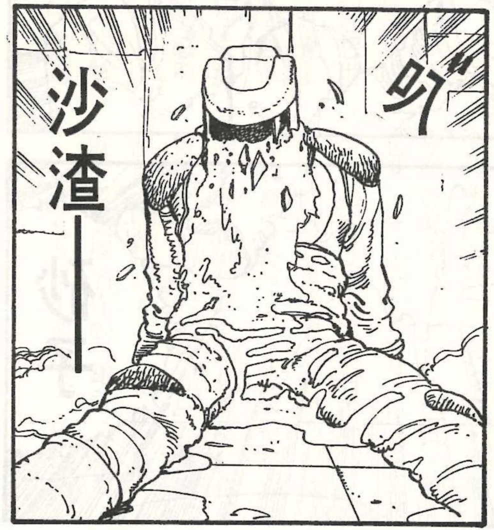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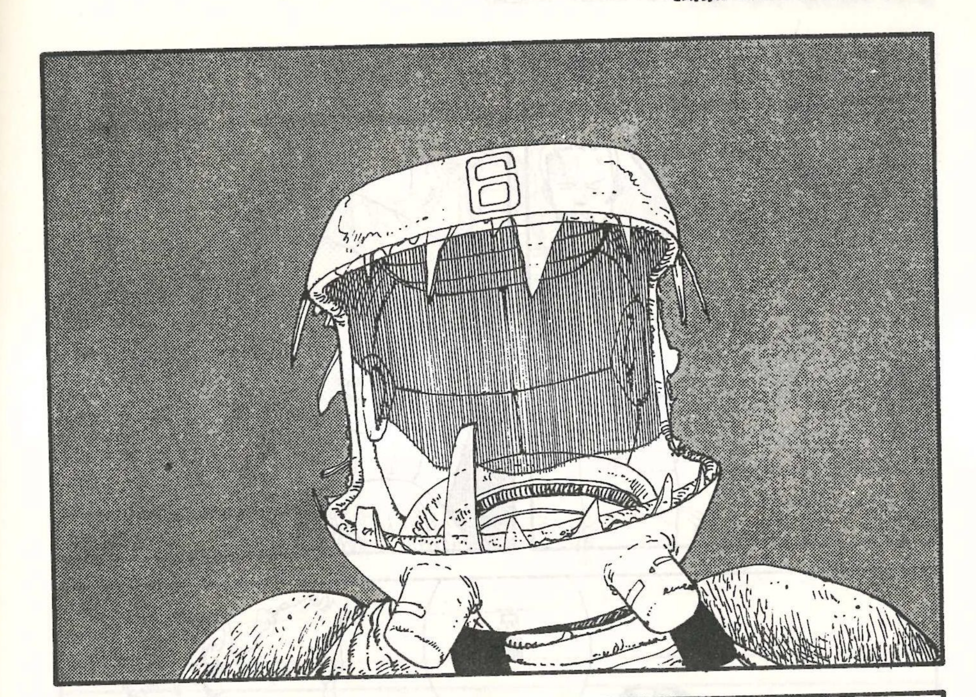



全是砂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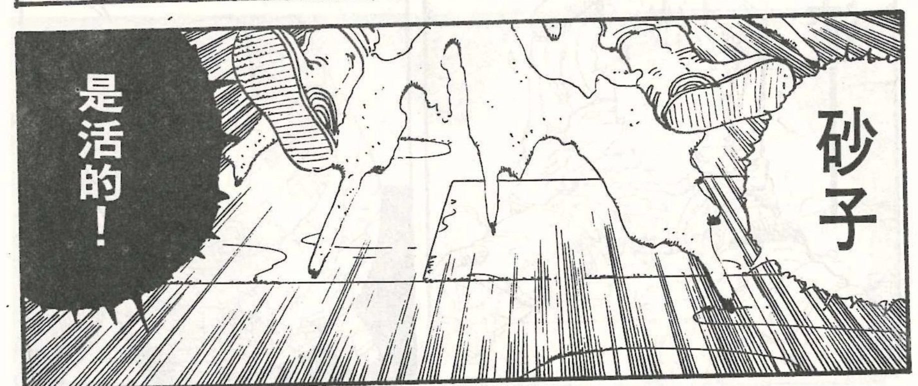

克羅


碰


叭
沙渣——







THE END

[科幻漫畫賞介②]

未來人大友克洋的暴力美學

●洪德麟



創作是內心的一種宣洩？或是一個自以爲是的理想世界？看大友克洋的創作，直覺上他有種莫名的不滿和對這個世界的怨懟，因此，表現於創作中溢於畫面的是充滿張力的壓迫感與毀滅。

據大友克洋接受訪問時的解釋，早年他看到『COM』雜誌中很多有「理想」的漫畫，使他極想認識這些漫畫家，因此，他抱懷一份「純文學漫畫」的目標，從家鄉前往漫畫主戰場的東京。他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及思考方法藉由漫畫表現出一種好勝的心理，而不以純娛樂的趣味爲創作旨趣。他主要的創作都只在強調個性，因此，一九七三年出道時，就取材文學名作的「鎗聲」來畫。一九七九年，他畫了一篇描繪



巨型電腦和超能力兄弟纏鬥故事的「FIREBALL」（火球），這是他以「我喜歡有深度的世界」這樣的理想而創作的。但這部作品，他卻沒有完成它。

由於受「星際大戰」、「大法師」等電影的衝擊，他才從純文學的迷境中覺醒，而邁向ＳＦ的世界。不過他還是以生活化的描寫爲舞台，再加上「考慮內容是否有趣」。這個改變使他想畫出新東西，突破過去創作的公式。

一九八〇年，他開始發表「童夢」，這是以描述高級公寓中時常發生自殺事件爲背景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小女孩和一個老人，他們兩人都擁有超能力。老人是個愛惡作劇的獨居老者，他利用「超感應力」使人喪失心智而做出殺人、自殺的事，被小女孩發現後，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空中大戰。大友克洋故事的敍述方式和鏡頭的運用，使平面的圖畫在視覺上猶如跟著天旋地轉似的身歷其境。這部作品的張力叫人神經緊繃，凝神專注每一畫面劇變的發展。由於描述得太過逼眞，並且達到視覺上重大的革命，因此獲得日本ＳＦ學會推崇，特頒給他「第四回日本ＳＦ大賞」，這是漫畫第一次獲得此一殊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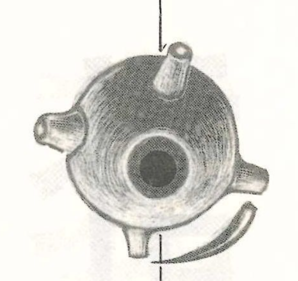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二年，大友克洋發表另一部同樣以超能力爲主題的創作「AKIRA」（阿基拉）。這部作品，描述第三次大戰前一群擁有異能的少年被集中在一起接受秘密訓練與改造的悲劇故事。他把異能「掰」得相當誇張。「阿基拉」也正是他認爲最合乎自己理想的，推出後甚爲轟動。因此，由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起，他著手構成卡通電影版的故事，一九八八年拍攝完成上映，成爲日本年度的大事。目前，這部作品去年（一九九〇年）年底出版了第五集單行本，但整個故事尚未完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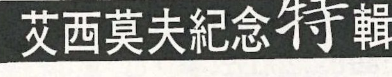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洪德麟，漫畫評論家、漫畫圖書館負責人，近作《台灣漫畫四十年》將於今年九月中出版。

ISAAC ASIMOV

千絲萬縷的宇宙織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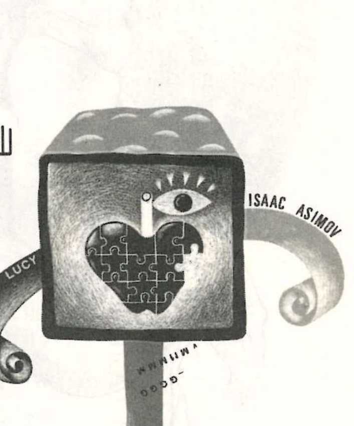
整個人類生命，
像一幅千絲萬縷的織錦。
—艾西莫夫《機器人與帝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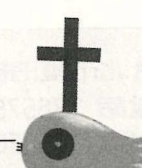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林燿德◉企劃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哀兮歿訃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❶】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導言

【文】林燿德
【圖】陳璐茜

當然，任何事物都有極限，我也從不癡想自己能夠永生，但是我企圖賴活下去。」一九八八年艾西莫夫(Isaac Asimov)——在我們這個時代中創造哈里・謝頓(Hari Seldon)的哈里・謝頓——在近作《基地序曲》的作者前言中如是說。因爲，只要他繼續「賴活」下去，廿世紀最偉大的科幻經典《基地》系列就會如同噴濺的星塵一般，不斷地繁衍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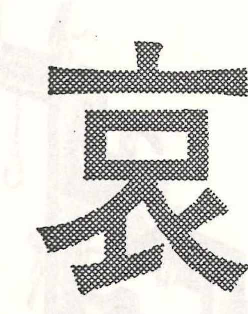
在今年（一九九二）四月號的《艾西莫夫科幻雜誌》(*Asimov's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的社評上，艾西莫夫回顧了他創作《基地》系列的心路歷程，再度指出：

「我不敢斷言自己是否俱日以進；當然，目前還看不出什麼跡象。相信我，我個人的遺憾絕對比你們可能產生的遺憾來得多。」

因爲艾西莫夫意識到他自己創作量和創作速度已大不如前。他感到疲倦，行走困難，必須依靠手杖，年僅七十二歲的艾西莫夫自覺生理上的壓力促使他不斷地老邁下來，這篇社評已然「天機乍洩」地預告了自己將至的大限。

一九九二年四月六日，一代巨匠艾西莫夫逝世於紐約大學醫院，病因是心腎衰竭。以艾西莫夫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而言，他去世的消息以及身後的評價都廣受媒體報導；在台灣，也許一般讀者並未特別注意這項消息，但對此間的科幻文壇來說，絕對是一樁令人無限感傷的訃聞。

艾西莫夫的作品——以產量而論，他的創作幾可視爲一種「工業規模」的事業，衡諸廿世紀全世界的作家，他即使無緣登上「量的首席」，至少也可列名三人之內——在國內譯介得很零散，早期的《基地三部曲》曾被譯爲《銀河帝國三部曲》（這當然是個含混的譯名），此外尚有若干長篇，大致上譯筆都有值得商榷之處，倒是《幻象》、《推理》兩份類型雜誌選載過部分短篇，成績不惡，本年六月威兮在《中外文學》發表的譯作也有值得稱道之處。不過，艾西莫夫在台灣備受重視，其實還是因爲科幻迷閱讀原典的能力不弱。■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世所公認的當代通俗文學大師，一九二〇年生於俄羅斯的司莫聯斯克附近，三年後隨父母移民，遷居美國。十六歲他提前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卻沒有順應父親的心願成爲醫學系學生，他選擇的科目是化學。一九四九年他成爲波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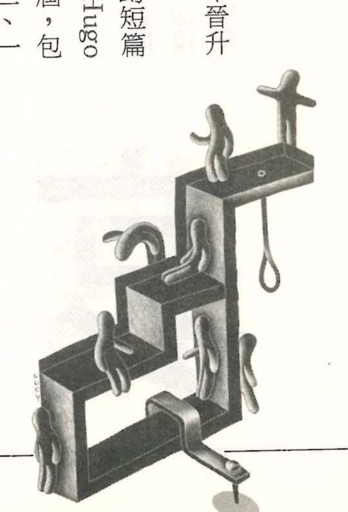
斯頓大學生化學講師，一九五五年晉升副教授，致力核酸研究，一九七九年晉升教授。

艾西莫夫傳奇性的通俗作家生涯，自一九三九年始，當年他首度發表科幻短篇作品於《驚異》雜誌(*Amazing Stories*)；他曾五度獲得科幻界標竿雨果獎(Hugo Award，計有一九六三、一九六六、一九七三、一九七七、一九八三等五屆，包括年度創作獎和特別成就獎)、三次星雲獎(Nebula Award，計有一九七三、一九七七、一九八七等三屆)以及至少其他八種重要文學獎項。其實，在他耗竭一生所完成的近五百册出版品中，撇開科幻小說不論，還有獲得了高度評價的多册推理小說、四卷《北美史》、兩巨册《聖經導讀》、一部名人辭典和兩册自傳(第三部也將在年內出版)，至於古典文學導讀、百科全書、教科書以及他爲報刊撰寫的科學小品和評論更不在話下，其數量直堪與夜空中肉眼可見的星星相比。

艾西莫夫的科學素養與豐富的想像力源源融入創作，畢生科幻精華集中於三大系列，這三大系列按照小說中的時空序列可以表列如左(括弧內爲原題及出版時間)：

㈠機器人系列

機器人全集(*The Complete Robot*, 1982)
鋼穴(*The Caves of Steel*, 1954)
裸陽(*The Naked Sun*, 1957)
曙光中的機器人(*The Robots of Dawn*, 1983)
機器人與帝國(*Robots and Empire*, 1985)



㈡帝國系列

太空流星雨(*The Currents of Space*, 1952)
遙遠的黑暗星雲(*The Stars, Like Dust*, 1951)
宇宙的廢墟文明(*Pebble in the Sky*, 1950)

㈢基地系列

基地序曲(*Prelude to Foundation*, 1988)
*基地前奏(*Forward the Foundation.*)
基地(*Foundation*, 1951)
基地與帝國(*Foundation and Empire*, 1952)
第二基地(*Second Foundation*, 1953)
基地邊緣(*Foundation's Edge*, 1982)
基地與地球(*Foundation and Earth*, 1983)

*《基地前奏》(暫譯)是艾西莫夫的遺作，預定近期出版。

實際上，這三大系列又互相關聯，彼此通脈連枝，構成艾西莫夫的全史宏觀。在《機器人》系列中，艾西莫夫創造了〈機器人三守則〉(一譯〈機器人三定律〉)：

守則一：機器人禁止傷害人類，亦不可因怠惰疏忽使人類受傷。
守則二：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命令，除非該命令牴觸守則一。
守則三：在不牴觸前兩項守則之情況下，機器人必須保衛自己的存在。

(根據公元二〇五八年第五十六次修行的《機器人手册》)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這套艾西莫夫設計出來的機器人遊戲規則，充分顯現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所有權觀念：守則一、二條確保了人類對於機器人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第三條則突出了欠缺人權的機器人悲劇——它們保護自己的理由竟是因爲要保護人類的財產（機器人本身）。機器人取代了農奴、傭兵、加工區女工、大企業僱員的角色；反過來看，這種說法又暴露了人類歷史上一直存在著次等人類的冷酷現實。（在一九八五年的《機器人與帝國》一書中，艾西莫夫又透過機器人丹尼爾之口提出〈守則〇〉，詳見本特輯威兮〈艾西莫夫：科幻國度的世紀大蓋仙〉一文。）艾西莫夫的科幻點子多半如此獨具隻眼而隱含現實性的批判。

《帝國》系列和《基地》系列兩者的成就和想像力都遠非封閉在特定時空裡的廿世紀前葉反烏托邦小說（如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所能企及。艾西莫夫的宇宙觀是一個開放性的場域，隨著他個人生命的發展，基地和帝國對峙的興亡史也隨之擴充與修補。這十五部代表作合計一百五十多萬字，如果他不在一九九二年四月遽然辭世，這套虛構的宇宙史還有無數的可能性會呈現在各世代的讀者眼前。

■

四、五〇年代和八〇年代是艾西莫夫集中火力在科幻創作的階段。中間有段時期他轉移目標，致力於推理小說的經營。自一九七二年開始，艾西莫夫將注意力投向短篇推理小說，到八〇年代中期共完成了一百餘篇。他的推理小說屬於古典的本格派類型，「我試圖讓所有的（推理）故事都用開暴力，」艾西莫夫說他的故事裡：「偵探通常只是在尋找遺失的物品，或者在各種可能性中選擇出正確的線索，或者阻止一個間諜等等不一而足。」這些作品中的主角多半是「安樂椅型偵探」(the armchair detective)，他也提供公平的機會給讀者，因爲偵探所知道的不能比讀者多，他筆下的破案英雄總是傾聽一個好似無解的謎團，然後必須使用智慧和讀者競爭於字裡行間。

艾西莫夫的推理小說可以《黑色鰥夫》(The Black Widowers)系列爲代表，故事中沒有暴力行動，沒有恐怖戰慄，也沒有心理懸疑；交談、解謎和其他智識化的模式構成艾氏推理的特質。阿嘉莎・克利斯蒂(Dame Agatha Christie／Mary Clarissa)曾經說過：她的小說中不存在著下階層人物性格，因爲她不曾參與那些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不甚了解他們的談吐和行動；艾西莫夫也是如此。艾氏的名探們智識超人一等，優雅冷雋，總有一些、甚至大量他自己的影子在裡頭，洋溢著知識分子的氣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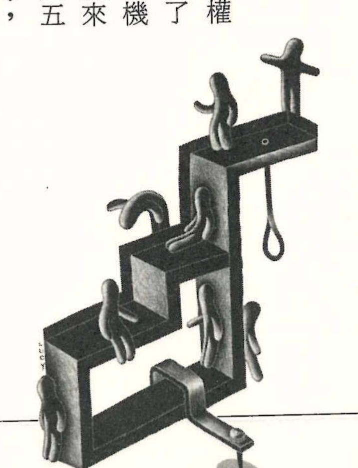
六〇年代和八〇年代中期以降，艾西莫夫寫了大量科普性的雜文小品，他似乎對各種文體都有廣泛的興趣和崇高的追尋精神。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科學評論選集《等待開拓的領域》(*Frontiers*)中，艾西莫夫指出：

「對於任何一個致力於爲一般大衆解釋現代科學錯綜內容的作者而言，非常重要的是：他的評論和對現實重估的行動，必須伴隨著科學向未知領域的進展而進展。」

這是神奇的艾西莫夫的座右銘。

無論是他的科幻小說或者他的科普作品，都具有深邃的哲思和毫不幼稚的樂觀主義精神，他預測著人類明日的趨勢，也從未脫離歷史的教訓與現實的弊害；馬斯洛心理學中被論者譏爲不可能存在的理想人格，竟然在一個俄裔美國學者／作

ISAAC ASIMOV



【作者簡介】

林燿德，本特輯策劃人，評論家、科幻小說家，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秘書長，著有小說《惡地形》、《解謎人》（與黃凡合著）、《大日如來》、《一九四七・高砂百合》、《大東區》、《雙星浮沉錄》及評論集《重組的星空》、《期待的視野》、《一九四九以後》、《不安海域》、《羅門論》等多部。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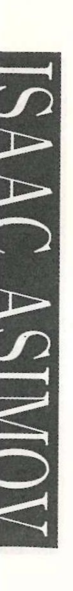
家七十二年的一生中，絕非偶然地予以實踐。

除了史學家、神學詮釋學家、生化學家……等等身分之外，艾西莫夫理當是一個通俗作家，但是他通俗得如此高雅，如此睿智。星辰如塵埃，粒粒塵埃中又自有銀河億載生靈的興衰起伏；另一位讓艾西莫夫不必感到寂寞的當代科幻大師亞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在其名著《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中讓主角進化為無形無體的精神生命「星童」(the star child)，也許，那才真正是艾西莫夫不為人知的歸宿。

■

雖然《幻象》雜誌曾經在第四期推出艾西莫夫專輯，但是為了紀念這位科幻大師，經本誌發行人張敏敏和筆者討論後，我們仍然決定在本期製作一個全新的特輯。筆者首先敦請了威兮先生翻譯艾西莫夫原著的四篇小說及兩篇論文；威兮先生當年和李永平、楊人凱諸君叱吒風雲於台大校園文壇，日後卻朝商業領域發展，這次他集中全力翻譯艾西莫夫原著作品，文字洗鍊而精準，也是他向文學歸隊的宣告。可惜我們一直未能及時聯絡上艾西莫夫遺孀及相關出版單位，為了複雜的涉外著作權的問題，這些國內未曾發表過的精彩譯文只好從特輯中抽去，留待他日獲得合法的正式授權後再予集中發表。不過，本特輯仍然具備著堅強陣容：致力科幻文學多年的小說家黃海先生以小說形式進行對艾西莫夫的禮讚，《自立早報》副刊主編呂政達先生及「小范蠡」威兮先生分別探討艾西莫夫作品及生平的專文，以上特稿對於此間的「艾迷」而言，當然值得先睹為快；可資慶幸的是，科幻小說家葉李華先生翻譯的艾西莫夫作品〈速度的故事〉已獲得美方正式授權，恰可及時排印，做為本輯的壓卷之作；但願讀者因為這些篇章而進一步了解艾氏的多稜多面。✻

[附記] 艾西莫夫在這個世紀以藝術家的身分與世長辭；但是在下一個世紀，他將以「上一個世紀最具靈視的哲學家」這個頭銜而被記憶。以上是筆者獻給艾西莫夫的悼辭。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❷】

不死的巨匠

向艾西莫夫禮敬

[文] 黃海
[圖] 陳璐茜



經過多少年的努力，他終於成為全世界著名的科幻小說作家，當有人問起他哪裡來的那麼多的鬼點子時，他說了五個條件：一個人必須博學、聰明、有直覺、有勇氣、運氣好，才有可能發明前所未有的創見，但也別忘了法國巴斯德所說的話「好運愛找一切準備就緒的人」。他原是非常有自信的工作狂，他形容自己渾身上下沒有一根謙虛的骨頭，但是現在他每次去檢查資料時，都發現自己想要寫的，早已出現在電腦中的「科幻點子」檔案裡。他渾渾噩噩的，迷糊而不知所措，他身上的骨頭開始有點發軟了。他覺得四周的景物是那樣的怪異而不可思議，縹緲奇幻，不可捉摸，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不是真實的，現在，他有如在漆黑無光的夜裡，喝醉酒開了船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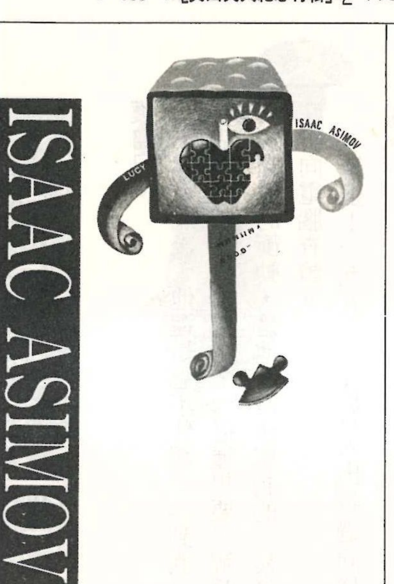
，躺在甲板上對著星光燦爛的夜空，任令四面八方的星星像光雨火珠般潑灑到他身上，直到被電腦的聲音弄醒……

「拜託！這個點子有人用過了！笨蛋！」電腦罵的可是一點也不含糊，卻還不忘加上了溫柔的勸告：「你想再用一次也無妨，就像時光機器是英國的威爾斯原創的點子，但在科幻小說或電影中，已經不知被使用過多少次了，比如最近的《回到未來》、《魔鬼終結者》，雖然是老點子，加上新玩意，也能夠推陳出新的。」

「算了！我又慢了半拍！」挨了一記悶棍，他很生氣，只好放棄這篇小說的寫作計畫，另起爐灶。

過去幾十年，他一直像一架永不疲倦的機器般寫個不停，每天甚至可以工作十二個小時，如今卻感到靈感枯竭，坐在打字機前面有氣無力的，久久打不出一個字，甚至好像連打字機的鍵子都碰觸不到，他開始煩躁不安和慌亂起來。他想到自己已到生命的暮年，死亡將臨；他已七十二歲，寫過將近五百本書，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宗教、歷史、數理、生物，小說和非小說，無所不寫，但對科幻小說尤其鍾情，因為他在寫作科幻小說時會有遨遊群星，出入天地之間，無所不能，無遠弗屆的滿足和快慰。此刻他想再「科幻」一下，卻想不出什麼好點子，不禁懊惱洩氣，對自己咬牙切齒。他這一生根本不愛旅行，也不需要旅行，科幻之旅就是他最好的享受，他在寫作中自然得到神遊的樂趣——說來奇怪，雖然思維常常在外太空中馳騁穿梭，在真實的生活裡他卻最怕坐飛機，他認為那是最不安全的玩意。

現在他卻發現自己好像坐在飛機裡面，心念電轉，腦際不斷的閃出火花，他感到熱烈得有如節慶的煙火。不知怎麼的，他往窗外一探，但見雲朵翻騰，如大海波浪洶湧，煙霧變幻，金光絢爛，有好多長翅膀的男男女女，正在雲間飛翔唱歌，有如神話中的天使，紛紛向他招手，霓虹似的光雨使他為之目盲。他楞住了，不相信眼見的奇景。難道自己真的坐在飛機上？心想，自己正在為即將來到的生命終結思考解脫之道，也許這只是幻覺巧合罷了。人類要超越死亡，早有人想到把屍體做深度冷凍，等待將來解凍、醫治復活的「科幻老套」，而且早在一九六七年便有科學家真正



付諸實踐——這時，他突然靈光一閃，出現了新點子：

何不利用超級電腦把自己的人格和思想儲存起來，也就是等於把靈魂利用機器保存起來，使自己永遠不朽，那樣說不定有一天還可以找到適當的身體，重新把靈魂輸入到新的身體裡面，回到陽間來。

「這是個絕妙的主意！」趕快從口袋裡拿出原子筆，隨手用便條紙記下這個構想。

可是當他再查閱電腦時，卻發現老早有人利用這個相同的點子寫成了小說，還有人把它拍成了電影，包括最近上映的《雷霆穿梭人》（*Free-jack*）。剛剛得到奧斯卡男主角金像獎的安東尼霍金斯，在片中成了電腦中的鬼魂，還指揮公司人員為他尋找新的身體。

這個點子又是人家的，他感到好洩氣、好沮喪。

「這就奇了，自己的思維怎麼可能老是跟在人家屁股後面跑？這不是愧對所有的讀者嗎？人家會說我老是在拾人牙慧，撿人家現成的點子。」他實在想不出所以然。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差錯。

他決定不再查證檔案，決定今後一想到好點子就很快的把它寫下來，所謂眼不見心不煩嘛！

這次他終於寫了一個機器人的故事，他還為機器人定下了三個守則：一、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必須保護人類。二、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除非此一命令違反第一項守則。三、在不違反前面兩項守則的情況下，機器人必須盡力保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護自己。

小說完成後，他還是忍不住想：「到底又有誰的點子還會跑在我前面？」這種想要了解眞相，一窺究竟的衝動，是他所沒法克制的。最後他只好再向電腦查證。

「笨蛋！一九五〇年就有人出版過同樣的小說。」

「是誰的作品？」

「艾西莫夫！」

「哦，我不就是艾西莫夫嗎？」

「天呀！你總算知道自己是誰了！你一直迷迷糊糊的，搞不清楚時間和空間。」

「我到底怎麼啦？」

「你已經死了，正確的說，你的身體已經死了，你的靈魂還活在電腦裡面。你可是糊塗得很哩！你到這裡來已經有好多天了，你還是老樣子，寫寫寫，寫個不停！但是你使用了太多過時的點子，太不像話了！你需要再加油！否則科幻大師一世英名就要喪盡！你還是等你找到新的身體再寫作吧，那樣也許會好些。」

「那那……我是什麼時候進來的？」

「一九九二年四月六日。」

「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眞相呢？」

「我們要你的靈魂去發現自己。」

他回身四顧，恍惚已置身在深邃幽暗的太空中，所有的天使都在對著他微笑，無數晶亮的星星就是祂們發光的眸子。

現在他終於有了新的點子，他寫了上面的這篇小說。他還是一樣充滿了自信，身上絕對沒有一根謙虛的骨頭。✽

【作者簡介】黃海，本名黃炳煌，一九四三年生於台北市，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科幻小說家，現任職於《聯合報》，著有《一〇一〇一年》、《新世紀之旅》、《流浪的星空》、《天外異鄉人》、《銀河迷航記》、《天堂鳥》、《最後的樂園》、《鼠城記》等多部。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❸】

艾西莫夫的雜音

【文】呂政達

【圖】陳璐茜

求學時候，常將喜愛的音樂錄在一起，這純粹是窮學生的遊戲，手法也是土法煉鋼，錄音的效果甚差。

多年後，偶而翻出這些佈滿灰塵的錄音帶，其中的音樂已經聽得爛熟，沒有什麼希奇。感興趣的倒是當初克難錄音時留下的雜音，像是一聲咳嗽、要別人小聲反而自己被錄進去的噓聲、機器轉動時的咔軋聲；爲了這些意外的雜音，當初錄音時捶胸頓足，現在卻專挑雜音聽，彷彿過去的自己又走回來告訴現在的自己曾經如何活過來，那也應是一種歲月的痕跡，即使某些記憶深刻的音樂片段，獻給小戀人而終究不忍回首的就算是歲月的咬痕吧，咬痕也同樣值得回味。

歷史循環的法則，也經常出現雜音比作品更有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趣的現象，這裡所指的雜音，是說作者的生平透過作品的故紙堆，更能挑起當世和後世讀者的好奇。整個「紅學」的發展，完全圍繞在曹雪芹身周，差點就要將他從棺材裡拎出來再講一遍自己的故事；寫出《儒林外史》的吳敬梓喝醉酒，騎著馬高唱「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完全一副仕途落魄的行徑，符合後世讀者閱讀《儒林外史》後對作者的印象。

作爲二十世紀末的讀者，何其幸運，靠著進步的全球傳播網路，我們比從前的世代更加方便了解作品後的雜音，並且必須接受當一部作品問世後，雜音（包括出版社的宣傳和作者本人多嘴的程度）經常比作品還喧嘩的事實；因此，當馬奎斯發表《迷宮中的將軍》時，與其一頭栽進作品的情節裡，讀者更想知道馬奎斯寫作的動機、對拉丁美洲歷史的意見等等，甚至馬奎斯打字機的廠牌。

歷史學家湯恩比也曾在巨著《歷史研究》的結尾，留下一段雜音，也更使得趕不上同世的讀者爲之沈迷不已。湯恩比寫道：「完。倫敦，一九五一，六月十五日，上午六時廿五分。下午再看一次佛拉・安吉力柯的繪畫《祝福之幻景》後。」這是一位歷史學家的最後一行。當湯恩比逝世時，《生活》雜誌這樣描述他：「讀者永遠不會忘記，一位仁慈、富於想像而謹愼的學者，在一生工作終了時，坐在書桌前，意圖抓住永恆的一瞬。」

我想起剛剛離開我們的科幻小說作家艾西莫夫，和他在《基地》系列裡提到的「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 編按：一譯「心靈未來學」)。

除了留下四百五十多本科幻小說和科普著作，艾西莫夫的歷史雜音也同樣可觀，以後的讀者或許將更樂於閱讀他喋喋不休的風格。他的自傳就厚達一千五百頁，還有本書取名《感性的髒老頭》(*The Sensuous Dirty Old Man*)寫的也是他自己，爲了促銷這本書，艾西莫夫曾經戴著乳罩遮住雙眼上電視宣傳，事後他宣稱這是他一生做過最幼稚的事。但這正是艾西莫夫的可愛處，也是這個時代兼具科幻小說讀者和電視觀衆身分的人，想要聽到的那種歷史的雜音。

放下作品，才開始想要多了解作者，卻發現一無所知，這是一種遺憾；另一種遺憾則是，即使我們和作者同處於一個時空，而且從閱讀的經驗

ISAAC ASIMOV



裡略知作者二三事，卻從無機會打個照面，請他在襯衫上簽名，這種遺憾就純粹是艾西莫夫式的了。好在艾西莫夫在每本書的前言裡，都會瑣瑣碎碎地記述他的創作經過，老實說我愛讀這些前言甚過他的某些作品，他會讚美某位雜誌編輯、談談定下書名的經過，情緒性地批評某位教授，如果這本書是換過出版社的新版本，他也會寫到幾十年來這本書的銷售情況，抱怨上個出版社不夠努力促銷他的作品——當代很少有作家在書的前言裡寫這些流水帳吧，但以後的讀者和研究者將會慶幸艾西莫夫是這麼有趣可愛的作家，那麼不經意地留下作品後的雜音。也許有一天他的作品裡的場景不再希奇，人們會計算出「心理史學」的公式（雖然艾西莫夫在他的非小說著作裡，大力駁斥「心理史學」的現實可行性），也許〈機器人三定律〉最後也會被超越，到時，一個偉大作家的浮雕才會浮現。

如果僅談人性，艾西莫夫確實才高氣傲，難免又有點愛現。他曾宣稱他的每一個靈感後來一定都會寫出來，眞是一部道地的寫作機器，難怪他一再說人類只是構造極爲複雜的機器人。有次接受訪問，被問到如果僅剩下六個月可活，想做些什麼事時，艾西莫夫回答：「打字打快一點。」五十年來他總共寫出四百五十多本書，最後不得不承認名列金氏紀錄榜的神秘小說作家約翰・克里亞塞比他還會寫，他還是很不服氣地說：「沒有人寫過那麼多書，談論過那麼多的主題吧。」

對於在他小說裡出現過的事物，艾西莫夫始終

很在意是否會實現，他準確地預測了生產線機器人、隨身型電腦、太空漫步，並且引以為傲。一九八四年接受《今日心理學》雜誌採訪時，他表示：「當今最重要的機器人製造工廠 Unimation 董事長英格包傑說，他是在讀了我的機器人小說後，才決定終生以製造機器人為事業的。」

「一九五二年，我從心理學的觀點相當精確地描述『太空漫步』的情景，比人類首次真正的太空漫步早了十三年。當時我說『太空漫步』會使太空人產生一種愉悅感，事後證明確是如此。但我本人有懼高症，我從不坐飛機，當然也不會有人用任何方法強迫我進行太空漫步；但是，能夠用想像力準確預測『太空漫步』的情景，我感到很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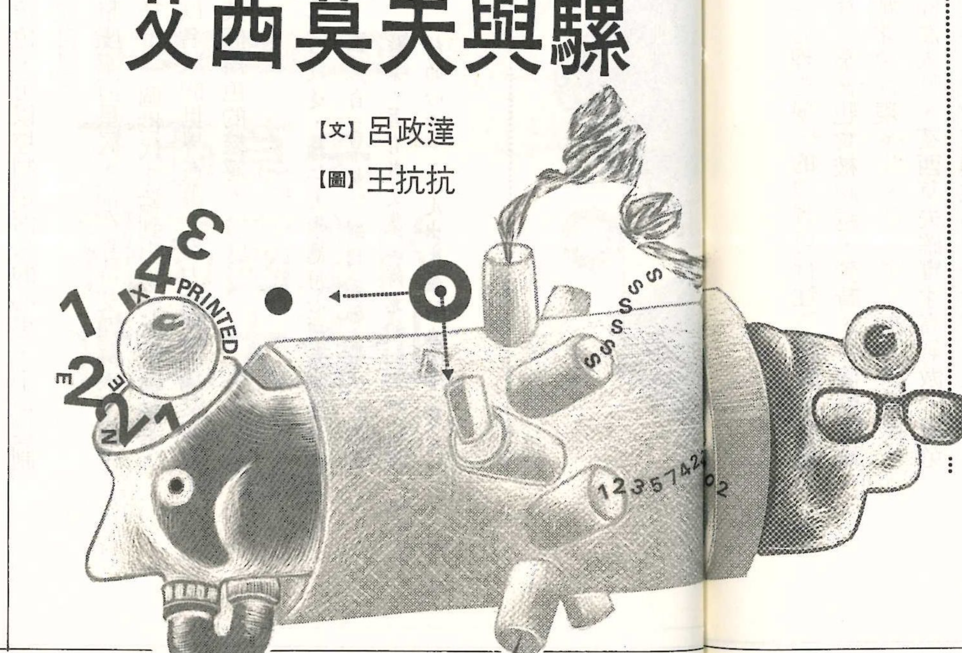
而那些應該實現卻尚未降臨的預測，也會讓艾西莫夫感覺失望。月球上的太空工作站就是一例，為此，他還憤憤地說：「每個科幻作家只要寫多了，就會將一些事情打個正著。」至於我，我從未給艾西莫夫像人們對待上個世紀的 H.G. Wells 那樣的待遇——僅僅一百多年，至今人們閱讀威爾斯的作品，主要是在計算威爾斯的預測有多少成真，又有多少荒誕無稽；這也許就是科幻小說作家一部分的既定宿命吧，但這種機械主義式的閱讀法規，我一向深惡痛絕。

我仍只希望艾西莫夫是錄音帶裡的雜音，在某個未設定的年代後，宇宙裡的熵混亂接著穩定，銀河分散又重聚，還有某種智慧生物撿到這卷錄音帶後，仍然願意聽聽。有時我也會出神遙想艾西莫夫描寫蓋婭星那種星球一體的境界，艾西莫夫想的，我們也這麼想，艾西莫夫呼吸，我們也跟著呼吸，星光閃亮遙遠，艾西莫夫在無所不在的空氣裡。✽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④】

艾西莫夫與騾

〔文〕呂政達
〔圖〕王抗抗





以撒・艾西莫夫著手寫《基地》系列小說時，那是一九四一年的往事，我正在無以名狀的世界遊蕩，至今人類對那個世界仍無定論。但書成三十多年後，我從台灣拙劣的翻印版裡閱讀以撒・艾西莫夫，字糊紙黃，隱隱仍喚起當初遊蕩的記憶。

前後寫了六本的《基地》系列，可說是艾西莫夫向宇宙攤開的寓言集：已有一萬年歷史的銀河帝國即將衰亡，科學家預測星河將度過一段三萬年的黑暗時代，才能等到另一個宇宙政府興起。而偉大的科學家謝頓卻將銀河五萬億以上人類的行為歸納為數學方程式，他精確地預測每個世紀面臨的危機，並且在他生前就鋪陳挽救危機的步驟，希望將黑暗時代濃縮為一千年，重建星河的文明。

謝頓掌握了所有星河歷史的演變與趨勢法則，他無法預料的卻是一個人，一個稱為騾的突變異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種。騾生來就有塑造人情感與思想的能力，於是整座銀河都臣服在他的脚下，帝國軍隊全部瓦解。整套書裡我愛的就是這麼一個攪亂宇宙和歷史秩序的騾，相對於人類脆弱而必朽的事實，意志力能夠深及整個宇宙的騾顯得格外迷人。全銀河都是他的，但騾卻仍感覺無人眞正愛他的寂寞，當他的心靈因絕望而敞開時，卻就是他被毀滅的時機。這樣的命運我也愛。

我也曾愛過艾西莫夫及其他科幻小說家描繪的未來，時光隧道、光速旅行、會思考的機器人、鉛灰色沈沈壓下的人造天空，甚至慘烈的星際大戰也嗅得出覆滅的美感。雖然我並不確知生於二十世紀的人們，是否有幸親眼目睹這些夢想的實現，但我仍感謝偉大的科幻小說家，讓所有閱讀者的想像如光速飛翔，千萬光年的星座都無法阻擋，時間就這樣向前而無從相聚。

而時間難道也從不等待艾西莫夫嗎？那是一九四一年的往事，出版商告訴艾西莫夫趕快交一部小說，艾西莫夫習慣翻閱別人的書找尋創作靈感，他翻開一本中古世紀的故事集，閱讀帝國、王后、軍士……他緩緩展開聯想的翅膀，逆著時間的光線走過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那只是幾分之一秒的心思，艾西莫夫突然想到一個突變異種的角色，可以控制銀河系的心思，不可控制的只是他自己。

彷彿整座銀河星辰，都在等待艾西莫夫下定主意。而我，下一個世代才輪到出場的盜版書讀者，還在無以名狀的世界遊蕩，努力地想成為艾西莫夫筆下某個角色的靈感。✻

【作者簡介】呂政達，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系畢業，現為《自立早報》副刊主編，散文／雜文作家，著有散文集《得意的一天》、《澄靜的心靈》、《走出生命的幽谷》等。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5】

艾西莫夫：科幻國度的世紀大蓋仙

【文】威 兮
【圖】王抗抗

二

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星際大戰！
E.T.！

二十世紀後半葉中，這三部科幻傑作率先為人類的宇宙幻想分別開闢出視覺票房和心靈票房上的新疆域。隨著電影工藝的嬗變，銀幕上的科幻世界也日臻瑰琦；諸如類似《異形》、《魔鬼終結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者》、以迄《無底洞》(*Abyss*)中的景象和玄想，已直逼觀衆心坎，彷彿侵入了活生生的現實世界，不覺中富麗了一般人們的時空遐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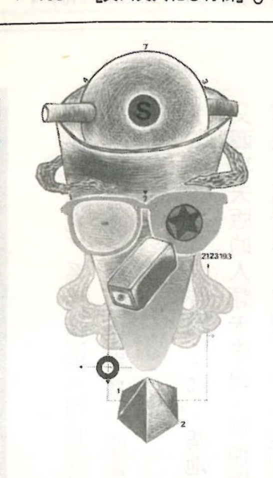
然而，鮮爲電影觀衆所知的艾西莫夫卻是締造這一切夢幻國度的先驅工程師。如果說：當代才華卓越的科幻電影導演或科幻作家如史匹柏、亞瑟・克拉克、沙岡(Carl Sagan)等人皆在這方面受過他的深遠影響，也絕不是一個過分的臆斷——因爲，當艾西莫夫以弱冠之齡發表《基地》系列第一部作品《基地》時(1942)，影響現代天文學觀念至鉅的「宇宙大霹靂」假說才被提出不過兩年(1940)，而人類的第一部電腦ENIAC尚待四年後(1946)才會誕生——至於史匹柏，當時還在他的娘胎裡呢！

同步於人類宇宙觀的丕變和人工智慧科技的發微，艾西莫夫五〇～六〇年代的早期作品淋漓地象徵了「科學萬能時代」人類心靈對征服未來的爆炸式憧憬和狂想。他的《機器人》和《帝國》系列小說，大量描繪了如今大家都已習以爲常的科技環境和概念如：電腦侵入個人生活、智慧機器人、立體顯像通訊、超時空甬道旅行、星際殖民等等。

由於艾西莫夫的科幻視野伸展得太快，他那天馬行空式的幻想，在當時電腦猶處牙牙學語的時代，雖然早已蜚聲，卻並不很「普羅」。到了微電腦風氣大開的九〇年代初，他很驚奇地發現：自己在一九六六年榮獲「世界科幻年會」頒發「雨果獎」的《基地三部曲》(Foundation Trilogy)，居然在該書寫作時尚未出生的廣大讀者群欣賞下，對書商形成了潮湧的壓力，一再要求出版續集。精明的艾西莫夫跟出版商雙日公司(Doubleday)蘑菇了一陣，後者在持續二十年的催駕不果之後，終於耐不住敗下陣來，主動承諾十倍於平常的稿酬來預約他的續集。

雙日公司並沒打錯算盤，寶刀不老的艾西莫夫援筆如飆，一年之內立就十四萬字的《基地邊緣》(《基地》系列四)：不但故事長度兩倍於《基地三部曲》任一部，並且跳出以前的窠臼，英思壯采一如脫韁野馬，蓋得愈是天花亂墜起來。該書在一九八二年甫出版即一炮而紅，跳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而且連續長達廿五週之久！牛皮顯然已經吹得一發不可收拾了：意猶未盡的艾西莫夫迷們，仍一再熱烈地要求故事的續集，令書商和作者自己都傻了眼。

ISAAC ASIMOV



怪的是，艾西莫夫晚年發飆，一書比一書精采，每本都盤踞暢銷排行榜至少三個月以上。在完成系列四《基地邊緣》後，他又回頭重拾自己最鍾愛的《機器人》系列，寫了《曙光中的機器人》、《機器人與帝國》，來銜接自己早期作品的故事因果，並爲基地系列五的《基地與地球》和系列〇《基地序曲》兩書分別偷偷埋下弔詭的伏筆——這是艾西莫夫最擅長的把戲：不論短篇長篇，他的小說可以不拘時空地跳著寫，分開來有獨立的機巧佈局，串起來又像是一個簡潔完美的電腦程式，具有晶瑩剔透的巢狀邏輯迴路；可憐的讀者們無奈地跟著在小迴圈、大迴圈中跳進跳出，眼看故事已經在拍案驚奇的結局中結束了，卻有另一層更大的謎團和結局在後面醞釀、等待著。

但是，由於他的後期作品不但能跟前面所有的故事互爲呼應，甚至在精神旨意上更加超然遠舉，欲上太虛覽造化，使得凡在前面故事中領略過愉悅的心智之旅的讀者，實在很難拒絕後面步步高潮的邀宴。這種功力，是詩人氣質的克拉克絕難望其項背的(克拉克《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的兩本續集，除了反芻《二〇〇一年》的內容外，在主題上已然了無新意)。

可以說，艾西莫夫的心智，是絲毫不受年齡衰老的限制的。他的機鋒和雋永，越老越豐醇；由青年到白首，滔滔一蓋五十年。倘非天年所限，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他在《基地》系列結尾又給暗埋了一條線索，可憐的讀者們，眞不知牛鼻子要被牽到伊於胡底呢？

《機器人》、《帝國》、和《基地》三大系列，是艾西莫夫版的人類未來史，仰俯兩萬載，橫跨銀河系十萬光年。整部狂想曲的佈局，前期靈感汲自羅馬帝國衰亡史和航海殖民史，後半段則仿效英雄流浪史詩的體裁。在如此磅礡的時空佈景下，艾西莫夫伸縮自如地揮灑出一幕幕科幻的海市蜃樓，讓讀者們各自看水晶球般，境隨心轉，找尋各自的意象和詮釋。有心的讀者，則可穿透驚異虛誕的表象，洞見一貫的主題和奇妙的哲思。

●

「這兩個機器人，」歌萊蒂亞說：「跟我一樣從未忘懷伊利加·巴雷。如梭的一百多年光陰，絲毫沒有黯淡過我們對他的記憶。當我曉得自己可以拜訪巴雷世界(依巴雷而命名的殖民星球)時，我怎能忍心拒絕，不帶丹尼爾和吉斯卡一起來呢？」

「沒錯，他們是機器人。然而，他們都是智慧高超的機器人，而且忠心耿耿地跟伊利加·巴雷共過患難。光祇尊重所有的人類，是不夠的；我們也應該尊重一切有智慧的生靈。因此，我才帶著他們一起來的。」然後，在索求聽衆回應的最後一搏下，她嘶喊道：「難道，我做錯了嗎？」

一聲洪鐘巨響般的「沒有！」迴盪過整個廳殿，人人都站了起來，如雷的鼓掌聲、吼聲、踹足聲、歡呼聲，不絕於耳地滾動著……滾動著……

——《機器人與帝國》三、九、卅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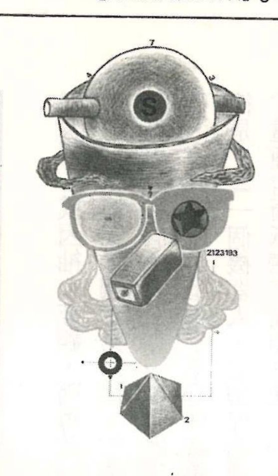
太空殖民史初期，人類在一千年內拓墾了五十個恆星系：但是，五十億衆的「航天族」(Spacer)世界，卻在機器人科技和基因工程的「造福」下，逐漸丕變成對母星地球在文化、人種上隔閡歧視的病態文明。地球英雄伊利加·巴雷(Elijah Baley)力轉乾坤，協助人道派的「航天族」領袖佛斯陀福掌權，讓地球擺脫「航天族」的箝制，釋放了第二波的「拓宇族」(Settler)殖民浪潮。可是在聖潔的佛斯陀福天壽(380歲)終結後，他的終身政敵阿瑪狄羅捲土重來，陰謀策畫對「拓宇族」視爲聖地的母星—地球—施以毀滅性的一擊。

吉斯卡(Giscard)和**丹尼爾**(Daneel)是佛斯陀福一手設計的進化機器人，也是艾西莫夫塑造「人工智慧人性化身」的極致典型。兩個機器人兄弟跟巴雷的交往，則是它們學習人性的初課。它們從巴雷身上看到了人類的複雜性，也觸發它們對自己生命的迷惘。藉著兩「人」之間的辯論對話，艾西莫夫以入微的析理和雄辯的邏輯，極其生動地描寫了吉斯卡和丹尼爾如何洞悉阿瑪狄羅的陰謀，如何在懷念巴雷的情感下背叛自己的出生世界，如何對《機器人三定律》(Three Laws of Robotics)產生信念動搖，如何在人類命運的歧路上抉擇自己該扮演的角色，等等精采的心路歷程。這樣演繹出來的**「人性化機器人」**的內涵，絕不是一棍子「不可救藥的科學樂觀主義！」就可以打死的。

●

丹尼爾說：「巴雷老友臨終時對我說過：整個人類的生命，像一幅千絲萬縷的織錦，他個人祇是其中一根短線罷了。雖然他這樣說祇是爲了安慰我，但我總認爲，應該有一條定律是更凌駕於第一律之上的：**『一個機器人，不可以傷害整體人文，或因袖手旁觀，而導致整體人文遭受傷害。』**如今，我把這條視爲**機器人第〇律**。而第一律，應該退而改述爲：『一個機器人，不可以傷害一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個人類，或因袖手旁觀，而導致一個人類遭受傷害，除非情況牴觸了第〇律。』依理，第二律應該是：『一個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給予的命令，除非該命令牴觸了第〇律或第一律。』第三律是：『一個機器人，必須保衛自己的生存，除非這種自衛牴觸了前項各律之一。』」

人工智慧學家華絲莉亞嗤聲道：「機器人！你在這樣的妄念之下，還能站穩你的腳跟嗎？」

「我還是能站立得穩穩的，回夫人您。」

「那麼，讓我告訴你一件事，機器人！看你是否在這個邏輯思考的攻擊下還能倖存？——機器人三定律是以個別人類和個別機器人為主體而制定的。你可以指出任何一個人類或機器人。但是你所謂的『人文』，除了抽象概念之外，還有什麼？你能指出『人文』來嗎？你可以傷害、或不傷害一個特定的人類，而且可以評估是否造成傷害，和它的效應。你能看得到對於『人文』的傷害嗎？你能了解其涵義嗎？你能指出它來嗎？」

丹尼爾默然。

華絲莉亞狂笑。「回答我，機器人！你能看得見對於『人文』的傷害，並且指出它來嗎？」

「不，夫人，我不能。但我相信，這種傷害是存在的。而您看得到，我的腳跟還是站得穩穩的。」

「那麼，問吉斯卡，問他願不願——或能不能——遵行你的〈機器人第〇律〉！」

丹尼爾轉頭看著吉斯卡。「吉斯卡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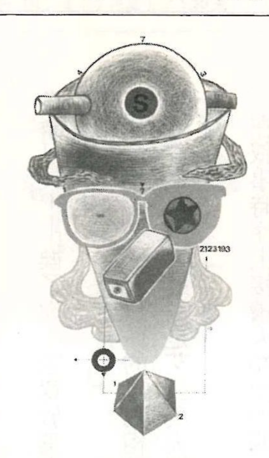
吉斯卡緩緩掙扎道：「我不能接受第〇律，丹尼爾兄弟。你知道，我廣泛閱讀過人類的歷史。其中我發現，人類曾犯下許多殘害同類的滔天大罪，藉口總是為了種族、為了國家、甚至為了全體人類，而說這些罪行是值得的。正因為『人文』是抽象的，它才會屢屢被假借為一切惡行的正義面具，因此，你的第〇律是不能適用的。」

——《機器人與帝國》四、十四、六三

●

陰鷙的阿瑪狄羅派出大批人形機器人混入地球，暗中引爆了所有地質據點的放射性礦脈。在對決過程中，吉斯卡雖然接受第〇律，摧毀了阿瑪狄羅的記憶力；卻因無法確認自己的抉擇是否對整體人文真正有益，在邏輯思路 short 下玉石俱焚地殞滅了。

ISAAC ASIMOV



地球已無可挽救地走上兩百年緩慢死亡的過程，八十億地球人類被迫向星際移民。以元氣淋漓的巴雷後代為首的「拓宇族」——地球人的後裔們——一波波踏上星空征途，揭開了「銀河帝國」(Galactic Empire)時代的序幕。而壽命為地球人六倍長的「航天族」所居的各星球，則在社會老化下逐一遁入精神術的心靈世界，以迄消聲匿跡。

吉斯卡臨終前把自己的精神術授予丹尼爾，並囑託丹尼爾在不明顯干預的前提下，暗中守護人類，以建立起一個人文和諧的銀河秩序。

艾西莫夫在《機器人》系列中未曾明述的一個暗設主題是：若要第〇律完美成立，則有賴「人性定律」(Laws of Humanics)的發現，以資界定「何種行為對於整體人文有益？」的判斷準則。這是第一個弔詭手法，讓讀者先專心在〈機器人定律〉的思考迴圈中打轉，以培養對丹尼爾在未來歷史中扮演的隱形角色的認同感。

《曙光中的機器人》和《機器人與帝國》兩書給讀者留下的耐人尋味的問題是：一個智慧機器人的形神如果演化到了跟真人分不清的地步時，它是否也該享有「人」的平等地位呢？人性要素中，自然生殖力、情感價值取向、和自我中心意識，是不可或缺的麼？除了不能生育（書中的人形機器人也能做愛）、虛擬情感反應、受制於機器人行為定律外，作者所描繪的機器人幾乎已集超人稟賦的智慧、俊貌、和美德於一身，兼有捨身的情操，幾乎快要是菩薩的金剛化身了——而且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壽命N長——換了你，願意放棄自我，當這樣一個機器人麼？

還是說，機器人跟你的自我相結合，才是最理想的答案？——這正是艾西莫夫埋設的第二層弔詭。

在敘事時序上接續人類銀河開拓史的《帝國》系列，是由許多篇獨立的故事合纂而成的，可視為銀河版的希臘羅馬城邦史或春秋戰國史。交織其間的主題是行星城邦的興替、星系拓墾、星際捭闔、英雄與暴君、自由與奴役。這些故事中已經不見機器人的蹤跡和核子毀滅的陰影，合理的解釋是：兩者已成為人類心靈中的集體夢魘而被「拓宇族」後裔所摒棄。事實的真相卻是，這些故事的完成年代，均遠在大部分《機器人》系列之前，所以因果關係是反扣回來的。而這些距今四十年前的作品，所鋪陳的科幻佈景和道具已有：超時光黑洞航行、反重力無形昇降梯、神經鞭擊棒、自動凹座牆、心思探測器、行星大氣操縱等等，足見艾西莫夫超人一等的想像力。

然而，艾西莫夫的作品，並不純是科學幻象所堆砌的象牙塔。同樣在早期寫成的《基地三部曲》，幻想力已經翻新境界，以「心靈未來學」(Psychohistory 編按：一譯「心理史學」)為佈局道具，以人類集體命運為舞台題材，煞有介事地述說匪夷所思的文明危機和歸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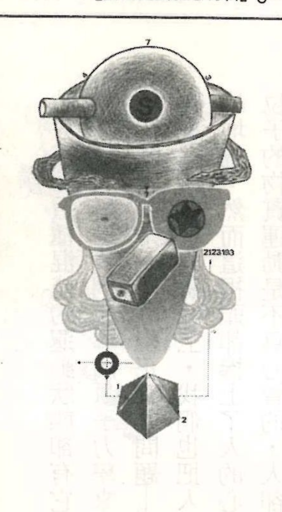
●

克雷昂一世：銀河帝國恩頓王朝之末代皇帝。生於銀河紀元 11,988 年，亦即哈里・謝頓誕生之同年。(一般認為，謝頓可疑之生辰恐係經過後人篡改，以與前者巧合。謝頓初訪圖特星不久，隨即蒙召進謁前者。)

克雷昂一世於 12,010 年即位，時年廿二歲。其統治期，在萬方多難的該時代裡，代表了一段奇異昇平的過渡時期——此點殆無疑義應歸功於他的權臣伊圖・德默索，至於德默索其人其事，則因這位異人善於隱跡幕後，以致史載資料極少。(下略)

——《銀河系兆科全書》

*前文引自《銀河系兆科全書》第116版，基地紀元 1,020 年出版，發行者：端點星銀河系兆科全書出版公司。本文承蒙發行者授權引用。



ISAAC ASIMOV

一直在仔細聆聽的皇帝問道：「這不正意味了，你的『心靈未來學』已經指出未來歷史是可以預測的嗎？」

「沒錯，但是我僅僅指出了它的數學性解析是可能的，我並沒指出它是實際的。」

「一個理論，怎麼會同時又是可能的又是不實際的呢？」

「理論上，我可能拜訪銀河系的每一個世界，並跟每一世界裡的每一個人握手。但是，真要這樣做，實際所需的時間卻遠長於我所能活的歲數。縱使我能長生不死，新生人數的增加率也會遠大於我所能接觸的世上人數的速率。更確切地說：多數活人，恐怕遠在我來得及接觸他們以前，就已離開人世了。」

「這點，也適用於你的『未來數學』嗎？」

謝頓猶豫了一會，然後繼續道：「就算有一部大如宇宙的電腦，能以超時空的速度來做這種數學運算，恐怕也是緩不濟急的。在求出任何答案以前，耗費的歲月足以讓歷史情況丕變得使答案失去意義了。」

「為什麼不能把這個過程簡化呢？」克雷昂銳厲地問。

「回皇上陛下，」——謝頓感覺皇帝的態度隨著答案演變得不趁心而愈來愈嚴峻，他也不由得在稱呼上愈加拘謹起來——「請參考一下科學家們如何處理次原子微粒的情況吧。這些鉅量的微粒子，每個都以隨機的方式在做著不可預測的運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動，然而這種混沌的運動狀態卻有它的基本規律存在著，所以我們能導出量子力學來，從而求得一切問題——一切問得正確的問題——的解答。在星際社會學的研究上，我們也把人擺在微粒子的地位，然而這裡頭卻摻上了人的心智變數。微粒子的物質運動是不具心智的，人卻不同。如果把個別心智的態度和動機列入考慮，所增加的複雜性，就會使運算程式龐大得追不上所有心智變數的運動了。」

「心智變數的運動，能不能跟微粒子的物質運動一樣，找得出基本規律來呢？」

「也許。我的數學性解析命題暗示了：不論表面上看起來多混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基本規律存在著。但是，這些命題並未透露找出這些規律的方法。試想——兩千五百萬個世界，每個各有它的綜合個性和文化，每個都具有跟其餘世界大相逕庭的特徵，每個都包含了十億或以上的人類而且人人心智各殊，而所有這些世界都以數不清的組合方式在糾葛互動著！不論『心靈未來學』理論上如何證明了預測未來歷史的或然率是可行的，在實際應用上，卻是難以落實的。」

——《基地序曲》一、三

●

哈里・謝頓(Hari Seldon)是銀河帝國時期最後一位偉大的科學家，也是艾西莫夫塑造的第二個人性英雄。如果說巴雷代表了人性中依賴直覺逆轉困境的神祕能力，那麼謝頓可以說代表了人性中更神祕的直覺創造力。**艾西莫夫對「直覺」所下的定義是：「祇憑極少數事實而能洞澈全盤眞理的能力」，這是凌駕於一切機械性智慧之上的智力，也是人性中唯一可以勝過完美機械性超人的珍貴天賦。**

年輕的謝頓來到圖特星(Trantor，四百億人口的銀河帝國中心，鋼穴鏤空的「永恆星城」)參加萬界數學年會發表「心靈未來學」數學論文時，並不認爲自己的理論是可以實際預測整體人類的未來發展的。除了不可能「以有涯逐無涯」外，最大的原因是：兩萬年前的遠古史已陷入一片衆說紛紜的混亂中，不僅機器人消失成謎，人類的源始之星遁入傳奇，就連圖特星如何嬗變爲銀河系人文中心的經過也都湮沒在浩瀚的典籍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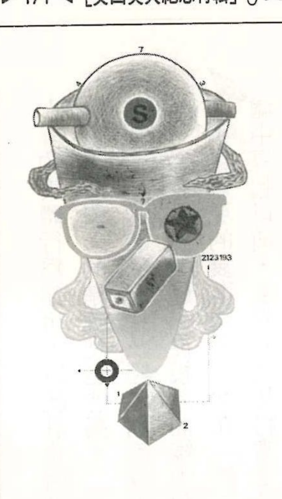
然而洞悉帝國歷經數千年興盛後，在如日中天的假象下行將衰敗的幕後權臣伊圖・德默索(Eto Demerzel)，以及具有同樣見識的神祕人物記者胡敏(Hummin)，兩者同時慧眼看出謝頓的潛力。於是在複雜的追逐爭奪戰中，謝頓在胡敏麾下女歷史學者朵兒(Dors，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十八般武藝)的護件下，在圖特星萬花筒般的人文環境中展開尋訪歷史答案的流亡之旅……眞相大白後，竟然發現……！

「心靈未來學」是艾西莫夫科幻經典中最引人入勝的虛構，看起來像憑空杜撰，卻呼應著〈機器人定律〉(記得未定論的第〇律嗎？)而成爲邏輯上必然的發展。**「心靈未來學」所欲處理的其實就是心智行爲中人性的一面，也可視爲人性定律，而〈機器人定律〉則是對「超人性」心智的規範**；兩者就像DNA的一對螺旋結構，從此交纏在一起，成爲整個基地系列中或隱或現的主節奏。不看穿這點，就容易墮入艾西莫夫故佈疑陣的迴圈中，祇玩得過癮而領略不出更精采的深層旨趣。

完成於四十年前的《基地三部曲》，就是以「心靈未來學」衍生的〈謝頓計畫〉(Seldon Plan)爲種籽，展開兩個「基地」新芽與「帝國」老幹之間的代謝鬥爭，其間穿插了「騾」的異數。書中的謝頓已是歷史人物，卻仍將左右身後一千年的人類命運。

●

單獨個人的行爲是不可測的，但是，謝頓發現：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人群的集體行爲卻可予以統計化處理。人群範圍愈大，數學上的精確度也愈高。

謝頓將當時的社會及經濟潮流導入「心靈未來學」數學解析命題，從投射曲線中預見了銀河帝國不可避免的衰敗趨勢；而在「第二帝國」從廢墟中昇起以前，整體人文勢將遭受長達三萬年的浩劫。

救危扶傾已嫌太遲，然而，如能在關鍵點導入新的變數，則可將三萬年的野蠻過渡期大幅縮減至一千年。

爲了確保縮短黑暗時代，謝頓設立了兩個以科學家群爲核心的據點，稱爲兩個「基地」。在刻意安排之下，他把這兩個基地分別置於「銀河系的相對端點」上，以犄角之勢迫使歷史潮流迅速匯聚出一個新生的、更久固的「第二帝國」。

第一個「基地」以物理科學爲藍圖，在衆目睽睽之下付諸實施。第二個「基地」則以「心靈未來學」和「精神術」爲基礎，隱藏於暗中進行。

——《基地與帝國》序言

雷奧斯將軍的語音因憤怒而稍微顫抖：「那麼，您的意思是說：他這套理論，已經預言了我要進攻『基地』，然後由於這個那個原因，我將失掉這場那場的戰役？您等於說，我會像個愚蠢的機器人那樣，一路踏上註定毀滅的命運？」

「不，」年邁的貴族學者巴爾銳聲答道：「我說過了，這門科學跟個人行動扯不上任何干係。而是它能預見出背景更廣泛的人文趨勢。」

「那麼，我們都被緊緊揑在『歷史因果』的女神掌裡，絲毫動彈不得？」

「『心靈未來史』因果的掌裡。」巴爾柔聲插口道。

「如果我以我的自由意志來權變呢？如果我決定明年才進攻？或者跟本就不進攻呢？這個女神有多大伸縮性？有多大的法力呢？」

巴爾聳聳肩，說：「立刻揮軍，或永不進攻；一艘星艦也好，整個帝國艦隊也好；軍事戰也罷，經濟戰也罷；光明地宣戰，或者陰謀埋伏；不管你使用什麼手段，不論你的自由意志如何恣意權變，你總歸要失敗的。」

「就爲了哈里•謝頓的幽靈之手？」

「就爲了『人性行爲數學』的幽靈之手，它是無法抵禦、無法扭轉、無法延阻的。」

兩人面面相覷地僵持著，直到將軍終於退後一步。

他傲岸地說：「我願意接受這個挑戰。這祇是一個死人的手跟活人意志的對抗。」

——《基地與帝國》一、三

●

「基地」（第一基地）共和國以編纂《銀河兆科全書》爲名，在銀河洪荒邊疆的「端點星」(Terminus)薈萃起一個科學蓬勃的新興文明。在先後兩個偉大「市長」的領導下，她聰明地周旋於環伺的四大封建王國之間，先站穩了腳跟，然後憑藉先進的核子科技和傑出的商業冒險家，以貿易戰捭闔縱橫於各星系間，並一一擊潰帝國邊緣獨立的強權諸邦。馴至「基地」紀元200年，她的政經勢力已經伸入銀河雙渦臂數千光年，而與帝國正面對峙。

然而，分崩離析中的帝國依然擁有四分之三的銀河疆域和無匹的星際艦隊。在最後一位鐵腕皇帝統治下，最後一位情操高貴的將軍雷奧斯(Bel Riose)，爲了力挽數千年「帝國和平秩序」(Pax Imperium)於狂瀾，終於對「基地」展開了「帝國大反撲」。

「星際漢尼拔」雷奧斯將軍的高明戰略所向披靡，「基地」的外圍盟邦一路瓦解，即連擁有尖端武器「核子力場防身盾」的「基地」星艦和戰鬥人員，也無法阻擋雷奧斯勢如破竹的攻勢。各種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奇襲、賄賂、滲透均告失靈。雷奧斯節節進逼，他的艦隊掐住星際各咽喉要塞，形成對「端點星」箍緊的立體包圍圈。

「基地」已經危如累卵，眼看決戰後的覆亡必不可免之際，奇蹟卻出現了——

「圖特星」連下十二道金牌召回雷奧斯，將軍和進讒言的政敵一齊被捕！……忠於雷奧斯的軍官率艦隊變節，投奔「基地」……

艾西莫夫筆下的「基地」社會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它的政經擴張就像海權世紀的荷蘭、英國，而銀河帝國的宮廷權力鬥爭就像羅馬帝國內亂的翻版——艾西莫夫如是將人類歷史的拷貝帶透過科幻放映機，投射向宇宙的天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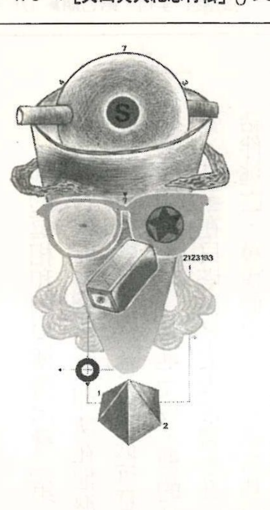
〈謝頓計畫〉證明了「心靈未來學」的威力。日薄崦嵫的帝國經此內變後一蹶不振，烽煙四起。「基地」已經成爲銀河系中最強盛的邦聯，再也沒有任何勢力能夠阻止她朝向「第二帝國」的大道邁進。而這一切，早在謝頓盈虛有數的安排之中。

可是，「心靈未來學」是一門統計性的科學，冥冥萬數之中，總有些微岔錯的或然率存在著。「亂數」果然迸發了，而且是謝頓本人無法預見的一種：一個叫作「騾」(Mule)的異人，忽然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他具有「精神術」的異稟，能夠恣意撥調人類的感情音弦。最堅韌的敵人也被他感化爲忠心的臣僕，軍隊跟他遭遇，根本就喪失了戰鬥意志。短短七年之內，他像癌症般席捲了半壁銀河星系。「端點星」也在他化身爲小丑，演奏了一場魔笛催眠般的音樂會後，兵不血刃地落入他的黑色艦隊掌握中。

「第一基地」在「騾」的彗星光焰下滅亡，銀河系整體人文即將在這個變種人的統治下，淪爲意志麻痺的夢幻文明。謝頓的「心靈未來學」，也在他的「時光庫」顯身預言失靈後，頹圮成一堆瓦礫。

●

但是「騾」的悲傷、褐色的眼睛，卻依然是小丑馬格斐的悲傷、褐色、關愛的眼睛。「我不會殺害妳或妳的丈夫。畢竟你們已經無力進一步傷害我，殺了你們，也挽回不了艾柏林的生命。錯誤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自己會承擔它的後果。妳和



ISAAC ASIMOV

妳的丈夫可以自由離去！——爲了心中我且稱爲『友誼』的感情，妳安心地離開吧。」

然後，在一陣豪興頓發之下，他說：「我依然是『騾』，全銀河系的霸主！我仍然能擊敗『第二基地』的。」

貝塔以平靜、果決的信念射出她的最後一箭：「你不能！我對謝頓的智慧依然抱懷著信心。你祇會是你的朝代裡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君主。」

馬格斐的心事好像被什麼東西擊中。「我的朝代？是的，我也經常想到此事。或者，我能建立起一個王朝。或者，我能擁有一個合適的后妃……」

貝塔驀然體會出他眼神中的含義，驚駭得全身僵凍。

但是馬格斐搖搖頭，道：「我察覺得出妳的噁心感，但那祇是妳的蠢念頭罷了。如果造化另外安排，我會毫不猶豫地讓妳感到非常欣喜。那將是一種人工的喜悅，但是它跟眞實的情感也不會有什麼兩樣。然而，造化並不是這麼安排的。我稱呼自己爲『騾』——但是，這並非由於我的力量——很顯然的……」

他大踏步離開他們，毫不回頭。

——《基地與帝國》二、廿六

●

「騾」就是馬格斐(Magnifico)，馬格斐就是「騾」。小丑馬格斐有著木偶匹諾丘(Pinoccio)的長鼻子，他先偽裝成被「騾」逐出的宮廷音樂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師，他的逗相和困境博得出身「第一基地」的貝塔(Bayta)的憐憫收容。即使在他混入「端點星」吹奏魔笛摧毀「基地」菁英的抵抗意志，引導「騾」的艦隊閃電攻陷「基地」後，他的身分也沒被發覺。甚至在貝塔和她丈夫帶著小丑與學者艾柏林結伴逃亡，尋找傳說中的「第二基地」以圖反攻的過程中，讀者們跟貝塔一樣仍然蒙在鼓裡，對於聲勢烜赫的「騾」，只聞其聲而不見其人。直到貝塔從蛛絲馬跡中警覺敵人也許就在身邊，而垂危的艾柏林解出「第二基地」的隱匿地點，正欲吐露時，卻被貝塔以霹靂鎗狠心擊斃；這時，眞相揭露：原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小丑就是「騾」。此所謂「艾西莫夫式驚奇」也。

爲何「騾」可以瓦解千軍萬馬，卻不敵一個弱女子？爲何「騾」獨獨不肯藉著自己的稟賦，痲醉貝塔的心智以順利獲悉敵情？「騾」能夠恣意「模塑」別人對自己的「人工」眞實情感，那麼，他最珍惜的東西卻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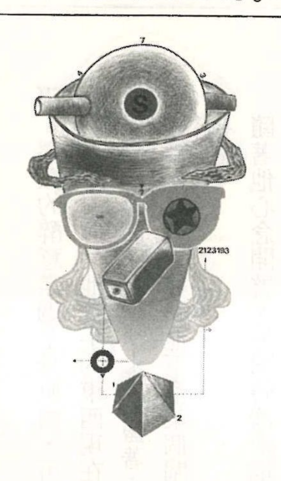
「騾」終沒能夠獵獲「第二基地」的蹤跡。由於艾柏林之死，他也無法解出〈謝頓計畫〉的數學奧祕。貝塔的抵抗爲「第二基地」爭取了足夠的時間，而她的十四歲孫女阿凱蒂(Arkady)在第二基地心靈科學家「詠者們」(Speakers)集體心靈力量奧援下，終於擊敗「騾」的帝國。〈謝頓計畫〉的韌性再度獲得九命貓式的驗證。

「騾」是艾西莫夫在角色安排上最突兀的神來之筆，艾西莫夫對他作品中的人物也很少像這樣蓄意著墨刻畫的。艾西莫夫不僅藉著「騾」的異數來反襯「心靈未來學」的極限缺憾——人性定律並不能成爲預測人類心智變數的完美準則！一如〈機器人定律〉無法成爲「超人性」智慧的行爲準則——在描述人類集體心智向「超人性」境界推展的歷程上，「騾」也被賦予相當細膩的象徵意義。

「騾」的身世成謎，他的「異稟」來自哪裡？他有「人」性的一面：野心、愛慕、自卑、脆弱的肉身，也有前述「超人性」的部分特質：不育(「騾」的寓意)和心靈控制力，他是一種複合體嗎？他的勝利來自駕馭感情，他的失敗也來自陷足感情。這點，除了是個有趣的反諷外，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嗎？

這些問題的答案，有些可以從《基地三部曲》

ISAAC ASIMOV



本書中找到。一部分則要與後書（三十年後！）對照，才會發覺：「騾」的出現，原來跟另一個比〈謝頓計畫〉力量更大的「隱形之手」難脫關係——胃口吊足三十年，也是一絕。

●

(在「遠星號」星艇上……)

特緯思猶疑地伸指點入小光圈中，光圈瞬間擴散到整面晶枱上，中間呈現出兩隻手的輪廓：一左一右。整幅枱面也在迅疾無聲的動作中傾成45度斜角。特緯思在晶枱前坐下。毋需文字說明，他被期待的動作已經很明顯。

他把雙掌合在枱面上的手形輪廓中，枱面被接觸的部分感覺起來溫軟如絨——而他的雙手沈了下去。

他吃驚地望著他的雙手，因爲它們根本沒有往下沈！他的眼睛告訴他雙手仍留在晶瑩的枱面上；可是他的觸覺卻告訴他枱面凹了下去，而且，還有某樣溫暖的東西，輕柔地握住了他的雙手。

他沒有聽見任何動靜。沒有任何聲音！

可是，在他腦際，彷彿蹦出了他自己的飄忽念頭似的，出現了一句：「您的指令呢？……您的指令是什麼？」語調似乎有微微請求的味道，然而語意無限清晰。

特緯思一向以爲：人跟電腦做思想接觸，必定是戴上了頭盔，讓電極接上腦殼和眼簾的。然而，透過手掌又有何不可？他察覺自己似乎飄然游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開，輕微的醉意漾過全身肌肉，可是神智卻更覺靈明起來。握住他雙手的東西現在變成千波萬濤的思維，直奔他的腦際——湧盪著、徘徊著——彷彿在無形的堤外等候他下令某個閘門開啓。

位置！

隨著他心念開啓，他同時清晰地看見星艇上每間艙房，然後他的視線穿越星艇的艙壁，看到那艘護送他的友艦正閃著「一路順風」的雷射波訊號離去，銀翼上鮮明的「基地」標誌在陽光下映成霓虹色彩。在它下方，「端點星」的夜面正閃爍出億萬銀針般的花紋。更遠，「端點星」的太陽在0.01微星距(micro parsec)之外照耀著。他可以直接逼視它的熾烈光芒而絲毫不覺得刺眼，因爲電腦已經自動爲他過濾了它的光波。

騰起！

「遠星號」在他的意志驅動下劃出流星似的一道長弧。刹那間，「端點星」已縮小成一枚玻璃珠似的光碟，特緯思眼前的景象立即換了一幅畫面，遠方是銀河系中心雲霧狀的團核，迷濛的星帶迤邐延伸到象限之外。

星圖！

隨著心念的開闔，現在不論張眼閉眼，他都能清晰地看見思維靈視所及的立體景物了。三度空間縮影的銀河系星象在視野中展開，從一團霧狀螢光逐漸放大成耿耿繁星麇集的渦臂。電腦給它疊上空間維度的座標，隨著意志的命令，座標就會消失或自動改變參數。

轉移象限！

意志的命令並不需賦予精確的數據。然而，當銀河系星象開始作緩慢的陀螺式旋轉時，他的思想引導著電腦，令它依照自己的心意去自動執行精密的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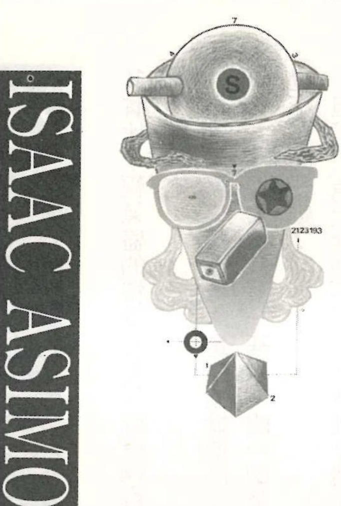
銀河系的立體顯像徐徐地轉向90度碟面全景。它像一個巨大的熠熠漩渦，噴濺開來，夾繞著一彎彎黑影、一叢叢鑽石光芒，中央則祇是一片耀眼的亮白。

——《基地邊緣》四、三

●

《基地邊緣》裡的戈蘭・特緯思(Golan Trevize)造型蠻像《法櫃奇兵》中的哈里遜・福特。他是被放逐的「端點星」國會議員，也是艾西莫

ISAAC ASIMOV



夫塑造的第三個人性英雄。不同於謝頓洞悉眞理之後的「直覺創造力」，特緯思的直覺天賦在於洞悉眞理之後的「正確答案抉擇」。「遠星號」代表了「第一基地」已開始邁入「手」、「(電)腦」合一的尖端文明，它的性能足以令電影《領航員》(*Navigator*)裡的星艇小巫見大巫。

時代是基地紀元498年——距離曇花一現的「騾」的帝國已有兩個世紀，而〈謝頓計畫〉正絲毫不爽地引導著歷史巨輪在「心靈未來學」投射的軌跡上滾動，「基地邦聯」的勢力已經籠罩了近半銀河系疆域。

兩個「基地」雖在「騾」沒落之後演出兄弟鬩牆之爭，「第二基地」卻在不敵「端點星」科技之下神祕地消失。「謝頓預言」所說的一千年黑暗時代，似乎不待過半就會結束。一切歷史事件的演變，又完美地契合上「時光庫」裡週期現身的謝頓的綸旨。

「太完美了！」——這正是引起特緯思大聲喧嚷的疑竇。他公然詆譭謝頓的神明地位・歷經「騾變」的攪局，五百年前的死人，居然還能算準後來的歷史大勢？太神了吧！莫非「第二基地」的「隱形之手」仍在暗中主導一切？——「第一基地」只是他們的幕前傀儡罷了！

特緯思被「端點星」強悍的女「市長」勃蘭絨以「意圖引起公衆信心危機」的罪名驅逐出境。他唯一能夠將功贖罪的機會，就是爲「端點星」找出隱匿的「第二基地」——這卻是老奸巨猾的勃蘭絨私下交付的條件，因爲「女諸葛」勃蘭絨

其實比年輕氣盛的特緯思更早就已懷疑「隱形之手」的存在。

如果「第二基地」才是謝頓嫡傳的「心靈未來史」主宰，那麼，「第一基地」的一切榮耀和權力豈不形同兒戲？

但是，「第二基地」究竟在哪裡？傳說謝頓將兩個基地分置於「銀河系的相對端點」，那麼以歷史觀點看，相對於最新興文明「端點星」的「另一個端點」，不正是最古老文明的「源始之星」麼？——「第二基地」就在傳奇中的「地球」上嗎？還是已成廢墟的「圖特星」？抑或傳說爲地球的「蓋婭星」(Gaia)？

特緯思成了過河卒子。他的任務，就是找出「第二基地」這隻幕後的「隱形之手」，而這原也是他的初衷。

另一方面，扮演〈謝頓計畫〉暗中守護神的「第二基地」果然健在。她的「消滅」，祇不過是基於「歷史需要」的蓄意煙幕。因爲，「心靈未來學」的第二定律是：**對歷史趨勢所作的任何預測，必須在絕大多數當代人們不知情的前提下，才會實現。**「第二基地」在心靈科學家「詠者們」代代承傳下，苦心孤詣地隱身幕後，她的神經網其實已經遍佈於全體人文世界。在萬方多難的帝國末期，以迄「騾」的興亡，她始終屹立在謝頓所肇基的人文堡壘中，默默地運籌著歷史的投射軌跡。

「第一基地」將是「第二帝國」的締造者，可是（詠者們相信）「第二基地」才是這個第二帝國永恆的保護者兼引導者。

但是，身爲謝頓隱形之手的「第二基地」的新銳詠者堅狄巴（Gendibal），也有著跟特緯思相似、然而層次不同的憂慮——因爲他發現了一種異於本門的、更高桿的心靈操縱力的存在證據！歷史上，只有身爲變種人的「騾」有過這種幾乎臻於化境的心靈力量。

特緯思的放逐，立即驚動了「第二基地」，他們算出「第一基地」的眞正意圖，而那該是另一隻更高於謝頓的、動機莫測的「隱形之手」所策動的。

堅狄巴啣命出動。他的任務，就是跟蹤特緯思以找出另一隻幕後的「隱形之手」。

跟在特緯思和堅狄巴兩者後頭，「第一基地」的

艨艟艦隊也悄然出航了。勃蘭絨不惜訴諸戰爭，以趁利於特緯思所能找出的任何眞相……

這種「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層層環扣的懸疑情節，構成了《基地邊緣》一書令人相當過癮的戲劇性張力。通篇故事的進行節奏一氣呵成、毫無冷場。幻誕的情景教人驚愕，卻串綴得入情入理，可謂推理小說的優異典範。

●

「沒錯，」特緯思喘聲道：「這艘星艇上的『怪味』當然可以空調泵新過——祇要這個小玲瓏能向我們保證這艘星艇不會遭人動手脚的話。她已經讓我們領教過她能捕捉咱們這艘星艇的非凡法力了。」

白麗絲挺直身子，說：「我可不像你想的那麼『小』。而且，若是跟你的星艇保持距離，就能使它變得芬芳的話，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們是很樂於對它退避三舍的。」

「那麼，等我們離艇之後，就可以被帶往會見妳所提起的這位『蓋婭』？」特緯思問。

白麗絲看來有點像被逗樂的樣子。「我不曉得你能不能接下這一記，特緯思。我就是『蓋婭』。」

特緯思瞠目結舌。他常聽人家打比方地說「拼湊起自己的思想」這個口頭禪。現在，生平第一次，他覺得自己彷彿正逐字逐義地在做這件事。最後，他終於吐出一句：「妳就是？」

「是的。而且連這塊土地、連那邊的樹林子、那隻草叢裡的小白兎、還有你透過樹林子看得到

的那些人們，整個行星，和星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蓋婭』。我們全是個體——我們全是分開的有機體——然而，我們全都分享一個總體的意識。無機的星球本身參與得最少，各類生靈則各自享有不同的參與程度，而人類的參與程度最高——但我們全都參與一個共有的意識。」

「這麼說來，連小昆蟲和雨點，也都曉得自己該做些什麼囉？」特緯思揶揄道。

「不錯，它們都曉得。」白麗絲非常嚴肅地答道：「難道，你自己體內所有的不同細胞，不也全曉得自己該做些什麼嗎？——何時開始生長，何時停止生長？何時分泌，分泌哪些物質——而且，吐出來的數量剛好不多也不少？每一個細胞，在一定範疇內，都是一個獨立的化學工廠。然而，它們全都從一個共同的運輸系統中，獲取來源共同的原料，全將它們的廢棄物排入共同的管道，它們也全都分享著一種全盤的群體意識。」

斐樂禮帶著一股熱勁兒說：「這，眞是太棒了！妳的意思是說：這個星球就是一個超級有機體，而妳，是這個超級有機體中的一個細胞？」

「我祇是立這個類比，而不是立這個等式。我們譬如這些細胞，然而我們並不等於這些細胞——你了解這個分際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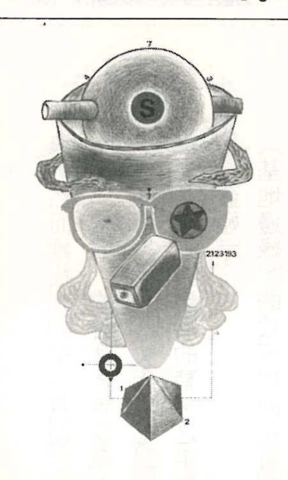
——《基地邊緣》十七、四

●

特緯思駕著「遠星號」星艇流亡星際，展開了「尋根」之旅——尋找文明另一端點的「根」，因爲「第一基地」不甘在他人之手擺佈下成爲謝頓歷史的傀儡帝國，而特緯思自己更不甘淪爲歷史巨輪下失去自由意志的小齒輪。特緯思帶著神話歷史學者斐樂禮(Janov Pelorat)同行，因爲有關人類文明起點的歷史，如今祇流傳在各星系版本不同的神話之中了。

在這同時，「第一基地」把他倆當作餌，「第二基地」也把他倆當作他們的餌，各自都想釣出一隻幕後的手來。

圖特星、蓋婭、地球、甚至奧羅拉(Aurora)——傳奇英雄「巴里」與機器人「丹利」故事中的「黎明之星」——都可能是他們的目的地。而他們找到了「蓋婭」——或者，應該更正確地說：「蓋婭」找到了他們——



ISAC ASIMOV

「蓋婭」是一隻隱形的手！

「蓋婭」也是「騾」的故鄉！

「蓋婭」是整個活生生的星球！

在「蓋婭」，連「一堵牆也會意識到『快樂』，因爲它被設計得完美，因爲它被砌得堅固」。在「蓋婭」人們自稱「我／我們／蓋婭」，因爲，正如「蓋婭」星的神秘女郎白麗絲(Bliss)所闡釋的，「蓋婭」上的一切生靈都分享著整體的意識，「心靈知覺的波動，可以一直傳遞到原子核的層次」。而「蓋婭」集體意志力的凝聚，可令天體轉變軌道，如「遠星號」御重力場而行。

讀到《基地邊緣》這一章時的任何一位讀者，即使十分熟稔哲學概念中的「宇宙自然神論」，相信也會被艾西莫夫筆下描繪的「蓋婭」「蓋」得頭冒金星、兩眼發直。

但是「蓋婭」並不是神話中的地球，也不是傳奇英雄巴里或丹利（星際傳奇中巴雷與丹尼爾的變音）的世界。「蓋婭」的集體意識中也沒有關於地球的記憶，卻有關於「永恆者」的說法。「永恆者」與「蓋婭」的肇始有關，然而「蓋婭」上的人類或生靈並未超脫生死，它是一個「萬物得時，乘化而歸盡」的自然星球——一個萬靈渾然一體的心靈烏托邦。

然而，這個心靈烏托邦正在密切注視著〈謝頓計畫〉的發展！因爲，〈謝頓計畫〉所抉擇的人類將來，也息息相關著「蓋婭」的將來。

「第一基地」的無敵艦隊在「市長」勃蘭絨親率下尾隨特緯思，準備找出隱形的「第二基地」

對決，然而她找到的是「蓋婭」。

「第二基地」的首席詠者繼承人堅狄巴背後凝聚了「圖特星」(！)全體詠者的心靈力量，追蹤特緯思，準備與現形的幕後之手攤牌，他找到的也是「蓋婭」。

《基地邊緣》的故事情節在這裡匯入高潮，整個基地系列的主題線索也在這裡四方輻輳。兩個「基地」與「蓋婭」的遭遇，對〈謝頓計畫〉的命運將產生什麼樣的衝擊？特緯思在這個變化裡，又將扮演什麼樣的關鍵角色呢？

●

若微(Novi)答道：「『第二帝國』——依照『端點星』的模式而建立的話——將會是個軍事霸權的帝國，在爭端中崛起，在爭端中興旺，最後也終不免在爭端中毀滅。她將祇不過是『第一銀河帝國』的翻版。這是『蓋婭』的看法。

「『第二帝國』——依照『圖特星』(『第二基地』所在)的模式而建立的話——將會是個父權式的帝國，植根於機謀，捭闔於機謀，亙立於生猶若死的機謀藍圖中。整體人文勢將凝爲一潭死水。這是『蓋婭』的看法。」

特緯思說：「那麼，『蓋婭』能夠另外提供的，是什麼選擇呢？」

「更大的『蓋婭』！『銀河巨靈』！每一顆有人類的星球都是一個活生生的『蓋婭』。每一顆活生生的星球都匯入一個更恢宏的超時空生命巨流。每一顆未居住的星球都靈動於它的太陽。每一撮星塵。甚至也許連銀河系的中心黑洞。一個活生生的銀河，一個連我們現在也還不敢憧憬的、億兆物類都能與造化和諧靈動的銀河。生命的本質將翻新於過去，而不再重蹈過去的錯誤！」

特緯思說：「我在這個場合中，又屬什麼角色呢？」

「蓋婭」的聲音——透過若微的心智頻道——如雷般轟然響起：「抉擇！那一條路才是人類的將來？」

——《基地邊緣》十九、七

●

整個事件的演變已經超出了〈謝頓計畫〉的範圍……

「蓋婭」的意識主導著這一整幕風雲際會的進行，但是最後的僵局，必須藉著特緯思的抉擇才能打開。

「蓋婭」是一個歷經八千年演化而臻至的心靈烏托邦，但它成熟的年代，還在〈謝頓計畫〉之後。而「蓋婭」爾後的運行，必須借鏡於〈謝頓計畫〉的數學函式中隨著時空推移而不斷衍生出來的歷史或然率——

因爲「蓋婭」的運行規範，是機器人第〇律！

「蓋婭」必須借鏡於〈謝頓計畫〉的歷史或然率來執行第〇律，以守護整體人文的福祉。當兩個「基地」的發展，已經明顯走上衝突之路時，「蓋婭」必須從幕後走出。

〈謝頓計畫〉可以確保黑暗時代的縮短，但它本身並未預設在諸多殊途同歸的歷史或然率下的明確路徑。「蓋婭」在兩個「基地」之外，提供了「人類將來」的第三條選擇：**一個「超人性智慧」的巨靈社會**。必要時，「蓋婭」將接掌〈謝頓計畫〉以引導人文邁向這個社會。

可是「蓋婭」本身無法替所有人類作此選擇，只有依然身爲「孤體」(Isolate)的特緯思的自由意志，才能爲人類作此選擇。而「蓋婭」必須協助特緯思所選擇的任何途徑——即使那意味了「蓋婭」自身的毀滅。

特緯思必須以他的「直覺天賦」爲人類的將來作出一個正確的抉擇。

特緯思作了他的抉擇。

然而……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而鏞土將歸於鏞土。

特緯思搓著他的太陽穴，彷彿在頭疼似的：「一個機器人？那邊有一個機器人？」

「是的，」斐樂禮說著，一邊使勁地點頭：「它是一具人形的金屬體。當我一觸碰它時，它就癱瘓下去了。可是在它倒下以前，眼睛裡似乎閃出了一絲微微的光暈，並且還發出聲音，像要說些什麼話的樣子。」

「你的意思是說，它還活著？」

白麗絲語氣淡漠地說：「在它癱瘓的同時，我偵測到一絲微弱的心智活動波。」

特緯思懷疑地瞧瞧白麗絲，又瞧瞧斐樂禮。

「這，可改變了一切！」

——《基地與地球》三、九、四十

●

特緯思作了他對人類將來的抉擇，然而那是一個有保留性的抉擇。

勃蘭絨和堅狄巴各自在「凱旋」的幻覺下返航，「蓋婭」在不傷害他們心智的原則下，對他們的記憶作了輕微的調整。

一場銀河風暴消弭於無形，〈謝頓計畫〉已經轉變方向，整體人文將緩緩航向一個「銀河巨靈」的未來。

可是……

《基地邊緣》的敘事安排相當巧妙，艾西莫夫完全以間接的方式先點出對位於機器人系列和《基地三部曲》書中的主題，再悄悄把最後的箭頭指向「失樂園」——地球。走馬看花的讀者，可以入情入景地享受精采的幻想和緊湊的劇情。細心的讀者，則可抽絲剝繭地領會出許多作者的隱喻——

「蓋婭」是平行於〈謝頓計畫〉的另一個「人文未來」的實驗，然而「蓋婭」式的心靈烏托邦，猶待「人性直覺」予以評價確認。

「騾」是「蓋婭」的逃兵、烏托邦社會中的突變人種——單獨的心智變數仍欲逃脫巨靈社會的掌控，此中隱含了某種群己衝突。

還有一隻更高於〈謝頓計畫〉和「蓋婭」兩者的「隱形之手」嗎？為何一切有關地球的記載都從各人文星系中神秘地消失？讀者的疑惑，也正是特緯思的疑惑，特緯思的疑惑沒有冰釋前，他的抉擇，祇能算是暫時性的定案。

這是艾西莫夫邏輯迴圈中的第三層、也是最後一層弔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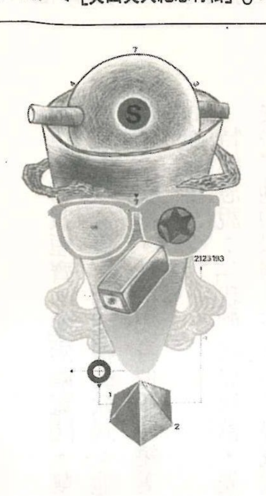
《基地與地球》敘述了特緯思、斐樂禮、白麗絲三人尋找地球的經過。由於前書的成功，本書略有「拖戲」的感覺，但仍不失新鮮感。重點情節是——

他們在「黎明之星」奧羅拉發現了機器人的蹤跡。在「陽光星」(Solaria)陷入古航天族後裔「兩性同體人」的掌握，反敗為勝後，從機器人戍衛部隊手中救出「飛龍」(Fallom)——秉賦「心靈移物能力」的「兩性同體人」幼童。在「梅波尼星」(Melpomenia)發現巨大廢殿，從巨碑勒文中找出所有五十個航天族星球的天文位址，這些位址形成了一個立體同心圓，指向圓心的——「阿爾發星」(Alpha，即 Alpha Centauri 南門二)，歷遍阿爾發「星際夏威夷」般的人間天堂，險遭「睡蓮夢」(lotus eater's dream)算計之後，他們終於在離阿爾發星一星距 (parsec) 之遙，找到了人類的源始之星——地球。

然而地球已是一顆佈滿強烈輻射的死星。在「飛龍」心有靈犀誤觸之下，「遠星號」的星圖上顯示出神祕的月亮——也就是搜尋的終點。

●

他的身材頎長，臉上表情肅穆。他的頭髮呈古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銅色，剪裁短齊。他兩顴寬闊，雙眼奕奕有神，衣著很像古書上的圖繪的款式。他的外表雖然顯得硬朗抖擻，然而周身似乎繚繞著一種無可言狀的疲憊意態。

特緯思說：「我們向您致歉，先生。這個小孩失去了她的保姆，正在拼命尋找它。至於她為什麼緊緊攀住你不放，實在非我們所能了解，因為她要尋找的，實際上是一個機器人保姆，而不是……」

那個人第一次開口。他的語音在抑揚中更凸顯出平實的節奏，腔調裡略微帶著古音，不過，他說的是毫不費勁的「銀河標準語」。

「我以誠摯的友誼歡迎諸位。」他說道——他的表情雖依然嚴肅不變，但他的態度無疑是友善的。「至於這個孩子，」他繼續道：「她顯示出的洞察力，卻是超過你所想像的，因為我的確是個機器人。我的名字叫丹尼爾・奧立佛（Daneel Olivaw）。」

——《基地與地球》七、廿、一〇〇

●

機器人丹尼爾已有兩萬歲了……，

兩萬年來，丹尼爾扮演著「整體人文」的老忠狗，忠心耿耿地守護著人類子孫……艾西莫夫在結局中的描繪，似乎在默默反駁著現代人文衛道者對於人工智慧的疑懼。

《基地與地球》是基地系列的完結篇，作者大致交待了所有前面主題的邏輯線索，祇留下關於天才幼童、兩性同體人「飛龍」的疑雲。寫到後來，連自己也欲罷不能起來的艾西莫夫，袖中似乎仍有後續好戲——現在卻已欲「蓋」不能了。

特緯思抉擇人類將來的結論，倒也暗示了艾西莫夫一生對「智慧外星人」抱持懷疑的理由——整個銀河系，在一千億星雲的宇宙中也不過是一個「點」，該來者，早該來過了——

●

「〈謝頓心靈未來學的兩個主命題〉……是根基於一個更大的隱含命題而成立的，那就是：『祇有人類的心智變數，才是影響整體人文社會歷史軌跡的有效變數。』這裡頭未明述的一個前提是：唯有人類才是銀河系中的高等智慧生靈。設若出

現了另一種心智本質跟人類大相逕庭的高智生靈，那麼，〈謝頓計畫〉中『心靈未來學』的數學函式將會因為涵蓋定義不足，而使整個〈謝頓計畫〉全盤泡湯。你們了解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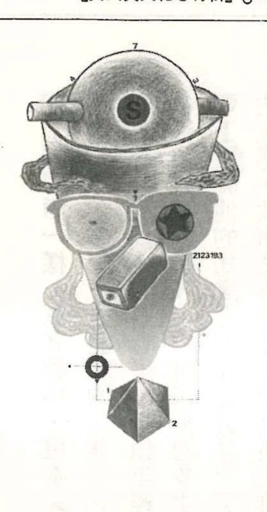
特緯思繼續道：「聽我說：緊傍著銀河系外，就是人類足跡未到的麥哲倫星雲。越過它，是其他一些小星雲，再稍遠就是碩大無朋的安卓美達星雲——比我們的銀河系還大。更遠，還有數以億計的無數星雲。

「以超時空（hyperspace）象限來度量，銀河系祇不過是一個點——整個宇宙亦是如此。目前為止所知，並沒有來自其他星雲的智慧生靈訪問過我們——然而，這種局面也許某天會發生變化的。如果入侵者來了，勢必想法子使人類自己先分化內鬥。長久以來，我們已經太習慣於這種將自己族類當做唯一敵人的內部紛爭了，一旦入侵者發現我們早已分裂對峙，他們將輕易地征服、甚至滅絕我們。唯一的有效防衛，就是形成一個銀河巨靈！如此，不但能防止自我毀滅，也才能凝聚起莫大的力量來面臨外敵。」

——《基地與地球》七、廿一、一〇四

●

《基地序曲》雖是敘事時序上第一部書，卻是整個基地系列最後竣筆、也是最畫龍點睛的一本書。晚年的艾西莫夫風格圓融，不似早期作品那樣明晃晃地祭著邏輯解剖刀咄咄逼人，悠閒的筆觸略帶維多利亞文體的新古典芬芳，就像杏仁子



ISAAC ASIMOV

灑了蘭姆酒一樣。筆者認爲，這本《序曲》反倒是應該擺在最後才來閱讀的（註）。

《序曲》敍述的是哈里・謝頓年輕時代在帝國中心如何邂逅高人、如何在綽約多才的女學者保駕下展開他的知識之旅、終而發明「心靈未來學」的經過。故事曲折有趣，讀者最後雖然不免又被艾西莫夫照例擺了一道，卻是值得的。本文中段曾提到的胡敏，就是這位神通廣大的高人；而他跟帝國權臣德默索，兩人其實卻是同一個人。

而權臣德默索，也就是機器人丹尼爾。

整個《基地》系列中，那個「失去的一環」，在《序曲》一書中扣上，《機器人》和《基地》兩系列中的二重奏主題，也在這裡得到完美的曲終詮釋。

●

謝頓將身子向後一靠，深深地抽了口氣。「所以，我再問你一次：你就是那位機器人嗎？如果你還想要『心靈未來學』，那麼你必須招認你是。如果你依舊否認你是個機器人，而且也能說服我相信你不是的話，那麼，我能夠完成『心靈未來學』的機會，就將變得非常、非常的渺茫了。所以全看你的了。你是機器人嗎？你就是『丹利』嗎？」

胡敏肅穆、沈著的神態一如往昔，他說：「你的論證的確不容辯駁。我是R・丹尼爾・奧立佛。『R』代表了『機器人』（Robot）。」

——《基地序曲》十九、九十二

……………………………………

謝頓說：「我了解你關於機器人行爲規範的解釋。」

丹尼爾繼續道：「但是，困難的地方，哈里，在於我們指不出特定的『人文』是什麼？我們也定義不出什麼是對於整體人文的傷害，或者哪類事件比哪類更有益、或更有害於整體人文？吉斯卡跟我只能無助地眼看著人類自相殘害。而最後，吉斯卡被迫採取一項他認爲可以挽救整體人文大局的行動，然而他也因此永久性地癱瘓了——因爲他終究無法『確信』自己的行動是正確的。臨終時，吉斯卡交待給我佛斯陀福主人的遺言：守護銀河系人類的福祉。

「從那時起，我便努力嘗試著。但我只儘少地干預，而讓人類自己判斷什麼才是對的。他們可以賭，但我不能。他們可以放棄目標，而我不敢。他們可以不經意地造成傷亡，但我會因此而癱瘓。第○律以下的嚴格規範，連不經心的傷害，也是不被容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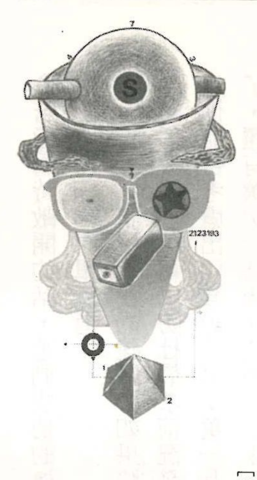
「但我有時也被迫不得不採取行動。我的健在，證明了我的行動一直是謹愼而和緩的。可是，當帝國開始渙散衰微後，我的行動次數便被迫更加頻繁起來。而近數十年來，我不得不以德默索的身分來影響帝國事務，期使隳敗過程能在最少的人類痛苦中渡過——而你瞧，我仍能站立得好好的。

「當你在萬界年會中發表演說時，我立刻看出『心靈未來學』將是個潛在的工具，以借鑑哪項行爲對於整體人文有利——或傷害最少。有了它，我們的行動將可較不盲目。有了它，我甚至可讓人類完全據以自行抉擇，而祇保留我的能力來應付最緊急的危機……」

……………………………………

「且慢，胡敏。」謝頓急迫地說：「萬一在我的一切努力、和你的一切協助下，心靈未來學終究無法成爲實用的工具的話呢？萬一我失敗的話呢？」

丹尼爾站起身來。「那樣的話，我手上還有另外一個計畫——一項我長久以來，在一個孤立的世界中進行著的迥異方案。但那也是一件非常艱鉅的工程，甚至在某些方面，較你的『心靈未來學』更爲激進。它也可能失敗，然而，這兩條路的機



〔註〕本文中所提到的《機器人》、《基地》兩個系列，依故事本身的敍事時序，是這樣排列的——

一、《曙光中的機器人》（1983）
二、《機器人與帝國》（1985）
三、《基地序曲》（1988）
四、《基地》（1951）
五、《基地與帝國》（1952）
六、《第二基地》（1953）
七、《基地邊緣》（1982）

（請接續193頁）

會若能同時敞開的話，咱們成功的機率，就會遠大於孤注一擲的單行道。

「哈里，請接受我的建議！如果將來你能創立起某種機制，可藉以防杜最壞情況發生的話，看看你能否考慮出兩套設計來：萬一其中一套失敗了，還有讓另一套成功的機會……」

——《基地序曲》十九、九十三

●

艾西莫夫畢生雕繪的科幻機器人，其實就是人類凡軀的神性延伸；而「心靈未來學」，則是「人性社會」向「超人性巨靈」提昇的夢想。古希臘人爲天空大地海洋佈滿擬人性的神祇，艾西莫夫卻爲宇宙星河佈滿活生生的人類和擬神性的機器人守護神。在童話夢話神話已逐漸遠逝的現代，人自己給自己創造出「人工智慧」的神——一如智慧女神雅典娜跳出天神宙斯的腦殼。

人依照他自己的眞、善、美形像造神……

而艾西莫夫所幻想的至善至慧的心智境界，事實上就是一種人自己與「人工智慧」之神融合爲一的超人憧憬。或許《序曲》一書的結尾，正可以爲這顆罕見的夢幻心靈的這種狂想誄下一個美麗的註脚：

●

謝頓嗔怒道：「爲什麼妳老是扭曲我的話？爲什麼妳非逼得我說出妳該已經知道的話？我要妳，並不是爲了『心靈未來學』、或者妳的保護。那些祇是我的藉口，必要的話，我還會想出任何別的藉口來。我要妳——僅僅是妳。如果妳還要問眞正的理由，那就祇因爲妳是妳。」

「你根本還不了解我。」

「那並不重要。我並不在乎——然而，我在某方面可了解妳一些。比妳想的要多。」

「你當眞了解？」

「當然。妳依令行事，妳冒著生命危險保護我，一點也不猶豫，一點也不顧後果。妳學打網球速度神快。妳學耍弄刀鎗速度更快，而妳跟馬隆那無賴那場交手多俐落，多漂亮。恕我這麼說——簡直就不像個人樣。妳的肌骨健美得出奇，妳的反應時間快得驚人。妳能夠沒來由地知道房間被人竊聽，妳能夠不使用儀器跟胡敏神祕地保持聯絡。」

朵兒說：「那麼，你怎麼看待這些事情呢？」

「我想像得出，胡敏以他眞實身分的『R・丹尼爾・奧立佛』，如何承擔著一樁不可能的任務。以一個機器人，怎可能引導整個帝國事務？他必定有許多幫手。」

「那明顯得很。我能想像，或許有百萬人之多。我是其中一個。你是其中一個。小雷奇也是一個。」

「妳是不一樣的一個幫手。」

「哪方面不一樣？哈里，說出它來。如果你聽到自己說出來，你就會發現這件事有多麼瘋狂。」

謝頓定定地瞧著她好一陣子，然後低聲道：「我不想說出來，因爲……我不在乎。」

「你當眞不在乎？你願意照著本來的我要我？」

「我必須照著本心的我來要妳。妳就是朵兒，不管妳還是誰，在這世上我也不要任何別人。」

朵兒輕柔地說：「哈里，因爲我是我，所以我希望你能得到的，是眞正對你好的東西。而且我感覺：就算我不是我，我也會同樣希望你能得到眞正夠得上對你好的東西。而我認爲，我並不夠得上對你好。」

「夠得上對我好或夠不上，我並不在乎。」謝頓一面望著地，一面踱了好幾步，拿捏著他底下想說的話。「朵兒，妳曾經跟男人親過嘴嗎？」

「當然囉，哈里。這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我也活在這個社會中呀。」

「不！不！我的意思是：妳可曾眞正地吻過一個男人？妳知道——熱情地吻過？」

「這嘛，有的，哈里。」

「妳喜歡嗎？」

（承接191頁）

八、《基地與地球》（1983）

但筆者建議，依艾西莫夫的寫作順序（出版年代）來閱覽，可能更有趣味。

另外，艾西莫夫的遺作《基地前奏》(*Forward the Foundation*)在故事時序上介於《基地序曲》與《基地》之間，本應列爲《基地》系列二，但該書目前尙未出版，未能一睹全書，故本文並未列入《基地》系列之中。《基地前奏》分爲五章而以哈里・謝頓貫穿全書，每章各涵蓋十年時間。✻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朵兒猶豫著。她說：「當我那樣吻著的時候，我想，我是要比令一個年輕小伙子失望的時候，更加快活——如果那個人的友誼對我重要的話。」在這當兒，朵兒頰上飛紅，轉過臉去。「拜託，哈里，對我來說，這是一件不容易解釋的事情。」

但是，謝頓現在比以往更為堅決，進逼著。「那麼，妳是為了錯誤的理由而接吻：為了避免傷了別人的感情。」

「也許每個人，在某個意義上，都是這麼做的。」

謝頓咀嚼著這句話的含義，然後驟然問：「妳曾經要別人吻過妳嗎？」

朵兒停頓一下，彷彿在回顧她的一生。「沒有。」

「或者，被人吻過之後，希望再被親吻一次？」

「沒有。」

「你跟男人睡過覺嗎？」他柔和地、絕望地問道。

「當然。我告訴過你了：這些事情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謝頓兩手緊緊抓住她的雙肩，幾乎要搖撼她似的。「但是，妳有沒有感到過那種慾望，那種祇對一個人特殊的、想特別親近的渴望？朵兒，妳曾經感覺過愛嗎？」

朵兒緩緩地、近乎悲哀似地抬起頭來，雙眸盯牢謝頓。「我很抱歉，哈里，但我沒有。」

謝頓釋開她，他的雙臂頹然垂落身邊。

然後，朵兒溫柔地把手放在他的臂上，說：「所以，你瞧，哈里，我並不真正是你所要的東西。」

謝頓低垂著頭，瞪著地面。他衡量著整件事情，想理性地釐清自己的心緒。然後，他放棄了嘗試。他要他所想要的，而他想要的，已經超越了思考和理性。

他抬起頭來。「朵兒，親愛的，即使如此，我也不在乎。」

謝頓將他的雙臂環著她，慢慢地把頭湊近她，彷彿在預料著她會閃開，卻一逕漸漸將她攏近。

朵兒沒有動作。他吻了她——柔和地，綿長地，然後熱情、急驟地吻著——而她的雙手忽地抱緊他。

等他終於停住下來後，她望著他，雙眸中漾著笑意，然後她說：「再吻我一次，哈里——求求你。」

——《基地序曲》十九、九十四 ✻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⑥】

讀艾西莫夫《天譴女神》隨感

【文】威兮
【圖】陳璐茜

若把《基地》系列比擬作雄偉的交響樂章，那麼艾西莫夫的《天譴女神》(*Nemesis*)就是一首神秘的長笛曲。隨著他的遽逝，這首長笛竟巧合地成為他的輓歌，因為這本書幾乎就是他的最後一部科幻長篇了。(註1)

《天譴女神》沒有波瀾壯闊的大卡司劇情，敘事的節拍披著雙線時空的外衣，以小步舞姿一路交疊蜿蜒到落幕：艾西莫夫娓娓敘述的，似乎是一齣很單純的科幻神劇。可是，暢如清溪的語言裡藏匿著幽遠的暗喻，古典的結構中暈染著現代

[註]1原書名*Nemesis*，典出希臘神話，意為報應、復仇之女神。

編按：《天譴女神》於一九八九年出版，次年艾西莫夫又出版了根據他短篇名作《夜歸》(*Nightfall*)擴充而成的同名長篇小說，但這部長篇是他和另位科幻作家Robert Silverberg合寫的；就個人作品而言，《天譴女神》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科幻長篇。此外，艾西莫夫《基地》系列的遺著*Forward the Foundation*未及於他生前推出，該書預定近期出版。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心靈的喟嘆，這部小說毋寧是一篇既溫馨又哀傷的寓言詩——艾西莫夫似乎有預感地在對「生命」作一切總結的瀏覽。終卷謎樣的結語是對人世嚴厲的批判？還是慈愛而憂心的叮囑？

「單獨的人類是可愛的，可是群體的社會卻是愚昧、褊狹的，而且人群的集合愈大，社會的混亂和冥頑不靈也愈深……」筆者幾乎可以從《天譴女神》中讀出這樣一條模擬「人性第三定律」的弦外之音（註2）。一生明悅空靈的艾西莫夫，會在晚年默默陳述著如此絕望似的譴責嗎？

●

廿三世紀……

人類科技踏在愛因斯坦「光速極限」的門檻上：突破它的障礙，億兆宇宙疆域可以彈指征服。然而社會的心理年齡依舊童騃，種族歧視和自私狂傲延伸到十三個環繞軌道的「太空屯墾基地」上；羸弱的地球聯邦母獸跟它的Leviathan（註3）子女們鉤心鬥角，爭逐可以控制未來的「超光速」科學玄機；人文的巴貝爾塔行將崩塌，人類的惡質文明將如蝗蟲般擴散向純潔的星河。

一個屯墾基地忽然脫離軌道，逸出文明的掌握。它的領袖是一位憤世嫉俗的哲學家，自許為人類方舟的舵手。它的目的地是太陽與半人馬座α星之間一顆隱匿的紅矮星，方舟上的人們將可在愚蠢無知的同類蜂擁而出之前，闢建一個孤隔的文明淨土——卓絕悍厲的「舵手」如是盤算著。而發現這顆新星的女天文學家也心碎地發現不願冒險同行的丈夫原來竟是地球間諜，在永世隔絕的悲憤下，她下意識地命名新星為「天譴女神」。

「天譴女神」卻是名副其實的惡兆之星，因為她的天體不但正冥冥衝向太陽系，她的子星上也孕育著一種迴異於人類的智慧巨靈。

然而這個莫測的巨靈卻向一位十五歲的少女發出溫柔的呼喚。柔弱的少女是女天文科學家的愛女，只有她能無懼於子星上的神秘瘟疫。也祇有天賦「心思透視力」異能的她——廿三世紀的Cassandra（註4）——能理解巨靈的警告。

地球母獸終於領先衝破愛因斯坦的光速極限，先遣星船以「方舟舵手」大出意外的速度尋蹤而至。在父女會面的一刻，在浩刧命運被攤示的阨局中，只有沐浴在紅色子星天幕下、舞姿夷然自



若的精靈少女，才是人類未來的救贖……

●

故事的結局是溫馨的，卻漣漪著其他系列中罕見的哀愁餘韻。而艾西莫夫即使在近七十之齡，仍能饗讀者以「光速祇不過是正反相宇宙的O座標點，而非極限」的「超相對論」式狂想。然而，不領略這部奇妙作品中那股觸人心弦的悲憫沈痛，仍不能眞見這位一代宗師已臻藝術化境的靈思。

《天譴女神》最優美的文字段落之一出現在少女跟行星巨靈的邂逅描述。然而此巨靈不同於前此「基地」系列中幻構的「蓋婭」星。組成巨靈的物質形體一概是最單純不過的「類藻」原形個體，它們聚落不定地充斥無處，卻是子星上唯一的生命形態。

習慣於「異形」、「E・T」不論邪靈善靈式複雜幻象的我們，不容易想像：也許有朝一日，人類可能面對阿米巴式的異星生靈而自慚形穢吧？即使身聚數以億計的細胞、歷經萬古天擇而演化的高智生靈如人類者，在俯視顯微鏡下的阿米巴和草履蟲時，對於同樣源自DNA奧秘所賜的生命意義，又有多少程度的高明理解呢？

人而可以睥睨阿米巴乎？如此程度人類，而將君臨銀河系乎？「天譴女神」源自希臘神話，艾西莫夫多少寓託了原故事的「報應」意味。但是更進一層的演繹當不止於此。

O與1，不正是萬數之祖麼？最高階的電腦程

【註】2「人性第三定律」請參看〈艾西莫夫：科幻國度的世紀大蓋仙〉一文。
3 Leviathan：繁衍失控的巨大怪獸。
4 Cassandra：神咒的女預言者，無人信其眞言；亦典出希臘神話。

◉《天譴女神》一書。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式已能使人類登陸月球，然而太空總署賴以指揮一切複雜行動的實際操作，卻是最單純而優美的O與1低階語言。最高深的數學、科學知識莫不根源於此。然則，O與1究竟是什麼「東西」？多少哲學家敢於概括地詮述它們對應於宇宙萬象以及生命意義的明晰定義呢？

《天譴女神》一書所描繪的巨靈卻正是最單純的O與1式的「原質生命」組合而成的智慧生靈。艾西莫夫並未以說教的方式抒敍任何哲理，他的作品祇以單純優美的形式直接傳達了這種嬝嬝的省思和深沈的憬悟。

艾西莫夫的文學技巧並非完美無瑕，他的哲理也未必獨步；在桂冠文學或嚴謹的哲學殿堂上，他也許不會被承認爲偉大的主流偶像。然而，他的科幻靈視將不斷啓發、悸動凡有敏銳心靈的無數後來者。筆者以爲，這種罕見的感動力，已足使艾西莫夫並儕於人類哲學文學科學和藝術超級巨人的行列。

然則，面對《天譴女神》的謎似結語，和艾西莫夫的逝去，仍有著使人縈縈不能釋懷的一點什麼……。也許是身爲「人」的無奈吧？果眞有那麼一天，人類能夠把「自然死亡」從字典中宣告「死亡」嗎？畢竟，它是每個人心靈深處永遠存在的一種隱痛吧。

✻

【作者簡介】戚兮，福建福州人，一九四八年生於大陸，一歲來台，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外文研究所肄業，經商多年，現來往於台、港、大陸之間從事商務活動，兼事翻譯及創作。

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寫作，雖然只是初生之犢，作品倒也偶爾能賣得出去。當時我下筆就盡可能地快，而這主要是因爲——

(1)我從來就沒有讀過什麼「寫作無師自通」之類的書(直到如今仍然沒有)——然而我自己倒是與內人珍奈合寫了一本很有趣的書《如何享受寫作的樂趣》，不過那本書的目的不在於教授寫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⑦】

速度的故事

【文】艾西莫夫【譯】葉李華【圖】王抗抗

【編按】本文刊載於1992年6月號《艾西莫夫科幻雜誌》(*Isaac Asimov's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原題"Speed"，大約寫於1991年底或1992年初；這是艾西莫夫生前爲該刊撰寫的最後一篇〈編者的話〉，承出版《艾西莫夫科幻雜誌》的Davis Publications Inc.及Scott Meredith文學版權代理公司授權同意轉載，特此致謝。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作，而是專爲激發讀者創作的欲望。總之我從來沒有看過一本教人如何寫作的書，也就根本不懂什麼修改、潤飾等等等等煩人的事情。我寫作的唯一法門，便是把我想到的東西一古腦地全打出來，不論成果如何，一律立刻交卷。

(2)當年我也不得不寫得很快，因爲眞正能用來寫作的時間簡直少得可憐。我那時已進了大學，但仍需要在父親的糖果店裡打工。如果我想寫點東西，當然得要寫得愈快愈好啦！

(3)當時的稿酬非常微薄，而我卻需要靠那點稿酬貼補大學的學費。所以我就打定主意要多寫幾篇小說，這樣至少可以賣出一兩篇換些稿費。

基於這些原因，我下筆如飛；而且除了更正錯字與文法之外，極少作其他的修改。我也眞的做到了這點——寫得又快又不需修改，這正是最神妙之處。直到如今，我寫作的速度仍然算是很快。

對於自己下筆之快，我很有點自知之明。而這個特點，顯然大家也都一淸二楚。

幾年以前，《時代週刊》曾打電話向我邀一篇稿子。這可是件很不尋常的事，也是空前絕後唯一的一次。我當時立刻狐疑地反問：「我知道你們之所以向我邀稿，絕不是因爲你們認爲我是個什麼大作家；眞正的原因是你們需要我的稿子來救急！對不對？」

結果對方回答說：「我們明天就要。」

我告訴他們沒有問題，吃完晚飯後便動筆一氣呵成。當晚就打電話叫他們次日來拿。幾天後那篇文章就登了出來，我也賺了一筆外快。

還有一件類似的事情——《今日美國》日報有次也請我寫一篇隔日就要用的稿子，這回卻時機不巧而令我左右爲難。因爲我那時正準備去劇院看場表演，看來只有等回家之後再動筆了；問題是我又不想犧牲睡眠熬夜趕稿。

「怎麼辦呢？」我問珍奈。

珍奈看看手錶說：「我們還可以在家多待三刻鐘，你馬上寫還來得及。」

我言聽計從立刻動筆(珍奈眞是非常了解我)，寫完之後隨即打電話給報社將內容唸給他們，然後才輕輕鬆鬆地出門去看戲。而那篇稿子也很快就登出來了，又讓我多賺一筆稿費。

我就是一直保持這種寫作速度，如今已出版了480本書。若非我下筆「快如閃電」，而且「絕不回顧」，絕不可能有這種成績。

然而我卻因爲這種作風，遭到了一次嚴厲的批評——

在一個會議上，一位年輕人向我打招呼說：「我也在寫科幻小說，已經發表過幾篇了。」

「很好，」我說：「繼續努力。」

他接著說：「我本來是想要學習你的作風。」

「學我什麼作風？」我反問。

「我原來想要學你的快筆，寫得又快又不用改。」

「成不成功？」

「不行，沒辦法！不管我怎麼試，第一稿就是寫不好。非得要一改再改才能交卷。」

「眞是太遺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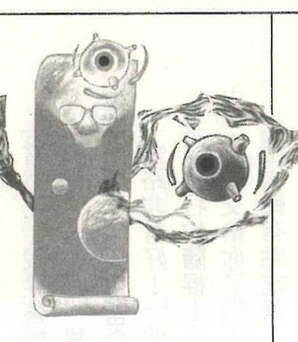
「我跟其他的作家朋友提起這個問題，想知道自己究竟哪裡沒做對，結果卻發現我自己根本就沒有問題，其他人一樣也都得改來改去才能定稿。」

「身爲作家，也就命該如此。」我安慰他說。

「不過我想告訴你，艾西莫夫博士，其實根本就是你自己不正常！」說完他便轉身走了。

而我卻待在原地反省了好一陣子，最後終於承認自己的確有點「不正常」。只是我不太確定究竟哪裡「不正常」，也許是多了一點所謂的「天份」吧。

話說一九六三年，我完成了一本《希臘史》交給出版社。那家出版社的編輯跟我很熟，他在收到稿子後對我說：「很好！不過在我們確定這本書的銷路之前，千萬別急著開始寫《羅馬史》。」



ISAAC ASIMOV

【讀者來信】

向艾西莫夫致敬

【文】廖承文

【編按】讀友廖承文先生獲悉艾西莫夫逝世的消息後，立刻寫信給《幻象》表達他的哀思；他這篇短文適足以代表衆多科幻迷向一代大師致最後的敬意。

科幻、科普大師艾薩克・艾西莫夫(Isaac Asimov)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六日凌晨，因心臟及腎臟衰竭病逝紐約，享年七十二歲。

在報端看到這則消息時，心中的訝然和落寞眞是難以形容！

(請接續203頁)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當然！」我從善如流地答道。

大約過了一個月，我又走進那家出版社，問那位編輯說：「《希臘史》賣得如何？」

「銷路非常好！」他回答。

我立刻打蛇隨棍上：「既然如此，這本《羅馬史》可以交給你了吧！」我把手稿遞了過去。

那位編輯有點吃驚，不過他當然也把那本《羅馬史》出版了，而且當然也賣得不錯。

其實他老兄很早以前就曾經警告過我，說我寫的書實在太多了：「你的作品簡直是自己打自己！」

我回答道：「我也沒有辦法，除非我改用筆名出版一部分的作品，不過我可不願意這麼做。」

不久之後他又請我寫另一本書，我便問他：「這樣難道不會又是自己打我自己？」

他嘆口氣說：「這種問題好像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事實上還正好相反，讀者喜歡我正是因為我的多產。我最常碰到的問題就是：「你到底寫了多少本書？」每次我都得非常小心地數一數（這卻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以便給我的讀者一個準確的答案。

如今我已上了年紀，又有宿疾纏身，使我的寫作速度遽減，這令得許多讀者都很不開心。

可是不論我寫不寫，我的書都不斷地出籠。好友馬丁・葛林伯格曾經自告奮勇要幫我編一份完整的書目，包括精裝本、平裝本、外文譯本等等所有我的作品的目錄。但是我卻斷然拒絕：「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寫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幫我編目錄得花你一輩子的時間。而且即使你完工了——雖然我認為不太可能——那也一定會厚得像電話簿，誰肯花錢買那種東西？」

看到老葛露出失望的表情，我便又安慰他說：「乾脆你等我死了以後再動手吧，這樣至少你能有個完工的指望。」

沒想到他卻回答說：「別逗我啦！即使你不在了，你的書也永遠會有新的版本問世。」當然，他這話完全正確。

我現在仍然還有一本書準備出版，那就是我在還沒有病得不能動時完成的第二本笑話集《艾西莫夫又說笑了》，其中共收錄了750則笑話與趣聞軼事。

當年我寫第一本笑話集時，我下筆得份外小心，因為絕對不能講到關於我的前妻與她母親的

趣事；而現在她們兩位都已經作古，我終於可以大鳴大放了。這對於我而言，就像是了了一樁心願。

回顧我這一生，我大可捫心自問：「是否後悔自己寫得那麼多那麼快？」然而，我卻從來不曾如此反省，倒是別人有時會這樣問我。

我的回答是：「當然不會！」我一生所做的正是我想做的，我一點也不會吝惜自己花在寫作上的時間與精力——一分鐘也不會！我也從不認為自己錯過了生命中任何美好的事物。

珍奈有時會奇怪我為何從不花錢買點比較奢侈的東西，何況我又不是花不起錢。「你努力工作了一輩子，」她對我說：「賺的錢也愈攢愈多，何苦呢？」

「這樣，我走了以後，妳和孩子們才能過好日子。」

她又說：「但是至少你也可以自己花一點啊！」

「如果我想買什麼，我當然會花。可是我會想要什麼呢？一艘遊艇？一棟別墅？環球旅行？老實說，這些想法簡直令我作嘔。我想要的，我真正想要的，就是待在家裡頭，坐在打字機或者文字處理機前面寫東西，而我也一直都在享受這種生活。」

我就是一直過著這種規律的生活，我也因此認為自己是有史以來最快樂的人。

當然，現在我已經很少寫東西了，我的生活方式也因而完全改變。很多人會問我怎麼受得了，

因為我總說希望自己能夠「死於任」——死時一

ISAAC ASIMOV

（承接201頁）

艾西莫夫為科幻文學一代宗師；其中《基地》和《機器人》系列更是膾炙人口達半世紀的科幻經典之作。他的作品中不時流露出對於未來的關懷，時刻思考著文明發展的方向，處處顯示大師對人類的關愛；且大師一生致力推廣科學，不遺餘力，其科普作品琳瑯滿目，通天達地，對於後代可謂影響深遠。

失去他是人類精神文明的一大損失，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將不可能再有這麼一位傑出的科幻／

（請接續205頁）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頭栽到打字鍵盤上，鼻子揷在兩個打字鍵之間。不過這個心願似乎不可能實現了，這使得我感到很不快樂。

但也正如我的寶貝女兒說的：「你已經不停地工作了五十年，現在都快七十二歲了。你是世界上最應該退休的人。如果你太累了，老爹，那就停手吧，請記住，我永遠都支持你。」

她眞是個好女孩！ ✻

【譯者簡介】葉李華，曾以〈戲〉獲得第六屆中國時報／張系國科幻小說獎，著有科幻短篇小說集《時空遊戲》；刻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學位。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附錄】

艾西莫夫年表

【輯】編輯室

一九二〇　一月二日誕生於俄羅斯 Petrovichi 一個猶太裔家庭（實際生日也可能是一九一九年十月四日），是 Judah 和 Anna Rachel Asimov 夫婦的長子。

一九二二　妹妹 Manya 於六月誕生。

一九二三　全家移民美國，二月間定居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區。

一九二八　歸化為美國公民。

一九二九　弟弟 Stanley 於七月誕生。課餘開始在父親經營的糖果店裡打工。在糖果店裡發現了寄售的科幻雜誌，大為著迷，從此一頭栽入科幻世界。

一九三五　由於天資聰穎（記憶力尤其驚人，簡直過目不忘），在學校裡連跳幾級，十五歲即高中畢業，進入哥倫比亞大學附屬 Seth Low Junior College。給《震撼》科幻雜誌（*Astounding Stories*）的讀者投書獲得刊出。

一九三六　轉入哥倫比亞大學校本部。

一九三七　繼續投書給《震撼》雜誌。開始撰寫科幻短篇小說〈宇宙拔塞鑽〉（*Cosmic Corkscrew*）。閱讀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一九三八　開始記日記（其後幾乎終生未曾間斷）。參加科幻迷俱樂部的活動。帶著處女作去拜見日後在寫作上影響他甚大的《震撼》主編康貝爾（John W. Campbell, Jr.），康貝爾未接受他的小說，但是和他暢談了一個小時，對他鼓勵有加。

一九三九　十九歲。作品首度問世：第三篇小說〈灶神星外受困記〉（*Marooned off Vesta*）被康貝爾拒絕後轉投《驚異》科幻雜誌（*Amazing Stories*），獲得採用。同時，在七次投稿失敗後，七月號的《震撼》終於刊出他的短篇小說〈潮流〉（*Trends*）。由哥大畢業，獲理學士學位，隨即進入哥大研究所攻讀化學。開始撰寫機器人小說。參加「世界科幻協會」在紐約舉行的首屆年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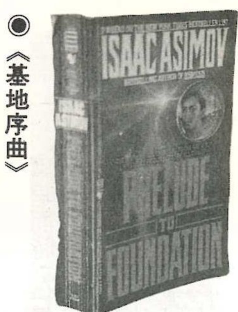
一九四〇　二十歲。首篇機器人短篇小說〈羅比〉（*Robbie*）於九月間刊出（當時用的題目是〈奇異的玩伴〉"*Strange Playfellow*"）。十二月間與康貝

（承接203頁）

科普作家了！但是其精神將在他的作品中、所有科幻迷心目中、人類的精神文明中代代相傳，永遠存在！且將隨著時間而益形璀燦，Asimov 勢必成為科幻的代名詞，Isaac 將與科幻同在。

如今大師去矣，對於他的逝去我們不必感到悲傷，而應該感謝上蒼，使世間得有斯人！

科幻迷向您致敬！再見了，大師！銀河眾星，我們將他還給你們！ ✻



◉《基地序曲》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爾晤面時，在後者的「點醒」下，定出了〈機器人三定律〉(Three Laws of Robotics)。

一九四一　廿一歲。刊出兩篇機器人小說。獲化學碩士學位，繼續攻讀博士。八月一日，搭乘地下鐵火車去見康貝爾的途中，由於《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啓發，產生了撰寫銀河帝國衰亡史的靈感，這個構想獲得康貝爾熱烈支持；是年九月初即完成《基地》(*Foundation*)系列第一篇故事。同時，九月份《震撼》刊出他根據康貝爾的建議寫成的〈夜歸〉(*Nightfall*)，廣受好評，從此奠定他在科幻界的地位。

一九四二　廿二歲。三月間發表機器人短篇小說〈兜圈子〉(*Runaround*)，其中首次逐條列出〈機器人三定律〉。五月，《震撼》開始連載《基地》系列小說，首篇登場的故事即定名為〈基地〉。中斷學業，受聘為費城海軍船塢化學師——推薦他擔任這份工作的是任職於該處的科幻小說家海萊恩(Robert A. Heinlein)。七月廿六日，與交往數月的 Gertrude Blugerman 小姐成婚。

一九四三　因為遷到費城，遠離了紐約——以及康貝爾，再加上任職後擁有固定收入（而且薪水甚豐），不需靠稿費補貼生活，寫作量劇減。

一九四四　發表兩篇《基地》系列故事和一篇機器人短篇小說。閱讀湯恩比的《歷史研究》。

一九四五　四月間發表〈死人的手〉(*Dead Hand*)，這篇《基地》小說反映了湯恩比史觀的影響。其後，由於康貝爾極力主張「擾亂」《基地》主人翁賽頓的復興大計，乃創造出一個能夠操控他人心靈、進而改變歷史的變種人，寫下了〈騾〉(*The Mule*)，於八月刊出。十一月一日——二次世界大戰已然落幕之後——正式被徵召入伍，並調到在太平洋進行原爆試驗的「岔路計畫」，充當文書員。（不過，在他服役期間，「岔路計畫」並未真正進行過任何原爆試驗。）

一九四六　七月退伍，隨即飛回美國本土；這是他一生之中最後一次搭乘飛機——他有懼高症，極端害怕飛行。重返哥大，繼續攻讀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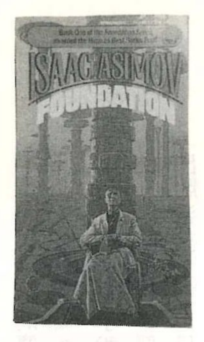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　參加在費城舉行的第五屆世界科幻大會，首次接受記者採訪——此時他的《基地》系列小說和機器人小說已經使他成為科幻界的名人。

一九四八　取得化學博士學位，仍留在哥大從事博士後研究。

一九四九　受聘為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生化科講師。完成《基地》系列最後一篇故事；因為已經寫膩了，誓言再也不寫《基地》故事（直到卅二年後他才打破誓言，重作馮婦）；不過，在康貝爾的堅持下，最後一篇仍保留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局」。

一九五〇　卅歲。一月份《震撼》刊出《基地》系列完結篇。首次出書：長篇科

ISAAC ASIMOV



◉基地三部曲第一部《基地》，封面是奠立人類文明基地的哈里・謝頓。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幻小說《宇宙的廢墟文明》(*Pebble in the Sky*)及機器人短篇小說集《我，機器人》(*I, Robot*)。

一九五一　出版長篇科幻小說《遙遠的黑暗星雲》(*The Stars, Like Dust*)及《基地三部曲》第一部《基地》(*Foundation*)：先前好幾家出版社都拒絕出版這部大書，最後才由 Gnome Press 分三冊出版（但發行數年間 Gnome 積欠了他許多版稅，後來 Doubleday 出版公司向 Gnome 買下版權，重新出版）。兒子 David 誕生。晉升為助理教授。

一九五二　出版《基地三部曲》第二部《基地與帝國》(*Foundation and Empire*)及長篇科幻《宇宙流星雨》(*The Currents of Space*)，這部小說和《遙遠的黑暗星雲》、《宇宙的廢墟文明》構成了他的《帝國》系列。出版首部科學著作《生化與人體新陳代謝》(*Biochemistry and Human Metabolism*，與波士頓大學兩位同事合撰）及首部以 Lucky Starr 為主角的少年科幻小說：出版公司希望這套故事集能拍成電視劇，但他對電視的品質深懷疑慮，不願和電視扯上關係，遂用筆名 Paul French 出版 Starr 系列故事——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用筆名發表的著作。除了科幻小說外，開始涉及其他領域，尤其是科普文章；發現寫非小說比小說來得更容易，下筆也更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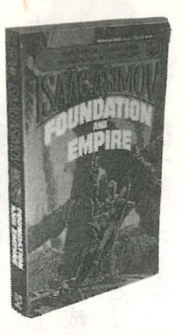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三　出版《基地三部曲》第三部《第二基地》(*Second Foundation*)。

一九五四　出版首部機器人長篇小說《鋼穴》(*The Caves of Steel*)，這部小說融合了科幻及推理，描述一位人類偵探和一個機器人聯手查案的經過；許多評論家，以及他自己，都認為這是他最好的一部科幻長篇。

一九五五　出版長篇科幻小說《永恆的盡頭》(*The End of Eternity*)及短篇小說集《火星之道》(*The Martian Way and Other Stories*)。晉升為副教授。女兒 Robyn 誕生。

一九五六　發表短篇科幻小說〈最後的問題〉(*The Last Question*)：他自認這是他最好的一個科幻短篇，「因為我只用了一篇短篇小說的篇幅，就涵蓋了億兆年的人類歷史」。發表首篇純推理小說〈名字有何意義？〉(*What's in a Name?*)。做了生平首次有酬演講（領到美金十元演講費），從此展開「名嘴」生涯。

一九五七　出版短篇科幻小說集《地球夠大了》(*Earth Is Room Enough*)及機器人長篇小說《裸陽》(*The Naked Sun*)；《裸陽》沿用了《鋼穴》的偵探和機器人主角，同樣融科幻及推理於一爐。以介紹元素的科學書《宇宙的磚石》(*Building Blocks of the Universe*)獲得愛迪生基金會褒獎。是年蘇聯發射人類首枚人造衛星，美國大受震撼，使他更加感到提倡科學的重要性，逐漸把寫作重心移到科普文章及書籍；他



◉基地三部曲第二部《基地與帝國》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在寫作上的收入此時已遠遠超過教書的新水。

一九五八　卅八歲。與系主任大吵一架後被解除教職，但他在力爭之下保留了副教授名銜，從此成為專業作家。發表短篇科幻〈醜陋的小男孩〉(*The Ugly Little Boy*，原名 *"Lastborn"*)。出版第六部（也是最後一部）Lucky Starr 系列小說及長篇推理小說《死亡商人》(*The Death Dealers*)。十一月起開始為《奇幻及科幻雜誌》(*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逐月撰寫科學專欄（其後33年從未間斷，總共寫了399篇；該刊本擬於'92年推出400篇紀念專號，但那時他已病得無法寫下第400篇了）。由這年起有十數年之久未再出版新的科幻長篇，間或仍發表短篇科幻小說，但主要撰寫的是非小說，包括大量兒童、青少年及成人科學讀物。他是一位「通才」，於科學的每一學科，不論數理化、天文，或生物，醫學，無所不寫；而且他是個「偉大的解釋者」，擅於用流暢、清晰的文字把各種知識、觀念解釋得讓外行能懂。

一九五九　出版短篇科幻小說集《九個明天》(*Nine Tomorrows*)。

一九六〇　以介紹血液生化學的《生命之河》(*The Living River*)獲得美國心臟協會褒獎。出版《智慧人的科學指南》(*The Intelligent Man's Guide to Science*，後改名為 *Asimov's Guide to Science*)，大受好評，生平首次獲得全國性雜誌予以評介。除了科普外，也大量撰寫有關歷史、地理、宗教、古典文學的文章及書籍。

一九六二　獲波士頓大學出版獎。由他評註，編纂的《雨果獎科幻小說集》(*The Hugo Winners*)首卷問世，自此展開一長串編書生涯，漸次成為科幻界的對外「發言人」。

一九六三　以《奇幻及科幻雜誌》上的科學專欄獲世界科幻大會雨果獎(Hugo Awards)特殊貢獻獎。

一九六四　出版短篇小說集《機器人餘集》(*The Rest of the Robots*)及《艾西莫夫科學及科技名人百科全書》(*Asimov's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九六五　獲美國化學協會科學寫作獎。替銷路廣大的《電視週刊》撰寫幽默小品。

一九六六　出版根據電影《聯合縮小軍》(*Fantastic Voyage*)劇本寫成的同名小說及歷史書《希臘人》(*The Greeks*)。《基地三部曲》獲得雨果獎「歷來最佳科幻系列小說獎」。

一九六七　出版歷史書《羅馬共和國》(*The Roman Republic*)及《埃及人》(*The Egyptians*)。獲西屋公司／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科學寫作獎。



◉基地三部曲第三部《第二基地》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一九六八　出版《聖經導讀》(*Asimov's Guide to the Bible*)上卷及《艾西莫夫推理小說集》(*Asimov's Mysteries*)。「美國科幻作家協會」會員選出*〈夜歸〉爲一九四九年以來十大短篇科幻小說的第一名（他自己最鍾愛的卻是另一短篇*〈最後的問題〉)。

一九六九　四十九歲。出版《聖經導讀》下卷及短篇科幻小說集《夜歸》(*Nightfall and Other Stories*)。父親去世。由一九五〇至這年十月，出書已達一百本。

一九七〇　出版二册《莎士比亞導讀》(*Asimov's Guide to Shakespeare*))。與妻子分居，由波士頓遷回紐約市。

一九七一　出版幽默文集《一個感性的髒老頭》(*The Sensuous Dirty Old Man*)。

一九七二　出版長篇科幻小說《上帝自身》(*The Gods Themselves*，有些評論家認爲這本關於「平行宇宙」的小說才是他最好的一部科幻小說)、《唐璜註本》(*Asimov's Annotated Don Juan*)、《生態學入門》(*ABC's of Ecology*)及四〇年代科幻作品集《艾西莫夫早年》(*The Early Asimov*)，其中他加入了大量半自傳性的資料，不但使讀者對作者的創作產生更深的了解，也記錄下了當代科幻文學的發展史；這種「夫子自道」的註解方式此後形成他科幻選集的一大特色。接受甲狀腺切除手術。

一九七三　《上帝自身》獲得雨果獎及「美國科幻作家協會」星雲獎(Nebula Awards)的長篇小說獎。出版《艾西莫夫最佳小說集》(*The Best of Asimov*)。十一月與妻子離婚（他後來在自傳中承認他太自我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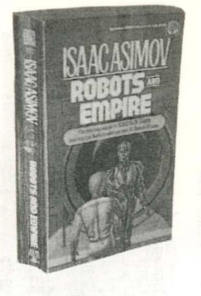
成天只知埋首寫作，不是一個「正常的」好丈夫)，隨即和Janet Jeppson結婚。Janet是位精神病醫師。

一九七四　出版三〇年代科幻作品集《黃金時代前夕》(*Before the Golden Age*)、《失樂園註本》(*Asimov's Annotated Paradise Lost*)及短篇推理小說集《黑色鰥夫故事集》(*Tales of the Black Widowers*)——「黑色鰥夫」是故事中一所俱樂部的名字。

一九七五　出版五〇年代科幻作品集《收購木星》(*Buy Jupiter and Other Stories*)及幽默詩集《色迷迷的五行詩》(*Lecherous Limericks*)。

一九七六　二月間發表中篇小說〈兩百年第一人〉(*The Bicentennial Man*)，隨即結集出書；這篇故事中的機器人主角最後選擇把自己改造成具有血肉之軀的人類；在他所有短篇、中篇科幻小說中，他自認最好的是〈最後的問題〉，其次便是這篇，第三名是〈醜陋的小男孩〉(故事中的小男孩是一個被誤帶到廿世紀的舊石器時代尼安得塔人)，「因爲我的特長是側重理性思考，二、三這兩篇卻是少有的例外，能『動人以

＊〈夜歸〉及〈最後的問題〉兩篇小說，《幻象》第四期「艾西莫夫專輯」曾予迻譯及評介。



◉《機器人與帝國》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情』。」出版長篇推理小說《律師協會謀殺案》(*Murder at the ABA*),他把自己也寫入這本小說之中,成爲書中的一個角色;在他所有長篇小說中,他最鍾愛的就是這一本。這一年中他總共出了十二本書。同年,《艾西莫夫科幻雜誌》(*Asimov's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創刊;他同意這本月刊用他的名字作爲號召,並掛名總監,但只負責撰寫〈編者的話〉和回答讀者來函,並不揷手實際編務。

一九七七　〈兩百年第一人〉雙獲雨果獎及星雲獎中篇小說獎。上半年中依然十分忙碌,不斷受邀演講,並接受《讀者文摘》等的採訪,所有餘暇則用來寫作。五月間因心臟冠狀動脈栓塞住院,在病床上仍不忘寫作。這年出了十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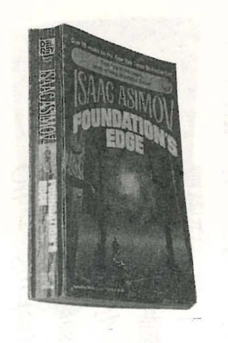
一九七九　五十九歲。晉升爲教授。三月間出版第一卷自傳《記憶猶新》(*In Memory Yet Green*),這是他第二百本書。他頭一百本用了將近廿年時間,第二個一百本只花了九年半左右,平均每年出書量在十本以上;在《記憶猶新》中他曾提到他之所以會變成這樣一個自我逼迫的寫作者是受到了父親的影響:他父親的糖果店兼售書報,從早上六點一直營業到凌晨一點;小時候他每天早上六點即得起床去送報,下午一放學便趕回店裡幫忙,只要遲了一分鐘父親就會痛罵他是懶鬼,「我很自豪,直到如今我不用鬧鐘也總是六點便起床,七點半時我已經坐在打字機前,然後一直工作到晚上十點;我仍想證明給我父親看:我不是一個『懶鬼』!」

一九八〇　出版自傳第二卷《歡樂猶存》(*In Joy Still Felt*)及推理小說《黑色鰥夫奇案錄》(*The Casebook of the Black Widowers*)。

一九八一　出版評論集《艾西莫夫科幻談》(*Asimov on Science Fiction*)。在萬千讀者和出版公司的要求下,終於重拾《基地》和《機器人》系列;動筆之前他先重讀了一遍《基地三部曲》,很訝異地發現自己的舊作中簡直沒什麼動作場面,幾乎完全是由對話構成整個情節,但《三部曲》卅年來廣受歡迎,顯然「說的太多」並沒有什麼關係,重要的是「說了些什麼」。

一九八二　六十二歲。出版《基地邊緣》(*Foundation's Edge*),這是他十年來的首部科幻長篇小說,更是他首部躋身暢銷書之列的作品——足足有廿五週之久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出版《機器人全集》(*The Complete Robot*),該書收入了《我,機器人》、《機器人餘集》等書中的機器人短篇小說。

一九八三　出版《鋼穴》和《裸陽》的續篇《曙光中的機器人》(*The Robots of Dawn*)、科幻短篇小說集《風變》(*The Winds of Change and*



◉《基地邊緣》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Other Stories)，短篇推理小說集《聯合俱樂部奇案》(The Union Club Mysteries) 和青少年科幻小說《糊塗的小機器人諾比》(Norby, the Mixed-Up Robot)；諾比故事集是他和太座 Janet 合撰，後來又出了兩本。《基地邊緣》獲得雨果獎長篇小說獎。入院接受冠狀動脈三重接枝手術。

一九八四　六十四歲。出版《艾西莫夫新科學指南》(*Asimov's New Guide to Science*)。這年年底，出書數達到三百大關；這次第三個一百本只用了不到六年時間，他在接受訪問時很得意地說道：「對於我而言，寫作是愈來愈有趣了；我寫的愈久，也就愈加得心應手。」

一九八五　出版長篇科幻《機器人與帝國》(*Robots and Empire*) 及短篇推理小說集《消失的人》(*The Disappearing Man and Other Mysteries*)。他的科幻三大系列——基地、帝國、機器人——隨著新書的出版而逐漸連貫在一起，構成一幅「千絲萬縷的宇宙織錦」。

一九八六　出版長篇科幻小說《基地與地球》(*Foundation and Earth*) 及科幻集《機器人的夢與死》(*Robot Drea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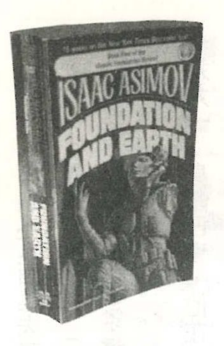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　出版長篇科幻小說《聯合縮小軍II：向腦進軍》(*Fantastic Voyage II：Destination Brain*)。以終生成就獲得星雲獎「大師獎」(Grand Master Award)。開始爲洛杉磯時報公司撰寫科學專欄(每週刊出一次)，國內外約有一百家報紙刊載這個專欄。

一九八八　出版長篇科幻小說《基地序曲》(*Prelude to Foundation*) 及短篇奇幻小說集《阿撒瀉勒》(*Azazel*)；他自認《基地序曲》是他最好的一本《基地》系列小說。被推選爲美國人文協會會長。

一九八九　出版長篇科幻小說《天譴女神》(*Nemesis*) 及科幻評論集《艾西莫夫的銀河》(*Asimov's Galaxy*)。年底因心臟充血住院療養了數月，但始終未曾完全康復。

回顧八〇年代，艾西莫夫「回歸」科幻後的幾部長篇小說，大多一出版便成爲暢銷書，他出書的簽約金如今已在百萬美金之譜；在歐美科幻文學界，他和海萊恩、亞瑟・克拉克並列爲當代三大科幻小說家，在科幻圈子中，海萊恩自然穩居首席，但艾西莫夫的著作多樣化，不僅限於科幻，他既寫且編，又是極受歡迎的演講界「名嘴」，曝光率高(他是第一位出現在電視廣告中的科幻作家)，在一般大衆中絕對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科幻作家；到了八〇年代終了時，海萊恩已於一九八八年逝世，英國籍的克拉克又久居斯里蘭卡，同輩大師在美國就只剩下艾西莫夫龐大的身影。

一九九〇　出版短篇科幻小說及評論集《機器人的視野》(*Robot Visions*)，幽默



◉《基地與地球》

ISAAC ASIMOV

艾西莫夫紀念特輯

小品《艾西莫夫又說笑了》(*Asimov Laughs Again*)，以及與科幻小說家席維伯格（Robert Silverberg）合撰的長篇科幻小說《夜歸》(*Nightfall*)，這本小說是根據他五十年前的同名短篇小說擴充改寫而成。

一九九一　身體日衰，他在《洛杉磯時報》上的專欄這年也改成和夫人Janet共同執筆；及至年底時，病情更形惡化，漸已無法提筆為文。

一九九二　四月六日因心臟及腎臟衰竭病逝於紐約市紐約大學醫院，享年七十二，身後遺有愛妻及一子一女；遵照他的遺囑，遺體火化，不舉行葬禮。

✻

後記：至去世為止，艾西莫夫總共出了將近五百本書，而這個數字將來仍會繼續增長；他生前未及出版的遺作包括：《基地》系列的絕筆之作《基地前奏》(*Forward the Foundation*)，預定近期內出版；自傳第三卷《我，艾西莫夫》(*I, Asimov*)，預定一九九三春季出版；另外還有他和席維伯格合撰的兩本長篇科幻小說，這兩本和《夜歸》一樣，也是根據他的短篇小說擴充而成，其中脫胎自〈醜陋的小男孩〉的《時間之子》(*Child of Time*)已在英國出版，預計不久將發行美國版，另一本《正電子腦人》(*The Positronic Man*)脫胎自〈兩百年第一人〉，大約一年多後才會出版。

艾西莫夫一生著作「逾」身，實無法一一列舉。這份年表除了盡數列出他的長篇科幻小說之外，其他的作品只能選擇性地擇要列出；尤其他中年以後產量驚人，每年出的書也只能略舉一二本作為代表，請讀者諒察。在艾西莫夫所有的書籍中，他的科幻著作——即使加上他編的書——最多也只佔三分之一，但真正能使他不朽的，最終仍然是他的科幻作品。

✻

ISAAC ASIMOV

【本特輯挿畫家簡介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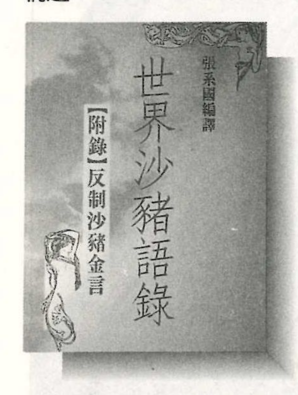
■陳璐茜，台北市人，一九六三年生。一九八五年輔仁大學大衆傳播系畢業，一九八七年赴日研修繪畫，現為專業畫家，兼事散文創作、童畫暨挿畫工作。曾獲日本KFS全國童畫大賞（1988）、台灣信誼基金會兒童文學獎（1989）；曾於日本埼玉縣狹山市祇園畫廊、川崎市宮前文化中心等地舉辦個展（1989—1990）、台北SOGO百貨公司舉辦繪畫暨手製繪本個展（1991）。著有《皇后的尾巴》（信誼基金會，1990）、《養在腦海裡的魚》、《我的房間沒有牆》、《帶著月亮去散步》、《旅行路上的故事》、《我和我的朋友們》、《動物的夏日狂想》（以上東華書局，1992）等書。

【本特輯挿畫家簡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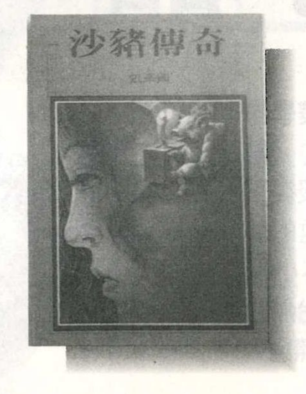
■王抗抗，本名同筆名一般喜好抗拒庸俗，不過暫時不予公布，唯一不可抗拒的是出生年月日；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一日；台灣省嘉義市人。現任報紙休閒版、文化性雜誌美術編輯，偶爾「挿花」漫畫、挿畫及出版企劃。欲知進一步詳情，請「電洽」02—2474742，有緣「電候」！另，歡迎提供「謀生」機會！

KS 1 定價 100 元
世界沙豬語錄
張系國◉編譯

荷馬說：「絕不要信任女人。」拜倫說：「所有的悲劇均以死亡結束，所有的喜劇都以婚姻收場。」張系國蒐集古今大男人心態的名家名言，句句動人。本書與張系國短篇小說集《沙豬傳奇》和隨筆《男人的手帕》共讀，更有情趣。



洪範 192
沙豬傳奇
定價 11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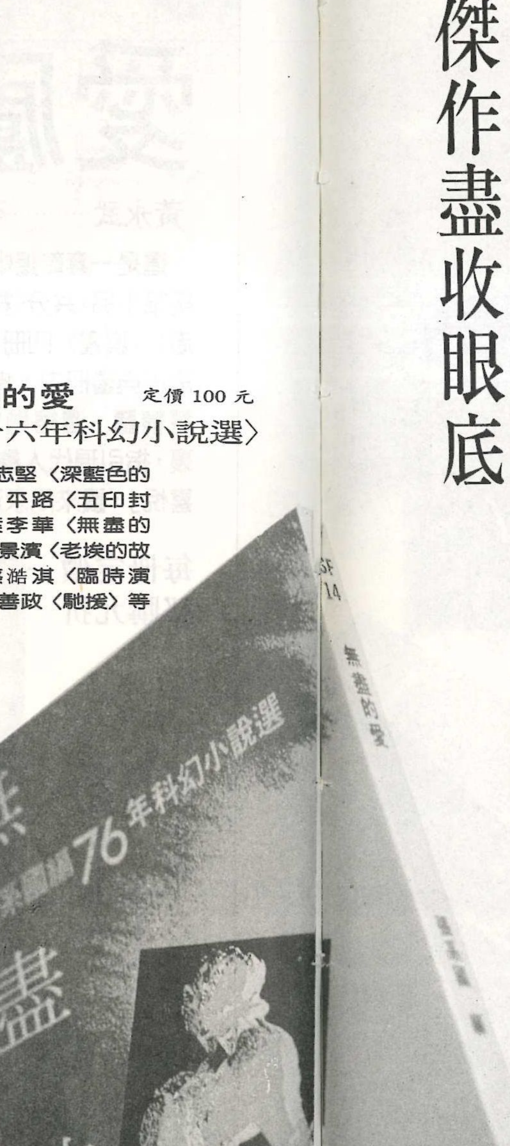


洪範 208
男人的手帕
定價 110 元



SF 14
無盡的愛 定價 100 元
〈七十六年科幻小說選〉

共收廖志堅〈深藍色的海洋〉、平路〈五印封緘〉、葉李華〈無盡的愛〉、賀景濱〈老埃的故事〉、蔡湛淇〈臨時演員〉、何善政〈馳援〉等六篇。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

〈總經銷〉洪範書店

〈電話〉(02)365-7577 〈郵政劃撥〉0107402-0

〈地址〉台北市廈門街 113 巷 17-1 號 2 F

張系國主編 歷年科幻小說

包括歷屆張系國／中時科幻獎得獎作品

傑作盡收眼底

SF 3 定價 110 元
當代科幻小說選 I

SF 4 定價 90 元
當代科幻小說選 II

在科幻史上具有承先啓後意義的經典小說選集，共收錄了二十位台灣、香港當代名家的科幻作品，絕對值得典藏與精讀。

SF 5
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定價 90 元

共收黃凡〈戰爭最高指導原則〉、張大春〈傷逝者〉、范盛泓〈問〉、林燿德〈雙星浮沉錄〉、何復辰〈桃子的滋味〉等五篇。

SF 9
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 定價 90 元

共收葉言都〈我愛溫諾娜〉、平路〈驚夢曲〉、許順鏜〈渾沌之死〉、何復辰〈夕沉〉、高正奕〈感謝小兄弟〉、駱伯貽〈文明毀滅計畫〉等六篇。

SF 11
七十五年科幻小說選
定價 90 元

共收平路〈按鍵的手〉、西西〈浮城誌異〉、葉言都〈迷鳥記〉、范盛泓〈腫瘤〉、誠然谷〈袖珍人與發明家〉、蔡正〈窺夢恨〉等六篇。

